



# 拉丁语言文化研究

Journal of Latin Language and Culture

第七辑

2019年6月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拉丁中心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Centre for Latin Language and Culture



---

主办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拉丁语言文化中心

主编：麦克雷

编务：张信奇

电子邮件：[latinitassinica@163.com](mailto:latinitassinica@163.com)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2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拉丁语言文化中心，100089

《拉丁语言文化研究》版权归拉丁语言文化中心所有

©2019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

Publisher: Michele Ferrero

City of Publication: Hong Kong 香港

Address: Chai Wan Road, 18, Hong Kong

特别感谢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

### LATINITAS SINICA

#### 工作计划:

1. 拉丁语言文化教学;
2. 拉丁语言文化研究;
3. 拉丁语汉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对藏在欧洲的拉丁语汉学文献的翻译与研究);
4. 拉丁语言文化在中国研究(对明清以来从拉丁语译成中文的历史文化著作的研究);
5. 社会服务, 推进拉丁文化在中国的认知;
6. 编辑发表“拉丁语言文化研究”辑刊。

### LATINITAS SINICA

is a specialized institution dedicated to the study and promotion  
of Latin Language in China by

Supporting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Latin Language in China;

Promoting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field of Latin Language and Culture;

Researching the area of Latin Sinology;

Researching the area of Early Latin t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fering to Chinese society various services related to Latin Language and Culture,  
being a reference for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interested in Latin Language in  
China;

Publishing a “Journal of Latin Language and Culture”.

## **成员/Members**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梁燕教授 (Prof.Liang Yan)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荣誉院长：张西平教授 (Prof. Zhang Xiping)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教授 (Prof. Michele Ferrero)

拉丁语教研室：李慧老师 (Prof. Li Hui)

成员：罗莹博士 (Dr. Luo Ying)

成员：张明明博士 (Dr. Zhang Mingming)

## **顾问/Advisers**

杜大伟教授 (Seattle, 美国)

彭小瑜教授 (北京大学)

雷立柏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刘小枫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黄洋教授 (复旦大学)

康士林教授 (台北辅仁大学)

Prof. Miran Sajovic (Rome Salesian University)

## **朋友和支持者/Friends and Supporters**

李永毅 (重庆大学)

梅谦立 (中山大学哲学系)

穆启乐 (北京大学)

魏明德 (复旦大学)

齐文君 (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

Prof. Roberto Spataro (Rome Salesian University)

Liceo Classico Silvio Pellico, Cuneo, Italy

Liceo Classico Valsalice, Torino, Italia

Associazione Italiana di Cultura Classica-Delegazione di Torino

# 目录

前言.....	7
“中国高校拉丁语专业建设暨西方古典语言文化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成章	9
北京大学拉丁语/古希腊语标准化考试.....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	19
<b>拉丁文苑（拉中对刊）</b>	
奥维德《岁时记》节选（ <i>Fasti</i> 1.1-144）.....李永毅（译注）	30
教父关于信仰，教会和祈祷.....Michele Ferrero 麦克雷（编）	43
<b>拉丁汉学</b>	
《中国文学教程》中的古典戏曲.....徐爽	65
晁德莅之《论语》的拉丁文翻译（1879）.....Michele Ferrero 麦克雷	72
<b>拉丁西学</b>	
那些建国有功的古希腊神们..... Anthony Wesolowski, o.s.b., 曹森（译）	93
Veni Vidi Vici-恺撒拉丁语名言的背景与现今的嬗变..... Michelle 杨俊	100
拉丁语：优秀文化影响力生成的案例研究.....Michele Ferrero 麦克雷	105
<b>拉丁文化在中国</b>	
明末清初拉丁语在中国.....张西平，马佳琪	112
Teaching and Learning Latin and Roman History in Reading Courses at IHAC ..... Sven Günther	115
拉丁语在中国，20-21 世纪..... Leopold Leeb 雷立柏	126
<b>拉丁语言文化中心大事记（2018-2019）</b> .....	181

## 前言

This issue No. 7, among other very interesting new articles and new bilingual texts, offers to the reader a special view on the teaching of Latin in China, both in the past and in the present.

The articles of Leopold Leeb and Zhang Xiping are explicitly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teaching of Latin in China.

Then we have contributions from Sven Günther,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Beijing University, and from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hat recently started the first major in Latin in China.

The translation of prof Li Yongyi (李永毅) is a precious study tool for a better study of Ovidius in China.

Then the articles and translated texts of Anthony Wesolowski, Michelle Yang (杨俊), Xu Shuang (徐爽) and Michele Ferrero (麦克雷) offer new insights into the role of Greek gods for Greek civilizations, more new material for Latin Sinology and new editing of useful trilingual texts (Latin, English, Chinese).

It is encouraging to see many activities directed at the promotion of Latin and Classics in China.

The study of the past is the compass for the future.

作为北外拉丁中心期刊系列第七刊,本刊与学界诸多著作以及其他双语期刊一道,为研究拉丁语教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及当前动态提供新的视野与见解。

在本刊中,雷立柏教授与张西平教授清楚地为我们介绍了在中国拉丁语教学的发展历史。

我们也很荣幸得到了来自 Sven Günther 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院、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首届拉丁语专业师生的大力支持。

本刊中，李永毅教授对《变形记》选节的译注，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学习材料，并且更进一步推进了在中国对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研究。

本刊也收录了 Anthony Wesolowski, 杨俊 (Michelle), 徐爽, 麦克雷 (Michele Ferrero) 的文章，分别关于古希腊神话与古希腊文明，拉丁汉学，以及多语言学习 (拉丁语, 英语, 汉语)。它们也将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启发。

在中国，通过教学在内的各种活动，拉丁语言与古典文化得到了新的发展。目及至此，我们倍感欢欣。

因为，它们作为人类文明光辉的过去，像罗盘一样指引着我们迈向未来。



# “中国高校拉丁语专业建设暨西方古典语言文化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成章（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拉丁语专业）

2018年11月24日，“中国高校拉丁语专业建设暨西方古典语言文化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隆重召开。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院长赵刚教授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赵刚院长首先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然后介绍了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和拉丁语专业的发展状况，强调了拉丁语学习对当今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在开幕式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综合语种出版分社社长彭冬林先生在致辞中对拉丁语专业的设立和招生表示祝贺，强调了教材和工具书建设对外语专业发展的重要性，并表示将继续推进拉丁语教材出版事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焕生先生在致辞中讲述了自己学习拉丁语的经历与心得体会，鼓励青年学子培养对古代语言文化的兴趣并坚持学习，使之成为毕生志业。

慈幼宗座大学基督教与古典文学学院院长米兰·萨约维奇（Miran Sajovic）教授介绍了该校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在拉丁语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情况。

浙江意中育人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苏国怡（Carlo Socol）先生介绍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与“思高奖学金项目”的合作历程，在该项目的资助下，数十名北外学子能够赴意大利学习古典语言文化。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拉丁语教研室主任李慧博士宣读了来自意大利维真古典学院、罗马智慧大学古典学系等合作院校的贺信。

开幕式最后，北京外国语大学拉丁语专业学生及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合唱团表演了古典拉丁诗歌吟唱。

本次研讨会由主题发言和分会场发言组成，在主题发言阶段，6位中外专家围绕“拉丁语本科专业建设：历史、现状、挑战”发表了演讲。

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讲述了蒙元时代、晚明时期、清中前期拉丁语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展示了关于拉丁汉学丰富的研究成果，并在演讲最后强调了拉丁汉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北京外国语大学麦克雷教授（Prof. Michele Ferrero）在演讲中与大家分享了十年来在北外教授拉丁语的经验。麦克雷教授讲述了拉丁语教学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发展历程，并且向大家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以及众多优秀的教学成果。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拉丁语教研室主任李慧博士介绍了北外拉丁语专业培养方案和语言核心课程的教学方法——自然法。李慧老师在演讲中强调本专业培养的人才应具有扎实的拉丁语语言基础、一定的古希腊语语言基础和西方古典历史、文学、文化知识储备，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人文素养、跨学科视野、思辨能力。最后她指出，北外拉丁语专业的发展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希望学界各位同仁能共同关心、支持和帮助北外拉丁语专业的发展。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李永毅教授在演讲中指出，“拉丁语言文学”没有获得独立地位的重要原因是文学翻译的匮乏，他表示，只有成规模的拉汉文学翻译才能让学界意识到拉丁语不只是古罗马的语言，而且是绵亘中世纪、文艺复兴直至近现代的活语言。

DePauw University 及上海师范大学刘津瑜教授以翻译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诗歌尤其是《哀怨集》为案例来探讨拉丁文学汉译的挑战、策略及获益，并对样篇进行语义、文学以及诠释层面的讨论，也以此为契机探讨中文课堂中教学中高级拉丁文的有效方式。

第一分会场以“中国拉丁语教学的探索与实践”为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雷立伯教授（Prof. Leopold Leeb）指出学习拉丁语不仅仅意味着掌握语法规律，但也意味着全面了解拉丁语和现代文明的关系。他在演讲中强调学习拉丁语不仅仅意味着掌握语法规律，也意味着全面了解拉丁语和现代文明的关系。

在大会上，来自各个高校的 Miran Sajovic 教授、张红霞博士、张楠教授、顾斯文教授、王承教教授、王慧宇博士、叶民教授、蔡翼伦研究员、郑方磊教授、朱君棣教授、羅泮教授也分享了在拉丁语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积累的经验。

第二分会场围绕“拉丁语学习工具，古代文明与文化”进行了探讨。

上海外国语大学朱磊教授在演讲中进行了拉丁语主导分词结构的句法语义分析，重庆大学黄瑞成教授讨论了古罗马三大拉丁语辞书以及其对《古典拉丁语汉语大辞典》编纂的启示。

此外，杜大伟教授（David Quentin Dauthier）、白纲教授、Ausilia Bellomo教授、范韦理克博士、娄林教授、杨天江教授也作了精彩的演讲。

当日 18:00，“中国高校拉丁语专业建设暨西方古典语言文化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此次会议认为，中国拉丁语专业的开设和招生意义重大，不仅为西方古典语言教学、古代文学翻译提供人才储备，更能助力西方历史、哲学、法学、中西文化交流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与此同时，拉丁语专业发展也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各高校专家学者和多个领域单位的支持与努力，共同推进中国拉丁语教学与研究事业。

此次大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主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慈幼宗座大学、美国德堡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外研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浙江意中育人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 50 多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附：“中国高校拉丁语专业建设暨西方古典语言文化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日程

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时间/time:** 11月24日 8:30 - 9:40 星期六/Saturday 8:30 - 9:40, Nov. 24th

**地点/place:**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中文学院文华厅/1st Floor, Wenhua Hall, BFSU Eastern Campus,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主持人/host:** 李慧（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拉丁语教研室主任）/ Li Hui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Latin, School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BFSU)

**发言者 Speakers:**

每位演讲者 10 分钟/10 min. per each

1. 校领导致辞

2. 赵刚（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院长）

Prof. Zhao Gang (Dean of School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BFSU)

3. 彭冬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综语分社社长）

Mr. Peng Donglin (Director of World Language Publish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4. 王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Prof. Wang Huansheng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5. Prof. Miran Sajovic（慈幼宗座大学基督教与古典文学学院院长）Prof. Miran

Sajovic (Dean of Faculty of Christian and Classical Literature, Salesian Pontifical University)

6. 苏国怡（浙江意中育人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Prof. Carlo Socol (President & General manager of Zhejiang Yi-zhong Edulife)

7. 国外合作院校贺信/Congratulatory letters from foreign partners

Prof. Luigi Miraglia (维真古典学院院长/President of Accademia Vivarium Novum)

Prof. Giorgio Piras (罗马智慧大学古典学系系主任/Dean of Department of Classics, University of Rome “la Sapienza”)

Prof. Charles Guittard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巴黎十大教授/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 Paris Nanterre) 等

**古典拉丁诗歌演唱 / Concert of Classical Latin Poetry**

表演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拉丁语专业学生及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合唱团/Interpreted by students of Department of Latin and Choir of School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声乐指导: 乔诗琪

Instructor: Qiao Shiqi

**集体合影 Group Photo** (9:40-9:45)

**茶歇 Coffee Break** (9:45-10:00)

**主题发言**

**Keynote Speech**

**主题/topic:** 拉丁语本科专业建设: 历史、现状、挑战 Development of Undergraduate Latin Program: History, Status and Challenge

**时间/time:** 10:00 - 12:00

**地点/place:** 中文学院一层文华厅/1st Floor, Wenhua Hall

**主持人/Chair:** 黄瑞成 (Prof. Huang Ruicheng)

每位演讲者 15 分钟/ 15 min. per each

1. 张西平 (Prof. Zhang Xiping): 拉丁语在中国/Latin teaching in History of China

2. 麦克雷 (Prof. Michele Ferrero) : 教拉丁语在北外 2008-2018: 经验和分享/  
Latin teaching and activities in BFSU 2008-2018: sharing of experiences and insights
3. 李慧 (Dr. Li Hui) : 北京外国语大学拉丁语专业本科培养方案介绍/Viae rationesque quibus studiorum curriculum laureae quattuor annorum in litteris Latinis Graecisque institutum est
4. Luciano Sebastiano Romano (罗马诺)、李慧 (Li Hui) : 北外拉丁语专业课程教学方法/Ratio Latine Graeceque docendi in facultate litterarum Latinarum
5. 李永毅 (Prof. Li Yongyi) : 文学翻译与拉丁语言文学学科建设/The Rol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tin Language &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6. 刘津瑜 (Prof. Liu Jinyu) : 翻译与教学拉丁文诗歌: 以奥维德《哀怨集》为例/ Translating and Teaching Latin Poetry: Ovid's Tristia as a Case Study

午餐 **Lunch** (12:00-13:20)

下午 第一会场

**Session I, Afternoon**

中国拉丁语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Latin Teaching in China**

上半场/**Panel I**

时间/**time:** 13:30 - 15:20

地点/**place:** 中文学院一层文华厅/1st Floor, Wenhua Hall

上半场主持人/**Chair of the Panel I:** 彭小瑜 (Prof. Peng Xiaoyu)

每位演讲者 15 分钟/ 15 min. per each

1. Prof. Miran Sajovic: Experiences in the Teaching of Western Classical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a Chinese Context/中国背景下的西方古典语言与文化教学
2. 张红霞 (Zhang Hongxia M.A. ) : 古典所拉丁文教学/The Status of Latin Language Teaching at IHAC

3. 张楠 (Prof. Zhang Nan): 罗马史教学中对拉丁语词汇的扩展理解/Th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Latin Terminology in the Course of “Roman History”
4. 顾斯文 (Prof. Sven Günther): Teaching through Competences in Latin Classes
5. 王承教 (Prof. Wang Chengjiao):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西方古典语言教学/Teaching Greek and Latin in Boya College SYSU
6. 王慧宇 (Dr. Wang Huiyu): 试论作为核心通识课程拉丁文与古典文化的教学/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of core general course Latin and Classical Culture

**茶歇 Coffee Break (15:20-15:30)**

## 下半场/Panel II

**时间/time:** 15:30 - 17:20

**地点/place:** 中文学院一层文华厅/1st Floor, Wenhua Hall

**下半场主持人/Chair of the Panel II:** 王承教 (Prof. Wang Chengjiao)

每位演讲者 15 分钟/ 15 min. per each

1. 雷立柏 (Prof. Leopold Leeb): 拉丁语在中国——构想一种中国化的拉丁语教学方式/Latin in China – Thoughts on Sinicized Latin Teaching Methods
2. 叶民 (Prof. Ye Min): 南开大学拉丁语教学问题初探/A study on Latin teaching in Nankai University
3. 蔡翼伦 (Prof. Cai Yilun):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珠海) 拉丁语教学的经验与问题/Reflection on the teaching of Latin in the Dept. of History (Zhuhai), Sun Yat-sen University
4. 郑方磊 (Prof. Zheng Fanglei): 浅谈国内科学史学人对拉丁语教学的期待/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Expectations of Science Historians for the Lati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5. 朱君棧 (Prof. Zhu Junyi): 拉丁语学习与我的中世纪史研究/Latin learning and my research on medieval history

6. 羅泮 (Prof. Laura Pan Luo): 一个拉丁语学生对学习拉丁语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Latin—perspectives from a student of Latin

下午 第二分会场

**Session II, Afternoon**

拉丁语学习工具, 古代文明与文化

**Tools for Latin learning, Ancient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上半场/Panel I

时间/time: 13:30 - 15:20

地点/place: 中文学院二层 204 会议室/2nd floor 204, Meeting Room

上半场主持人/Chair of the Panel I: 刘津瑜 (Prof. Liu Jinyu)

每位演讲者 15 分钟/ 15 min. per each

1. 黄瑞成 (Prof. Huang Ruicheng): 古罗马三大拉丁语辞书——兼论其对《古典拉丁语汉语大辞典》编纂的启示/The three greatest Latin Dictionaries of ancient Rome: on its inspiration to the compilation of Classical Latin and Chinese Dictionary
2. David Quentin Dauthier (杜大伟):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Classical Languages in an Online, Asynchronous Environment / 网络异步环境下古典语言教学的有效性
3. 朱磊 (Prof. Zhu Lei): 拉丁语主导分词结构的句法语义分析/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Latin dominant participle constructions
4. 熊莹 (Dr. Xiong Ying): “狄金森古典文献评注”(DCC)的使用及评价/The application of Dickinson College Commentaries in the college Latin teaching in China
5. 顾枝鹰 (Gu Zhiying M.A.): 《拉丁语语法新编》中译回顾(大纲, 附《中文版弁言》)/A Retrospect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G's New Latin Grammar
6. 宁宇 (Dr. Ning Yu): 德国的拉丁语教学与测试/Latin teaching and testing in Germany



**茶歇 Coffee Break (15:20-15:30)**

### 下半场/Panel II

**时间/time:** 15:30 - 17:20

**地点/place:** 中文学院会议室/2nd floor 204, meeting room

**下半场主持人/Chair of the Panel II:** 熊莹 (Prof. Xiong Ying)

每位演讲者 15 分钟/ 15 min. per each

1. 白钢 (Prof. Bai Gang) : 拉丁、希腊与地中海文明/Latin, Greek and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
2. Dr. Ausilia Bellomo: 古典拉丁语: 最有活力的语言/Classical Latin: a language livelier than ever
3. Dr. Hendrikus A.M. van Wijlick (范韦理克) : 西塞罗, 共和国晚期与拉丁语教学/Cicero, the Late Republic and Teaching Latin
4. 娄林 (Prof. Lou Lin) : 尼采的古典语文学/ Nietzsche's classical philology
5. 董波 (Prof. Dong Bo) : 博雅学院的希腊语教学实践/Ancient Greek for Modern Chinese: Nine years of experiment at Boya College
6. 杨天江 (Prof. Yang Tianjiang) : 拉丁语学习之于法学研究的价值/The Value of Latin Study in Law Research

**茶歇 Coffee Break (17:20-17:30)**

### 闭幕式

#### Closing Ceremony

**时间/time:** 17:30 - 18:00

**地点/place:** 中文学院一层文华厅/1st Floor, Wenhua Hall

**主持人/host:** 李慧 (Li Hui)

**发言者 Speakers:**

每位演讲者 10 分钟/10 min. per each

1. 下午第一会场总结/Summary of the first session: 彭小瑜 (Prof. Peng Xiaoyu)
2. 下午第二会场总结/Summary of the second session: 刘津瑜 (Prof. Liu Jinyu)
3. 主办方总结致谢/Conclusion of the Symposium

**晚餐 Dinner**(18:00 - 19:30)

2018 国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拉丁诗歌通史（多卷本）”

介绍会

**时间/time:** 19:30 - 20:00

**地点/place:** 中文学院文华厅/1st Floor, Wenhua Hall

**主持人/host:** 李永毅教授 (Prof. Li Yongyi)

## 北京大学拉丁语/古希腊语标准化考试

### PKU STANDARDISED TESTS: LATIN AND ANCIENT GREEK

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

2017年9月，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成功举办了汉语学界第一次初级拉丁语标准化考试。次年5月，又同时举办了第二次初级拉丁语和第一次初级古希腊语考试。举办这一考试，是因为我们坚信掌握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是学习和研究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历史、文学和哲学的基础，而标准化的语言考试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评估和巩固这一基础。在过去两次考试的基础上，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将于2019年5月推出初级和中级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标准化考试，并欢迎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全国高校学生和青年学者报名参加。初级和中级拉丁语标准考试将于5月11日（周六）举办（初级和中级考试时间一致），初级和中级古希腊语标准考试将于5月12日（周日）举办（初级和中级考试时间一致）。具体时间和场所将另行通知。北京大学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标准考试目前不收取报名费；参加考试所需要的交通和食宿费用由考生自理。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将给考生邮寄成绩，北京考生也可前来我中心自取。

Since September 2017 the Centre for Classical and Medieval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has been offering standardised tests in Elementary Latin, Intermediate Latin and Elementary Greek. Behind this move was a firm belief that the promotion of Latin and Ancient Greek among students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would be best served by the creation of a standard for assessing proficiency in those two classical languages. Eager to continue on this path,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ests in **Elementary and Intermediate Latin and Greek** taking place in May of 2019 at Peking University. The tests are open to students and young scholars from universities across China, including those in Taiwan and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tests in Elementary and Intermediate Latin are scheduled to take place on Saturday the 11<sup>th</sup> of May (both at the same time). The tests in Elementary and Intermediate Greek are scheduled for Sunday the 12<sup>th</sup> of May (both taking place at the same time). Further details regarding the tests will be sent to those who register their participation through email.

## **初级拉丁语考试说明/Elementary Latin**

### **初级拉丁语考试标准和范围 / Scope of the standardised test Elementary Latin**

The Latin exam, lasting for three hours, will test the candidates' ability to translate a short Latin text of about 180 words, taken from the works of either Julius Caesar or Cornelius Nepos, into correct English. The grades awarded to the students are: A (90-100 points—excellent), B (80-89 points—good), C (70-79 points—adequate), D (60-69 points—unsatisfactory), F (0-59 points—inadequate). Participants are allowed to consult any of the following two dictionaries: Charlton T. Lewis, *Latin Dictionary for School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or an earlier print of this dictionary, or William Smith and John Lockwood, *Chambers Murray Latin-English Dictionary* (Chambers: London 1976) or a later print. Participants are expected to be able to trace back words used in the text to their dictionary form.

### **考试内容涉及的拉丁基本语法 / Level of the standardised test in Elementary Latin**

This exam is designed for those who are at a level that is approximately equal to that of someone having taken a Latin course for three semesters, four hours per week, and who has been reading for at least one full semester not too complex original Latin texts.

The following chart provides a list of the grammatical elements with which participants in the Elementary Latin test are expected to be familiar. Further details on

these elements can be found in e.g. Kennedy, Benjamin Hall. 1962. *The Revised Latin Primer*. London: Longman.

<b>Grammatical Elements</b>	
<b>Elementary Level</b>	<p><b><u>Forms</u></b></p> <p>---Nouns: all declensions</p> <p>---Adjectives: all declensions, including those that have <i>-ius</i> and <i>-i</i> in genitive and dative singular; comparison of adjectives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degree adjectives)</p> <p>---Adverbs including the comparison of adverbs</p> <p>---Verbs: all conjugations</p> <p>Finite verbs: present, future, imperfect, perfect, future-perfect, pluperfect tenses; indicative, subjunctive and imperative mood (excluding the future imperative); active and passive voice, including deponent and semi-deponent verbs</p> <p>Infinitives: present, perfect, future infinitives active and passive (excluding the future infinitive passive, e.g. <i>amatum iri</i>)</p> <p>Participles: present active, perfect passive, future active</p> <p>---<i>Sum, possum, fero, eo, fio, volo, malo, nolo</i>: all indicative, subjunctive and imperative forms (excluding future imperative); present, perfect, future infinitives (excluding future infinitive passive); all participles and voices (where applicable)</p> <p>---Gerund and gerundive</p> <p>---Declension of demonstrative pronouns <i>hic, ille, iste, is, idem</i></p> <p>---Declension of personal pronouns <i>ego, tu, nos, vos</i></p> <p>---Declension of reflexive pronoun <i>se</i>; possessive pronouns; and intensive pronoun <i>ipse</i></p> <p>---Declension of interrogative pronoun (<i>quis/quid</i>), interrogative</p>

adjective (*qui, quae, quod*), relative pronoun (*qui, quae, quod*), and all other compound pronouns

### **Syntax**

----Nominative, vocative, genitive, dative, accusative, ablative and locative cases and their functions as explained for example in Kennedy 1962, §200-283

----Passive construction of transitive verbs

----Ablative absolute and other participial phrases

----Gerundive and its uses (as explained for example in Kennedy 1962, §379-384); the gerund and its uses (as explained for example in Kennedy 1962, §374-378)

----Indirect Statement: Accusative with Infinitive constructions (without depending subordinate clauses)

----Subjunctive in main clauses: iussive and exhortatory subjunctive

----Indicative in subordinate clauses

----Subjunctive in subordinate clauses:

purpose clause (with *ut* and *ne*)

result clause (with *ut* and *ut.... non*)

*cum*-clauses (circumstantial, causal, adversative, concessive)

iussive noun-clause (with *ut* and *ne*)

conditional clauses (all types, as explained for example in Kennedy 1962, §437-440)

relative clause of characteristic

fear-clauses

----Historical present

----Principle of the sequence of tenses

----*Num, nonne, -ne* used to introduce direct questions

## 中级拉丁语考试说明/Intermediate Latin

### 中级拉丁语考试标准和范围 / Scope of the standardised test Intermediate Latin

The Latin exam, lasting for three hours, will test the candidates' ability to translate Latin text of about 180 words, taken from Sallust's works or Cicero's *In Verrem* (including the *Divinatio in Caecilium*), *In Catilinam* or *Philippicae* into correct English. The grades awarded to the students are: A(90-100 points—excellent), B(80-89 points—good), C(70-79 points—adequate), D(60-69 points—unsatisfactory), F (0-59 points—inadequate). Participants are allowed to consult any of the following two dictionaries: Charlton T. Lewis, *Latin Dictionary for School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or an earlier print of this dictionary, or William Smith and John Lockwood, *Chambers Murray Latin-English Dictionary* (Chambers: London 1976) or a later print. Participants are expected to be able to trace back words used in the text to their dictionary form.

### 考试内容涉及的拉丁基本语法 / Level of the standardised test in Intermediate Latin

This exam is designed for those who are at a level that is approximately equal to that of someone having taken a Latin course for five semesters, four hours per week, of which three semesters were devoted to reading original Latin texts. Candidates on the intermediate level possess the skills to read original Latin of a certain complexity in grammar and vocabulary.

The following chart provides a list of the grammatical elements for the Elementary and Intermediate level with which participants in the Intermediate Latin test are expected to be familiar. Further details on these elements can be found in e.g. Kennedy, Benjamin Hall. 1962. *The Revised Latin Primer*. London: Longman.

<b>Grammatical Elements</b>	
<b>Intermediate Level</b>	<p>Apart from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Elementary Level, the following elements:</p> <p><b><u>Forms</u></b></p> <p>----Declension of Greek nouns</p> <p>----Supines in <i>-um</i> and <i>-u</i></p> <p>----Future imperative</p> <p>----Variant forms of the accusative plural 3<sup>rd</sup> declension nouns and adjective, masculine and feminine (<i>-is</i> instead of <i>-es</i>); second person singular passive endings in <i>-re</i>; contracted perfect forms (e.g. <i>rogaris</i> instead of <i>rogaveris</i>); perfect indicative active third person plural in <i>-ēre</i>; future infinitive of <i>esse</i> in <i>fore/futurum esse</i></p> <p>----Future infinitive passive (e.g. <i>amatum iri</i>)</p> <p><b><u>Syntax</u></b></p> <p>----Rules of agreement in the case of a composite subject and predicate, as explained e.g. in Kennedy 1962, §198-199</p> <p>----Sentences connected by the connective relative pronoun</p> <p>----Passive construction of intransitive verbs</p> <p>----Subjunctive in main clauses (as explained for example in Kennedy 1962, §355-359):</p> <p>concessive use of the subjunctive</p> <p>subjunctive used to indicate something that ought to be done (including the deliberative subjunctive)</p> <p>the subjunctive of desire</p> <p>potential subjunctive</p> <p>----Subjunctive in subordinate clauses:</p> <p>noun-clauses introduced by <i>ut</i> that function as the subject of impersonal verbs or verbs of fact and occurrence, or as the direct</p>



	<p>object of <i>facio</i> and its compound forms (such as explained for example in Kennedy 1962, §415a); in subject or direct object noun-clauses introduced by <i>quin</i></p> <p>indirect commands or prohibitions</p> <p>indirect wishes</p> <p>indirect questions</p> <p>adverbial clauses introduced by <i>quod</i>, <i>quia</i>, <i>quoniam</i> or <i>quando</i> to introduce a subjective or supposed reason</p> <p>temporal clauses introduced by <i>dum</i>, <i>donec</i>, <i>quoad</i>, <i>antequam</i> or <i>priusquam</i></p> <p>clauses of proviso introduced by <i>dum</i>, <i>dummodo</i>, <i>modo</i></p> <p>subordinate clauses in indirect speech (<i>oratio obliqua</i>)</p> <p>relative clauses indicating purpose, result and cause</p> <p>----Historic Infinitive</p> <p>----Periphrastic constructions</p> <p>----<i>-num</i> and <i>-ne</i> used to introduce indirect questions</p>
--	--

## 初级古希腊语考试说明/Elementary Greek

### 初级古希腊语考试标准和范围 / Scope of the standardised test Elementary Greek

The Greek exam, lasting for three hours, will test the candidates' ability to translate a short Greek text of about 190 words, taken from early Plato or Xenophon's Socratic writings into correct English. The grades awarded to the students are: A (90-100 points—excellent), B (80-89 points—good), C (70-79 points—adequate), D (60-69 points—unsatisfactory), F (0-59 points—inadequate). Participants are allowed to consult the following dictionary: *An Intermediate Greek-English Lexicon*, by Robert Scott and H. G. Liddell, any edition. Participants are expected to be able to

trace back words used in the text to their dictionary form.

**考试内容涉及的古希腊语基本语法 / Level of the standardised test in Elementary Greek**

This exam is designed for those who are at a level that is approximately equal to someone having taken a Greek course for three semesters, four hours per week, and who are reading not too complex original Greek texts.

The following chart provides a list of the grammatical elements with which participants in the Elementary Greek test are expected to be familiar. Further details on these elements can be found in Morwood, J. (2003), *Oxford Grammar of Classical Gree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ited with page numbers).

<b>Grammatical Elements</b>	
<b>Elementary Level</b>	<p><b><u>Forms</u></b></p> <p>----Articles (Morwood: 122-127)</p> <p>----Nouns: all declensions (Morwood: 10-31)</p> <p>----Adjectives: all declensions;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degree adjectives (Morwood: 32-44)</p> <p>----Adverbs including the comparison of adverbs (Morwood: 45)</p> <p>----Verbs: all conjugations; irregular forms (Morwood: 60-121)</p> <p>Finite verbs: present, future, imperfect, perfect, aorist, pluperfect tenses; indicative, subjunctive, optative and imperative mood; active, passive and middle voice</p> <p>Infinitives</p> <p>Participles</p> <p>----Pronouns: personal pronouns, reflexive pronouns, possessive pronouns, interrogative pronouns, relative pronouns, and all other compound pronouns (Morwood: 144-151)</p>

	<p><b><u>Syntax</u></b></p> <p>----Cases: nominative, vocative, genitive, dative, accusative cases and their functions (Morwood: 10-24)</p> <p>----Prepositions (Morwood: 56-59)</p> <p>----Impersonal construction (Morwood: 190-191)</p> <p>----Participle; genitive absolute; accusative absolute (Morwood: 136-142)</p> <p>----Verbal adjectives (Morwood: 193-194)</p> <p>----Subordinate clauses:</p> <p>Purpose clauses (Morwood: 174-175)</p> <p>Causal clauses (Morwood: 172)</p> <p>Result clauses (Morwood: 177-179)</p> <p>Conditional clauses (Morwood: 183-189)</p> <p>Time clauses (Morwood: 197-199)</p> <p>Relative clauses (Morwood: 127-129)</p> <p>----Indirect discourse (Morwood: 154-160)</p> <p>----Interrogative sentences (Morwood: 161-166)</p> <p>----Commands, exhortations and wishes (Morwood: 168-171)</p> <p>----Verbs of preventing, hindering and denying (Morwood: 201-202)</p> <p>----Negative sentences (Morwood: 204-206)</p> <p>----Particles (Morwood: 207-212)</p>
--	--

**中级古希腊语考试说明/Intermediate Greek**

**中级古希腊语考试标准和范围 / Scope of the standardised test Intermediate**

## Greek

The Greek exam, lasting for three hours, will test the candidates' ability to translate a short Greek text of about 190 words, taken from from middle Plato, Herodotus, or Isocrates into correct English. The grades awarded to the students are: A (90-100 points—excellent), B (80-89 points—good), C (70-79 points—adequate), D (60-69 points—unsatisfactory), F (0-59 points—inadequate). Participants are allowed to consult the following dictionary: *An Intermediate Greek-English Lexicon*, by Robert Scott and H. G. Liddell, any edition. Participants are expected to be able to trace back words used in the text to their dictionary form.

### 考试内容涉及的古希腊语基本语法 /Level of the standardised test in Intermediate Greek

This exam is designed for those who are at a level that is approximately equal to someone having taken a Greek course for five semesters, four hours per week, and who are able to read original Greek texts that contain a certain number of complexities in grammar, syntax and vocabulary.

The following chart provides a list of the grammatical elements with which participants in the Intermediate Greek test are expected to be familiar. Further details on these elements can be found in Smyth, H.W (1956), *Greek Gramm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Grammatical Elements</b>	
<b>Intermediate Level</b>	Apart from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Elementary Level, the following syntactic elements: <b><u>Syntax</u></b> ----Moods in simple sentences with/without ἄν (Smyth: 1770-1849) ----Tenses of the indicative (conative present, historical present,

	<p>inchoative imperfect, deliberative future, ingressive aorist, perfect with present meaning) (Smyth: 1875-1958) and periphrastic tenses (Smyth: 1959-1965)</p> <p>----Infinitive (infinitive of purpose and result, absolute infinitive, articular infinitive) (Smyth: 1966-2038)</p> <p>----Participle (attributive, circumstantial, supplementary) (Smyth: 2039-2122)</p> <p>----Verbs taking either the participle or the infinitive (Smyth: 2123-2145)</p> <p>----Subordinate clauses:</p> <p>Purpose clauses (Smyth: 2193-2206)</p> <p>Object clauses (Smyth: 2207-2239)</p> <p>Causal clauses (Smyth: 2240-2248)</p> <p>Result clauses (Smyth: 2249-2279)</p> <p>Conditional clauses (Smyth: 2280-2368)</p> <p>Concessive clauses (Smyth: 2369-2382)</p> <p>Time clauses (Smyth: 2383-2461)</p> <p>Clauses of comparison (Smyth: 2462-2487)</p> <p>Relative clauses (Smyth: 2488-2573)</p> <p>Dependent substantive clauses (Smyth: 2574-2635)</p> <p>----Interrogative sentences (Smyth: 2636-2680)</p> <p>----Exclamatory sentences (Smyth: 2681-2687)</p> <p>----Negative sentences (Smyth: 2688-2768)</p> <p>----Particles (Smyth: 2769-3003)</p>
--	---

奥维德《岁时记》节选 (*Fasti* 1.1-144)

李永毅译注

Tempora cum causis Latium digesta per annum  
lapsaque sub terras orta que signa canam.  
excipe pacato, Caesar Germanice, voltu  
hoc opus et timidæ derige navis iter,  
officioque, levem non aversatus honorem,           5  
en tibi devoto numine dexter ades.  
sacra recognosces annalibus eruta priscis  
et quo sit merito quaeque notata dies.  
invenies illic et festa domestica vobis;  
saepe tibi pater est, saepe legendus avus,           10  
quaeque ferunt illi, pictos signantia fastos,  
tu quoque cum Druso praemia fratre feres.  
Caesaris arma canant alii: nos Caesaris aras  
et quoscumque sacris addidit ille dies.  
adnue conanti per laudes ire tuorum           15  
deque meo pavidos excute corde metus.  
da mihi te placidum, dederis in carmina vires:  
ingenium voltu statque caditque tuo.  
pagina iudicium docti subitura movetur  
principis, ut Clario missa legenda deo.           20  
quae sit enim culti facundia sensimus oris,  
civica pro trepidis cum tulit arma reis.  
scimus et, ad nostras cum se tulit impetus artes,  
ingenii currant flumina quanta tui.  
si licet et fas est, vates rege vatis habenas,           25  
auspice te felix totus ut annus eat.

Tempora digereret cum conditor Urbis, in anno  
constituit menses quinque bis esse suo.  
scilicet arma magis quam sidera, Romule, noras,  
curaque finitimos vincere maior erat.           30

我将歌咏拉丁历法中演替的节庆、<sup>1</sup>  
时日的起源和沉落复升起的星辰。  
日耳曼尼库斯殿下，请以平和的表情  
接受此书，引怯惧的船<sup>2</sup>前行；  
愿你的神心不会厌弃这微渺的荣誉，<sup>5</sup>  
而能欣然认可我虔敬的付出。  
你将重新领略古史<sup>3</sup>中发掘的圣礼，  
回溯每一个节日非凡的来历。  
你会重览为恺撒家族设立的庆典，  
父亲和祖父<sup>4</sup>的功业也铭刻其间，<sup>10</sup>  
他们赢得的奖赏装饰着彩色的名录<sup>5</sup>，  
你和德鲁苏<sup>6</sup>也会有同样的殊遇。  
让别人去赞美恺撒<sup>7</sup>的征伐，我的主题  
是他的祭坛和增添的神圣节日。<sup>8</sup>

<sup>1</sup> 1 - 62 行是本卷序诗。此诗原本题献给屋大维 (G. Octavius Augustus)，参考《哀歌集》(Tristia 2.549-52)。奥维德流放期间，屋大维去世，奥维德修改时将献诗对象改成日耳曼尼库斯 (Germanicus Iulius Caesar，屋大维养子德鲁苏之子、新任皇帝提比略侄子和养子)。“歌咏”(canam)是一个体裁标志词，表明这首诗的风格近于高贵的史诗。这里的“拉丁历法”指恺撒所确立的太阳历。“节庆”对应的原文是 tempora (“时间”的复数)，泛指古罗马历法中特别标示出的日子，往往是公共节庆。Miller (1992) 和 Newlands (1995) 指出，第一人称的“我”在《岁时记》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点不同于传统的史诗，而受到了哀歌体传统的影响，也与亚历山大诗人卡利马科斯的先例有密切关系。

<sup>2</sup> Fantham (1985) 认为，这里的“船”既可以是这首诗的比喻，也可以指真实的船，因为此时奥维德正流放托密斯，他若要回到罗马，需要仰赖日耳曼尼库斯的善意。以船喻诗有漫长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诗人品达。

<sup>3</sup> “古史”原文为 Annalibus priscis (古代的编年纪)。古罗马编年纪的主要部分叫 Annales Maximi，是公众可以查阅的官方记录，由大祭司保管。奥维德也可能用 Annalibus 这个词指前代诗人恩尼乌斯 (Ennius) 和阿奇乌斯 (Accius) 的长诗《编年史》(Annales)。

<sup>4</sup> “父亲”指德鲁苏 (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以在日耳曼的军功闻名，不幸早夭。“祖父”指屋大维。

<sup>5</sup> “彩色的名录”(pictos Fastos)很可能指 Fasti Consulares，保存在雅努斯神庙里，记录了历代显贵的名字。古罗马书籍常以颜色 (尤其是红色) 装饰。

<sup>6</sup> 这行的“德鲁苏”指提比略之子小德鲁苏 (Drusus Iulius Caesar)，而非日耳曼尼库斯之父。

<sup>7</sup> “恺撒”指屋大维，奥维德创作《岁时记》时屋大维仍然在位。

<sup>8</sup> “祭坛”可能指屋大维设立的“和谐”女神 (Concordia) 祭坛。“增添”节日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

允许我提笔，历数你宗亲的泽勋，求你 15

让这颗恐惧的心不再颤栗！

温和地待我，你便赐我的诗歌以力量，

我才华涨落，全系于你的目光。

即将被博学的皇子<sup>9</sup>审阅，诗页<sup>10</sup>怎能不

惶恐，如同等待阿波罗<sup>11</sup>览读， 20

因为你纯熟的辩才我早已领略，当你

为惶恐的被告拿起和平的武器，<sup>12</sup>

我也知道，当诗兴驱使你一试身手，

天才的江河又怎样沛然奔流。<sup>13</sup>

若合法亦顺天<sup>14</sup>，请以诗人的缰轡驾馭 25

诗人，庇佑流年有圆满的旅途。

当我们城市的创建者<sup>15</sup>为时间制定规程，

他将一年划分为十个月份——

罗慕路斯，你了解武器甚于星座，

征服邻族方是你更大的关切。 30

est tamen et ratio, Caesar, quae moverit illum,

erroremque suum quo tueatur habet.

quod satis est, utero matris dum prodeat infans,

hoc anno statuit temporis esse satis;

per totidem menses a funere coniugis uxor 35

sustinet in vidua tristia signa domo.

---

复活古代的节日，二是新设立敬拜某位神或屋大维的节日。

<sup>9</sup>奥维德修改此诗时，屋大维已经去世，日耳曼尼库斯已经不是皇孙，而是皇子。原文的 *princeps*（字面意思是“第一公民”，屋大维给自己的称号，事实上相当于皇帝）是专用于屋大维及其家族成员的称谓。

<sup>10</sup>从恺撒时代开始，分页书开始流行，逐渐取代古代的卷轴书。

<sup>11</sup>阿波罗是掌管文艺的神，此处原文为 *Clariodeo*（克拉洛斯的神），克拉洛斯在小亚细亚，和德尔斐一样，是聆听阿波罗神谕之所，据塔西佗记载，日耳曼尼库斯曾到此处求过神谕。

<sup>12</sup>日耳曼尼库斯擅长雄辩术，参考奥维德《黑海书简》（*Ex Ponto* 2.5.41-46）。苏埃托尼乌斯（*Vita Gai* 3.1）和塔西佗（*Annales* 2.83.3）也证实，他的法庭辩论很成功。

<sup>13</sup>日耳曼尼库斯也擅长诗歌，参考《黑海书简》（*Ex Ponto* 4.8.67-78）。

<sup>14</sup>原文的 *licet* 指符合人间的法律，*fas* 指不违背神的意旨。

<sup>15</sup>“城市的创建者”指罗慕路斯（*Romulus*）。在现存的古罗马资料中，奥维德是第一个声称罗慕路斯创立了十月制历法的人。



haec igitur vidit trabeati cura Quirini,  
 cum rudibus populis annua iura daret.  
 Martis erat primus mensis, Venerisque secundus;  
 haec generis princeps, ipsius ille pater:                   40  
 tertius a senibus, iuvenum de nomine quartus,  
 quae sequitur, numero turba notata fuit.  
 at Numa nec Ianum nec avitas praeterit umbras,  
 mensibus antiquis praeposuitque duos.  
 Ne tamen ignores variorum iura dierum,                   45  
 non habet officii Lucifer omnis idem.  
 ille nefastus erit, per quem tria verba silentur:  
 fastus erit, per quem lege licebit agi.  
 nec toto perstare die sua iura putaris:  
 qui iam fastus erit, mane nefastus erat;                   50  
 nam simul exta deo data sunt, licet omnia fari,  
 verbaque honoratus libera praetor habet.  
 est quoque, quo populum ius est includere saeptis;  
 est quoque, qui nono semper ab orbe redit.  
 vindicat Ausonias Iunonis cura Kalendas;                   55  
 Idibus alba Iovi grandior agna cadit;  
 Nonarum tutela deo caret. omnibus istis  
 (ne fallare cave) proximus ater erit.  
 omen ab eventu est: illis nam Roma diebus  
 damna sub averso tristia Marte tulit.                   60

然而，恺撒<sup>16</sup>，他的错误并非没缘由，  
 如此的想法可以替他作借口：  
 婴儿在母亲子宫中生长，直至分娩，

<sup>16</sup>这里的“恺撒”指屋大维（修改前）或日耳曼尼库斯（修改后），也不排除是对恺撒本人的呼告，因为恺撒是改革古罗马历法的关键人物。

他认定这时间足够算作一年；  
 从丈夫下葬开始，妻子离群索居，  
 在家守丧，时间也恰是此数。<sup>17</sup>  
 身着王袍的奎里努斯<sup>18</sup>向蒙昧初民  
 颁宣历法时，此便是他所思忖。  
 一月属于马尔斯，二月维纳斯，她孕育  
 罗马民族，他则是国王之父。<sup>19</sup> 40  
 三月因老人得名，四月因青年得名，  
 后面诸月则按照序数区分。<sup>20</sup>  
 但努玛没有忽略雅努斯和祖先的鬼魂，  
 在已有月份前添上两个月份。<sup>21</sup>  
 然而，我要告诉你各个日子的律例， 45  
 晨星<sup>22</sup>不会带来相同的职司。  
 不许说某三个词语的日子就是闭日，  
 可以诉讼的日子则是启日。<sup>23</sup>  
 别以为每日始终遵守同样的规矩，  
 早晨未开禁，下一刻却不受约束： 50  
 内脏既已献给神，人便可谈论一切，  
 尊贵的司法官也可放言无遮。<sup>24</sup>

<sup>17</sup> 罗马第二任国王努玛（NumaPompilius）规定了死者亲人服丧的时间，寡妇需要服丧十个月，是因为当时一年就是十个月，所以奥维德这里是倒果为因了。古罗马早期历法中一月即现在的三月（属于马尔斯），二月即四月（属于维纳斯）。罗慕路斯和努玛这两任国王对于《岁时记》的结构非常重要，前者代表了奥维德所厌恶的战争主题，后者代表了和平主题，同时努玛的宗教态度与此诗的题材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点，可参考 Hinds（1992）、Barchiesi（1997）、Gee（2000）等人的论述。

<sup>18</sup> “奎里努斯”（Quirinus）是罗慕路斯死后封神的名号。

<sup>19</sup> 根据传说，维纳斯是罗马先祖埃涅阿斯的母亲，马尔斯是罗马首任国王罗慕路斯的父亲。三月名称源于马尔斯，古罗马人无异议；四月名称源于维纳斯的希腊名（Aphrodite）代表的却是少数派观点。

<sup>20</sup> 三月即五月，拉丁文是 Maius，奥维德认为它与“年长者”（maiores）有关。四月即六月，拉丁文是 Iunius，奥维德认为它与“年轻者”（iuvenes）有关。

<sup>21</sup> 一月（Ianuarius）与罗马门神雅努斯（Janus）有关，二月（Februarius）可能与净化物（februa）、净化仪式有关，祭奠亡魂的节庆也在二月。

<sup>22</sup> 晨星（Lucifer）这里代指每一天。金星早晨出现，称为晨星；晚上出现，称为昏星或晚星。

<sup>23</sup> 根据罗马历法，日子分为三种，闭日（diesnefasti，历书上以 N 表示）法庭不许开庭，司法官（praetor）不许断案，所以不能说 do、dico 和 addico 三个词，司法官的开庭套话是 Do bonorum possessionem, dico ius, addico id de quo ambigitur（我赋予财产所有权、宣布法律、裁决争讼）；启日（diesfasti，历书上以 F 表示）可以开庭，司法官可以审案；半启日（dies intercesi/endotercisi，历书上以 EN 表示）只有部分时段可以开庭。Fasti 和 nefasti 的词根是拉丁语动词 for（说），所以字面意思是“可以说”和“不可以说”。

在某日，可以合法地将民众圈入围栏，<sup>25</sup>

某日则永远每隔九天就回返。<sup>26</sup>

朱诺的敬拜占据了奥索尼亚的朔日，<sup>27</sup>

55

更肥的白羊在望日<sup>28</sup>向朱庇特献祭，

回九日则无任何神守护<sup>29</sup>，它们的翌日

（千万别犯错）皆是黑色的凶日，<sup>30</sup>

预兆源自真实的事件：在这些日子，

罗马曾一再战败，惨遭损失。<sup>31</sup> 60

haec mihi dicta semel, totis haerentia fastis,

ne seriem rerum scindere cogar, erunt.

Ecce tibi faustum, Germanice, nuntiat annum

inque meo primum carmine Ianus adest.

Iane biceps, anni tacite labentis origo, 65

solus de superis qui tua terga vides,

dexter ades ducibus, quorum secura labore

otia terra ferax, otia pontus habet:

dexter ades patribusque tuis populoque Quirini,

et resera nutu candida templa tuo. 70

<sup>24</sup> 以上四行谈论的不是半启日（一年有 8 天），而是一类特殊的日子（只有 3 月 24 日和 5 月 24 日），历书上以 Q. R. C. F. 表示，一般认为这是 *Quando Rex Comitavit Fas*（意为“当祭司国王开会宣布某日是闭日还是启日的时候”）的缩写。在这两个日子，献祭动物内脏前不可开庭（*nefastus*），献祭后则可以开庭（*fastus*）。

<sup>25</sup> 指“集会日”（*diescomitiales*，历书上以 C 表示），这是制定法律、选举官员的日子。“围栏”（*septum*）是用木板隔开的区域，离执政官驻地不远，是民众投票的地方。

<sup>26</sup> 指“市场日”（*nundinae*），字面意思是“第九日”，但由于罗马人数数时首尾都包括，“第九日”其实是第八日。两个“市场日”之间的时间称为 *internundinum*，相当于罗马的一个星期，每星期的八天从“市场日”开始，在历书中依次用 A 到 H 的字母表示。但 1 月 1 日永远用 A 表示。

<sup>27</sup> 奥索尼亚（*Ausonia*）是意大利的古名，朔日（*Kalendae*）指罗马历法中每月的第一天，每月朔日次祭司（*pontifex minor*）和祭司王后（*reginasacrorum*）向朱诺献祭。

<sup>28</sup> 望日（*Idus*）指罗马历法中每月的中间日，三、五、七、十月的望日是 15 日，其余月份望日在 13 日。一月望日需要向朱庇特献祭一只公羊，其余月份的望日祭品是一只羊羔。

<sup>29</sup> “回九日”（*Nonae*）就是从每月望日往前数九日（其实是八日）的日子，三、五、七、十月的回九日是 7 日，其余月份的回九日在 5 日。“无任何神守护”意思是在这些日子不用向任何神献祭。

<sup>30</sup> 古罗马以白色为吉，黑色为凶。古罗马人相信“后面”不吉利，所以每月的朔日、回九日和望日的次日（一共 36 天）都被视为凶日（*diesatri*），这些日子都不能举行宗教活动。

<sup>31</sup> 公元前 390 年罗马人在阿利亚战役中对高卢人惨败，导致了罗马城的陷落。战役发生在 7 月 18 日，战前的 7 月 16 日曾举行祭祀，罗马人将战役的失败归咎于祭祀的日子，元老院决定从此以后每月的朔日、回九日和望日的次日都定为凶日。参考李维《罗马史》（*Ab Urbe Condita* 6.1.11-12）。如 *Porte*（1985）所言，奥维德“这些日子”的说法不准确，罗马的惨败并非发生在上述凶日，只是被人们认为与凶日有关。

prospera lux oritur: linguis animisque favete;  
 nunc dicenda bona sunt bona verba die.  
 lite vacent aures, insanaque protinus absint  
 iurgia: differ opus, livida turba, tuum.  
 cernis odoratis ut luceat ignibus aether,                 75  
 et sonet accensis spica Cilissa focus?  
 flamma nitore suo templorum verberat aurum,  
 et tremulum summa spargit in aede iubar.  
 vestibus intactis Tarpeias itur in arces,  
 et populus festo concolor ipse suo est,                 80  
 iamque novi praeceunt fascēs, nova purpura fulget,  
 et nova conspicuum pondera sentit ebur.  
 colla rudes operum praebent ferienda iuveni,  
 quos aluit campis herba Falisca suis.  
 Iuppiter arce sua totum cum spectet in orbem,                 85  
 nil nisi Romanum quod tueatur habet.  
 salve, laeta dies, meliorque revertere semper,  
 a populo rerum digna potente coli.  
 Quem tamen esse deum te dicam, Iane biformis?  
 nam tibi par nullum Graecia numen habet.                 90

以上对整部历法都适用，我仅说一次，  
 以免此后需中断连贯的故事。  
 请看，日耳曼尼库斯，在我诗歌的开篇，<sup>32</sup>  
 雅努斯正向你宣告吉祥的一年。  
 双面雅努斯<sup>33</sup>，无声流逝的时岁的源头，65  
 诸神中唯有你目睹自己的身后，

<sup>32</sup>63 - 294 行是 1 月 1 日（罗马标记法为 A KAL. IAN. F）。Herbert-Brown (1994) 认为这里奥维德不仅表达了对日耳曼尼库斯的一般祝福，也特别影射公元 15 年的事件。当时日耳曼尼库斯正在日耳曼征战，元老院在元旦通过决议，授予他凯旋礼的荣誉。

<sup>33</sup> 这是雅努斯的典型形象，他有两张方向相反的脸。

请庇佑我们的皇室，海洋和富饶的大地  
因他们的辛劳才能无忧地休憩；  
请庇佑你的元老院和奎里努斯的民族，  
赞许地颌首，打开皓白的殿宇<sup>34</sup>。 70  
喜庆的黎明：你们的言辞和心灵也要  
喜庆<sup>35</sup>，吉日必须以吉言映照。  
让两耳不闻争讼，让疯狂的攻讦远逃，<sup>36</sup>  
怨毒的舌头，暂停你的鼓噪！  
你没看见天空如何在香火中闪光， 75  
听见藏红花<sup>37</sup>在炉膛噼啪作响？  
灿烂的焰苗向神庙的黄金投去亮痕，  
巍峨的塔顶，辉泽漾溢无定。  
人们身着无瑕的衣服，迈向卡皮托山，<sup>38</sup>  
民众的白袍与节日相融无间。 80  
新的束薪斧正引路，新紫袍鲜丽夺目，  
高抬的象牙椅正感受新的重负。<sup>39</sup>  
在法利斯齐养大的公牛，不曾经历过  
犁地的苦辛，正引颈等待斧钺。<sup>40</sup>  
朱庇特从高处的神殿扫视整个天下， 85  
所见之地无不已臣服罗马。  
欢迎你，吉祥之日，重临时总更吉祥，  
理当受主宰世界的民族敬仰。

<sup>34</sup> “皓白”（candidus）是古罗马形容大理石神庙的标准词汇，屋大维时期新建和修缮神庙尤其大量使用了大理石。

<sup>35</sup> 原文中的 *linguis favete* 是古罗马宗教仪式的标准用语，意为只说宗教视为吉祥的话语，否则便保持沉默

<sup>36</sup> 古罗马宗教节日一般禁止诉讼，但元旦例外，见下面 165 - 170 行雅努斯给出的解释。

<sup>37</sup> “藏红花”原文是 *spica Cilissa*（奇里基亚的香料），古罗马的藏红花主要产于小亚细亚的奇里基亚。

<sup>38</sup> 白色是喜庆的颜色。每年 1 月 1 日，平民、骑士和元老院议员要举行游行，陪伴新就任的执政官走到卡皮托山的朱庇特神庙，寻求祂的庇佑。参考《黑海书简》第四部第四首和第九首。“卡皮托山”的原文是 *Tarpeiasarces*（塔尔皮亚的堡垒），塔尔皮亚是卡皮托山南顶峰的一块陡峭岩石，因为罗马早期叛国的维斯塔贞女塔尔皮娅而得名，这里后来成为处决犯人的地方。罗马国王塔克文（*L. Tarquinius Superbus*）在它顶上建了朱庇特神庙。

<sup>39</sup> 这两行提到了执政官的三个标志物：象征权力的束薪斧（*fascēs*，即法西斯）、镶有紫边的托加袍（*toga praetexta*）和象牙椅（*sellae curulis*，后者的使用不限于执政官，但只有极少数高阶官员有此特权）。

<sup>40</sup> 法利斯齐以土地富饶闻名，古罗马献祭的牲畜多半产于这里。牺牲在死前挣扎被视为凶兆，配合宰杀则被视为吉兆。

可是，双身的雅努斯，我该如何形容你？<sup>41</sup>

希腊没有一位神与你相似。 90

ede simul causam, cur de caelestibus unus  
sitque quod a tergo sitque quod ante vides.  
haec ego cum sumptis agitare mente tabellis,  
lucidior visa est quam fuit ante domus.  
tum sacer ancipiti mirandus imagine Ianus 95

bina repens oculis obtulit ora meis.  
extimui sensique metu riguisse capillos,  
et gelidum subito frigore pectus erat.  
ille tenens baculum dextra clavemque sinistra  
edidit hos nobis ore priore sonos: 100

'disce metu posito, vates operose dierum,  
quod petis, et voces percipe mente meas.  
me Chaos antiqui (nam sum res prisca) vocabant:  
aspice quam longi temporis acta canam.

lucidus hic aer et quae tria corpora restant, 105  
ignis, aquae, tellus, unus acervus erat.  
ut semel haec rerum secessit lite suarum  
inque novas abiit massa soluta domos,  
flamma petit altum, propior locus aera cepit,  
sederunt medio terra fretumque solo. 110

tunc ego, qui fueram globus et sine imagine moles.  
in faciem redii dignaque membra deo.  
nunc quoque, confusae quondam nota parva figurae,

---

<sup>41</sup>89 - 288 行是诗人对雅努斯的“采访”。雅努斯占了 200 行的篇幅并非偶然，不仅因为他代表一年的第一月和第一天，是诗中显形的第一位神，也因为与《岁时记》的主题、体裁、风格甚至结构都有密切联系。参考 Miller (1983)、Hardie (1991)、Newlands (1995)、Barchiesi (1997) 等人的论述，Hardie 和 Barchiesi 相信雅努斯所象征的这种双重性和矛盾性威胁到了传统的权威，Pasco-Pranger (2000) 却认为，它恰好代表了罗马本土察古派的双向意图：从现在出发回溯古代，用关于古代的知识改进现在的道德。

ante quod est in me postque videtur idem.  
accipe quaesitae quae causa sit altera formae,           115  
hanc simul ut noris officiumque meum.  
quicquid ubique vides, caelum, mare, nubila, terras,  
omnia sunt nostra clausa patentque manu.  
me penes est unum vasti custodia mundi,  
et ius vertendi cardinis omne meum est.           120

也请告诉我，天界居民中为何独有你  
能同时看到身前身后的景致？  
当我手持蜡板<sup>42</sup>，在心里反复思量，  
房中的光线变得愈益明亮。  
然后，神圣雅努斯忽然出现在眼前， 95  
他的两张面孔几乎像梦幻。<sup>43</sup>  
惊恐之下，我感觉头发已全然僵硬，  
胸中也骤然袭来透骨的寒冷。  
他右手握着权杖，左手拿一把钥匙，<sup>44</sup>  
用前面的嘴唇如此向我致意： 100  
“别害怕，勤勉研究历法的诗人<sup>45</sup>，用心  
理解我的话，我将答你所问。  
古人（因为我早已存在）称我为“混沌”<sup>46</sup>：

<sup>42</sup>蜡板（*tabula* 或 *tabella*）是表层涂蜡的薄木板，罗马人用金属笔（*stylus*）在上面刻字，可以反复使用。

<sup>43</sup>神在诗人面前显现（*theophany*）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荷马。

<sup>44</sup>这是雅努斯的典型装备。

<sup>45</sup>雅努斯对奥维德的称谓“勤勉研究历法的诗人”（*vatesoperosedierum*）值得关注。首先，*operosedierum*可能影射古希腊诗人赫希俄德的诗作《工作与时日》（拉丁文名字很可能是 *Opera et Dies*）。其次，这个说法结合了诗人通神的灵感派传统（*vates* 表示先知般的诗人）和新诗派重技巧的传统（*operose*），体现了《岁时记》写作的两个侧面。关于后一点，参考 Hardie（1991）和 Barchiesi（1997）。Pasco-Pranger（2000）也指出这个说法的重要性（它在第三卷第177行再次出现），认为它体现了贯穿《岁时记》的三种写作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一边是通神的先知传统（*vaticism*），一边是细致繁琐的察古传统（*antiquarianism*），后者又分为以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的《物因》（*Aitia*）为代表的亚历山大诗歌传统和以瓦罗（*Varro*）和弗拉库斯（*Verrius Flaccus*）为代表的罗马本土散文传统。同时，*vates* 所代表的天分（*ingenium*）和 *operose* 所代表的技艺（*ars*）也是西方诗学自古典时代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对概念。

<sup>46</sup>古希腊人相信，宇宙最开始是无形体的混沌（*chaos*）状态，逐渐演化为有形体的状态（*cosmos*）。参考奥维德《变形记》第一卷开篇的描写。这里，奥维德暗示了 *Ianus* 名称由来的一种解释。*chaos* 源于希腊语 *chaskein*（张开），*Ianus* 源于意义相对应的拉丁语 *hiare*。

你看，我即将吟唱多久远的事情。  
这透明的空气，还有其他三种元素， 105  
火，水，土，最初都杂乱堆聚。<sup>47</sup>  
一旦物质的争斗让它从内部解体，<sup>48</sup>  
分离的部分也奔向新的宅邸，  
火便逸向最高处，风被下一层俘获，  
大地和海洋则向中间沉落。<sup>49</sup> 110  
我原是混乱的一块，没有形状，这时  
也有了与神相配的脸和四肢，  
即使现在，我前面的部分也还像后面，  
算是混沌时代的一个纪念。  
你所询问的形状，还有另一种解释， 115  
知道它，你也就知道我的职司。  
你所见到的一切，天空、海洋、云和地，  
都是经由我的手开启和关闭。  
我独自承受着守护辽阔宇宙的重担，  
也唯我有权力转动世界的铰链。<sup>50</sup> 120

cum libuit Pacem placidis emittere tectis,  
libera perpetuas ambulat illa vias:  
sanguine letifero totus miscebitur orbis,  
ni teneant rigidae condita Bella serae.  
praesideo foribus caeli cum mitibus Horis 125  
(it, redit officio Iuppiter ipse meo):

<sup>47</sup> 在古希腊自然哲学中，土、火、风、水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四大元素。参考卢克莱修《物性论》（*De Rerum Natura* 5.432ff）。

<sup>48</sup> 恩培多克勒等古希腊哲学家用爱（eros）和争斗（eris）来解释物质元素的结合和分离。

<sup>49</sup> 古希腊人相信地球是圆的。四大元素中，火最轻，构成了天球或太空的星体；风次之，构成了地球的大气圈；土和水构成地球的海陆，被风和火包围在中间。只有从地圆说出发，才能理解“中间”的说法，否则土和水只能是在“下面”。泛希腊时代的大学者 Eratothernes 在公元前 200 年左右就以地圆说为依据，首次测出了地球的周长。关于元素的分离，参考奥维德《变形记》（*Metamorphoses* 1.26-31）和卢克莱修《物性论》（*De Rerum Natura* 5.449-70，495-505）。

<sup>50</sup>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第一人称的叙述很多时候并不可靠，这里雅努斯明显夸大了自己的权限。



inde vocor Ianus; cui cum Ceriale sacerdos  
imponit libum farraque mixta sale,  
nomina ridebis: modo namque Patulcius idem  
et modo sacrificio Clusius ore vocor.           130  
scilicet alterno voluit rudis illa vetustas  
nomine diversas significare vices.  
vis mea narrata est; causam nunc disce figurae:  
iam tamen hanc aliqua tu quoque parte vides.  
omnis habet geminas, hinc atque hinc, ianua frontes,   135  
e quibus haec populum spectat, at illa Larem,  
utque sedens primi vester prope limina tecti  
ianitor egressus introitusque videt,  
sic ego perspicio caelestis ianitor aulae  
Eoas partes Hesperiasque simul.           140  
ora vides Hecates in tres vertentia partes.  
servet ut in ternas compita secta vias:  
et mihi, ne flexu cervicis tempora perdam,  
cernere non moto corpore bina licet.'

当我决定将‘和平’从宁静的殿堂放出，  
她便可自由无碍地徜徉于路途；  
整个人间都将淹没在杀戮的血腥中，  
若非我坚固的门闩囚住‘战争’。<sup>51</sup>  
我与温柔的诸‘时日’<sup>52</sup>掌管天庭的大门 125  
就连朱庇特出入都需我确认，  
所以我叫雅努斯<sup>53</sup>。可是当祭司献上  
麦糕和抹盐的供饼<sup>54</sup>，你们却将

<sup>51</sup> 这里的“战争”与“和平”都拟人化了，成了雅努斯看管的对象。

<sup>52</sup> 按照赫希俄德《神谱》（*Theogony* 903）的说法，诸“时日”（*Horae*）是三位女神，是宙斯和忒弥斯的女儿，分别叫 *Eunomia*（和谐秩序）、*Dike*（正义）和 *Eirene*（和平）。

<sup>53</sup> 奥维德认为雅努斯（*Ianus*）与拉丁语“门”（*ianua*）有关。

嘲笑我的名：我在他们口中时而是  
帕图尔丘斯，时而是克鲁修斯。<sup>55</sup> 130  
显然，糙野的古代就是如此，表示  
不同的职责，必须用不同的名字。  
权限已说完，再说我为何有此容貌：  
尽管部分的答案你已经知晓。  
每扇门都有两面，此面和彼面，一面 135  
朝向路人，一面朝家神<sup>56</sup>的壁龛，  
正如你们凡尘的守门人坐在门槛处，  
能够看见往来出入的脚步，  
我这位天宫守门人，自然也可同时  
端详日升之东和日落之西。 140  
你看，赫卡忒的脸同时朝三个方向，  
那是为了将三条岔路守望；<sup>57</sup>  
我也如此，为避免转头耽误时间，  
天意允许我不动便可看两边。”<sup>58</sup>

---

<sup>54</sup> “麦糕”（libum Cereale）字面意思是“属于谷神刻瑞斯的糕饼”，通常由小麦制成。“供饼”（far）通常用斯佩尔特麦制成，抹上盐，撒在牺牲身上。

<sup>55</sup> “帕图尔丘斯”（Patulcius）与拉丁文动词 *patere*（保持开的状态）有关，“克鲁修斯”（Clusius）与拉丁文动词 *claudere*（关闭）有关。

<sup>56</sup> 家神指拉里斯（Lares）。

<sup>57</sup> 赫卡忒（Hecate）是巫术之神，也是保护人们免受巫术侵害之神，经常与月神狄安娜（Diana）混同。她的三面雕像常置于三岔路口，所以她又名特里维娅（Trivia，三岔路口）。

<sup>58</sup> Pasco-Pranger（2000）指出，雅努斯的这段话不像卡利马科斯的作品，而更像阿波罗尼乌斯《阿尔戈号远航》（*Argonautica* 1.496-512）和维吉尔《牧歌》（*Eclogues* 6.31-40）中的相似片段，是关于宇宙起源的歌吟。

## 教父关于信仰，教会和祈祷

麦克雷 Michele Ferrero (编)

教父又译为天主教早期教父、是古老而有影响力的基督宗教神学家和作家。没有明确的名单。他们是教会教义的指引与先例。他们包括神学家和主教和护教士。

下面我选择一些他们说的教义，关于信仰，教会和祈祷。

我的编辑是第一次有拉丁语，中文和英语一起。

### 信仰

Ex Homiliis sancti Gregorii Magni papae in Evangelia (Hom. 26, 7-9: PL 76, 1201-1202)

选读圣教宗大国瑞福音释义

Plus enim nobis Thomae infidelitas ad fidem quam fides credentium discipulorum profuit, quia dum ille ad fidem palpando reducitur, nostra mens, omni dubitatione postposita, in fide solidatur. Nam ita factus est discipulus dubitans et palpans, testis verae resurrectionis.

因为多默的不信，比其他门徒们的信德，为我们的信德更为有益。这位门徒藉触摸而获得了信德，我们也因而消除了一切怀疑，加强了我们的信德。因此，这位先怀疑，而后触摸耶稣伤痕的门徒，竟成为耶稣复活这一事实的见证人。

The disbelief of Thomas has done more for our faith than the faith of the other disciples. As he touches Christ and is won over to belief, every doubt is cast aside and our faith is strengthened.

(dubitation, onis = 怀疑 = doubt)

Ex Explanatióibus psalmórum sancti Ambrósii epíscopi (Ps 43, 89-90: CSEL 64, 324-326)

选读圣安博主教，圣咏释义

From the Explanations of the Psalms by St Ambrose, bishop

Etenim si vultus hóminis céteris membrórum pártibus plus refúlget et quemcúmque intuémur vel incógnitum agnóscimus vel cógnitum recognóscimus, quem aspéctus noster latére non pátitur, quanto magis Dei vultus quem spectat illúminat?

因为人不是藉其他肢体而是藉基颜面的容光焕发，而使我们人识人先识其面，或见面忆及其人；何况天主之面容，岂不更能光照我们吗？

A man's face shines out more than the rest of his body and it is by the face that we perceive strangers and recognise our friends. How much more, then, is the face of God able to bring illumination to whoever he looks at!

( vultus, us = 面，脸 = face )

Ex Confessiónum libris sancti Augustíni epíscopi (Lib. 10, 43, 68-70: CCL 27, 192-193)

选读圣思定主教忏悔录

From The Confessions of St Augustine

Ecce, Dómine, iacto in te curam meam, ut vivam, et *considerábo mirabilia de lege tua*. Tu scis imperítiam meam et infirmitátem meam: doce me, et sana me.

上主！我把我的忧虑、委托于你，好使我生活；我要思念你法律的奇迹。你认识

我的愚昧，我的软弱。请你教训我，医治我！

See, then, Lord: I cast my care upon you so that I may live, and *I will contemplate the wonders you have revealed*. You know how stupid and weak I am: teach me and heal me.

( cura, ae = 忧虑 = care )

Ex Epístolis sancti Eusépii Vercellénsis epíscopi (Epíst. 2, 1, 3 — 2, 3; 10, 1 — 11, 1: CCL 9, 104-105. 109)

From a letter by Saint Eusebius of Vercelli, bishop

Gáudeo ítaque, fratres caríssimi, de fide vestra, gáudeo de salúte quæ fidem séquitur, gáudeo de frúctibus, quos non solum illic constitútis, sed et longe porrígitis;

Dearly beloved, I rejoice in your faith, in the salvation that comes from faith, in your good works, which are not confined to your own surroundings but spread far and wide

Offer consolatiónis alligaméntum, álliga quod fractum est. Dic: “Ne tímeas, non déserit in tentatióibus ille in quem credidísti.”

提供安慰的绷带，把被打破的捆绑起来。说：“不要害怕。你所信的天主不会在试探中离弃你。”

Offer the bandage of consolation, bind up what has been broken. Say this: “Do not be afraid. God in whom you have believed does not abandon you in temptations.”

( consolatio, onis = 安慰 = consolation )

Ex Sermóne sancti Augustíni epíscopi De pastóribus (Sermo 46, 4-5: CCL 41)

选读圣奥思定主教《论牧者》

From St Augustine's sermon On Pastors

Obturáte ígitur aures vestras, cum vobis quíspiam lóquitur sine Iesu Christo.

因此，如果有人给你们讲道而不讲耶稣基督，你们就充耳不要听。

Be deaf therefore when anyone preaches to you without mentioning Jesus Christ.

( sine = 如果[···]不 = without )

Ex Epístola sancti Ignátii Antiochéni epíscopi et mártiris ad Tralliános (Inscriptio; nn. 1, 1 — 3, 2; 4, 1-2; 6, 1; 7, 1 — 8, 1: Funk 1, 203-209)

选读圣依纳爵·安提约基亚主教致特拉里亚人书

From a letter to the Trallians by St Ignatius of Antioch

Quod quare fáciat, qui novit quid nobis necessárium sit priúsqvam petámus ab eo, movére ánimum potest, nisi intellegámus quod Dóminus et Deus noster non voluntátem nostram sibi velit innotéscere, quam non potest ignoráre; sed exercéri in oratióibus desidérium nostrum, quo possímus cápere quod præparat dare.

既然在我们祈求他以前，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为什么还要劝告我们要祈求呢？这个问题可能使我们困扰，但是我们该明白：我们的主天主并不愿意我们把我们的愿望禀告他，因为他不能不知道；而是愿意我们在祈祷中练习我们的愿望，以准备领受天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恩惠。

Why he should ask us to pray, when he knows what we need before we ask him, may perplex us if we do not realise that our Lord and God does not want to know what we want (for he cannot fail to know it), but wants us rather to exercise our desire through our prayers, so that we may be able to receive what he is preparing to give us.

( desiderium, i = 愿望 = desire)

Ex Epístola sancti Augustíni epíscopi ad Probam (Ep. 130, 9, 18 — 10, 20: CSEL 44, 60-63)

选读圣奥思定主教致普劳巴书

From a letter to Proba by St Augustine

Quemádmódum enim granum sinápis, exíguum quidem est mole, sed ígnea præditum efficiéntia; et in angústa loci portióne seminátum magnos circúmferit ramos, quod postquam créverit, potest étiam caeli vólucres opacáre; ita et fides in ánima velocíssimo moménto máxima péragit.

芥菜子虽小，却具有火一般的力量：种在狭小的地方，会发出很大的枝叶，日后一旦长成，便可供天空的飞鸟栖息；同样，信德在灵魂内也能转瞬间产生很大的效用。

The mustard seed is small in size but it holds an explosive force; although it is sown in a small hole, it produces great branches, and when it is grown birds can nest there. In the same way faith produces great effects in the soul instantaneously.

( granum, i =种子=seed)

Ex Catechésibus sancti Cyrílli Hierosolymítáni epíscopi (Cat. 5, De fide et symbolo, 10-11: PG 33, 518-519)

选读耶路撒冷主教圣济利禄《要理》

From the Instructions to Catechumens by St Cyril of Jerusalem

## 教会

Ex De Epístola sancti Ignátii Antiochéni epíscopi et mártiris ad Magnésios (Nn. 6, 1 — 9, 2: Funk 1, 195-199)

选读圣纳爵主教致玛尼亚人书

Neque aggrediámini, ut quidquam a vobis separátim factum decens appáreat, sed in unum conveniéntibus una sit orátio, una precátio, una mens, una spes in caritáte, in gáudio sancto, unus est Iesus Christus, quo nihil præstantius est.

你们也该如此：你们若没有主教与长老团的同意，不该做任何事。不该为了私人的活动而寻找似是而非的理由。作事应该团结一致：一起祈祷，一起求主，共有—个精神，在爱德中，共有—个希望，共享神圣的欢乐，只有—位耶稣基督，他是惟—的独尊的。

Do not attempt to make anything appear right for you by yourselves, but let there be in common one prayer, one supplication, one mind, one hope in live, in the joy which is without fault, the joy that is Jesus Christ, than whom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orátio = 祈祷 =prayer)

Ex Catechésibus sancti Cyrílli Hierosolymítáni epíscopi (Cat. 18, 23-25: PG 33, 1043-1047)

选读耶城主教圣启录《要理书》

From the Instructions to Catechumens by St Cyril of Jerusalem

Cathólica enimvéro, seu universális, vocátur Ecclésia, eo quod per totum orbem ab extrémis terrae fínibus ad extrémos usque fines diffúsa est, et quia univérsae et absque deféctu docet ómnia quae in hóminum notítiam veníre debent dógmata, sive de



visibilibus et invisibilibus, sive de caelestibus et terrestribus rebus.

教会之所以被称为“大公的”或“普遍的”，因为教会遍及天涯地角，无远弗届；又因为它所传授的教义，不拘是论及有形的或无形的，也不管是论及天上的或地上的，都是完整无缺，大公无私，而为人人所应知的。

The Catholic, or universal, Church gets her name from the fact that she is scattered through the whole world from the one end of the earth to the other, and also because she teaches universally and without omission all the doctrines which are to be made known to mankind, whether concerned with visible or invisible things, with heavenly or earthly things.

( catholicus, a, um = 大公的 = universal )

Ex Catechésibus sancti Cyrílli Hierosolymítáni epíscopi (Cat. 18, 23-25: PG 33, 1043-1047)

选读耶城主教圣启录“要理书”

From the Instructions to Catechumens by St Cyril of Jerusalem

Ecclésia vero, seu convocatio, aptissimo vocabulo appellatur, quod omnes convocet et una cogat, sicut in Levítico ait Dóminus: “ *Et omnem congregatiónem convoca ante ostium tabernáculi testimónii.* ”

教会之名，原意为“聚会”，这个名称非常适当，因为教会召唤并聚集所有的人，正如上主肋未纪所说的：“你该召聚会众，集合在结约帐幕的门前。”

The Church, that is, the assembly, is designated by this apt term, because it assembles all and brings them together, as the Lord says in Leviticus: “*Assemble all the congregation at the door of the tent of meeting.*”

(ecclesia = 教会 = church)

Ex Sermónibus sancti Augustíni epíscopi (Sermo 304, 1-4: PL 38, 1395-1397)

选读圣思定主教讲道集

From a sermon preached by St Augustine on the feast day of St Laurence

Habet, habet, fratres, habet hortus ille domínicus, non solum rosas mártýrum, sed et lília vírginum et coniugatórum héderas, violásque viduárum. Prorsus, dilectíssimi, nullum genus hóminum de sua vocatióne despéret: pro ómnibus passus est Christus.

弟兄们，主基督的花园中有各色各样的花朵；在那里不仅有殉道的红玫瑰，也有贞洁的白玉簪，已婚者的长春藤，节妇的紫萝兰。亲爱的弟兄们，人不论处于什么地位，都不该对自己的蒙召而失望；因为基督受苦是为所有的人。

The garden of the Lord, brethren, includes – yes, it truly includes – includes not only the roses of martyrs but also the lilies of virgins, and the ivy of married people, and the violets of widows. There is absolutely no kind of human beings, my dearly beloved, who need to despair of their vocation.

( martyr, is = 殉道 = martyr)

Ex Enarratióibus sancti Augustíni epíscopi in psalmos (Ps 47, 7: CCL 38, 543-545)

选读圣思定主教圣咏释义

From a discourse on the psalms by Saint Augustine bishop

Si ergo eam (Ecclesiam) Deus fundávit in aetérnum, quid times ne cadat firmaméntum?

因为天主奠定了它，直到永远。如果天主奠定了它，直到永远，你还怕它会被推

翻吗？

God has made it (the Church) firm for ever. If God has made its foundation firm for ever, how can you fear that his foundation may collapse?

( in aeternum = 直到永远 = for ever )

Ex Homiliis sancti Ioannis Chrysostomi episcopi in Epistolam primam ad Corinthios (Hom. 4, 3. 4: PG 61, 34-36)

选读金口圣若望着致格林多人前书释义

From a homily on the first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 by St. John Chrysostom, bishop

Undenam in mentem venit duodecim hominibus iisque ignaris, in lacubus, fluviiis et deserto manentibus, ut res tantas aggredierentur?

那十二个不学无术的人，他们居住在湖旁和溪畔，在旷野里，怎能想到要从事这样伟大的事业呢？

For how otherwise could twelve uneducated men, who lived on lakes and rivers and wastelands, get the idea for such an immense enterprise?

( duodecim = 十二个 = twelve )

Attamen utraque, tum templum tum corpus Iesu, iuxta unam intellegentiam figura mihi esse videntur Ecclesiae

在我看来，圣殿，或耶稣的身体，按照一种可能的解释，二者都是教会的象征。

I think that both the temple and the body of Jesus can be seen together as a type of the Church.

( figura,ae = 象征 = type )

Ex Commentario Origenis presbyteri in Ioannem (Tomus 10, 20: PG 14, 370-371)

选读奥利振神父若望福音注释

From a commentary on John by Origen

Non audis Dóminum dicentem: *Ubi duo vel tres congregáti sunt in nómine meo, illic sum in médio eórum?* Ut ubi tam numerósus pópulus caritátis vínculis constrictus, non áderit?

你没有听到主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吗？这么多的人民因爱德的连系结合在一起，吾主能不临在吗？

Do you not hear the Lord saying: *Where two or three are gathered in my name, there am I in their midst?* Will he be absent, then, when so many people united in love are gathered together?

( congregati = 聚在一起 = gathered )

Ex Homilíis sancti Ioánnis Chrysóstomi epíscopi (Ante exsilium, nn. 1-3: PG 52, 427-430)

选读金口圣若望主教讲道集

From a sermon by St John Chrysostom

Nam cum nobis et Ecclésia una sit et mens iuncta et indivídua concórdia, quis non sacérdos in consacerdotís sui láudibus tamquam in suis própriis gratulétur?

因为我们共同组成一个教会，精神结合在一起，同心同德，不能分离：哪一位司铎不以其同道之荣为荣，视之如同自己的光荣、而深自庆幸呢？

After all, we have the same Church, the same mind, the same unbroken harmony. Why then should a priest not take pride in the praise given to a fellow priest as though

it were given to him?

(sacerdos, otis = 司铎 = priest)

Ex Epístolis sancti Cypriáni epíscopi et mártýris (Epist. 60, 1-2. 5: CSEL 3, 691-692. 694-695)

选读圣西彼廉主教书信集

From a letter of St Cyprian

Nos enim, quos in loco isto, de quo periculósa rátio rédditur, Dóminus secúndum dignatióem suam, non secúndum méritum nostrum constítuit, habémus duo quaedam plane distinguénda: unum quod christiáni sumus, álterum quod praepósi sumus. Illud quod christiáni sumus, propter nos est; quod praepósi sumus, propter vos est.

主赋予我这司牧的职位，不是出于我的功德，而是出于他的垂爱，他要我交代的帐目充满危险。这职务应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我是基督徒，另一方面，我也是司牧。我之所以为基督徒，是为我自己；而我之所以为司牧，乃是为了你们。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要注意我自己的利益；因为我是司牧，所以要注意你们的利益。

I must distinguish carefully between two aspects of the role the Lord has given me, a role that demands a rigorous accountability, a role based on the Lord's greatness rather than on my own merit. The first aspect is that I am a Christian; the second, that I am a leader. I am a Christian for my own sake, whereas I am a leader for your sake; the fact that I am a Christian is to my own advantage, but I am a leader for your advantage.

(praepositus, i = 司牧 = leader)

Ex Incipit Sermo sancti Augustíni epíscopi De pastóribus (Sermo 46, 1-2: CCL 41, 529-530)

选读圣奥思定主教《论牧者》

From St Augustine's sermon On Pastors

Apóstolus [...] lactis percipiéndi potestátem habére se dixit et sic Dóminum disposuísse, ut qui Evangélium annúntiant, de Evangélio vivant.

他说明：他有权利吃羊的奶；因为主曾这样安排：使宣讲福音的人，该藉福音而生活。

The Apostle did say that he had the right to receive the milk, for the Lord had established that they who preach the Gospel should live from the Gospel.

(evangelium = 福音 = gospel)

Ex Incipit Sermo sancti Augustíni epíscopi De pastóribus (Sermo 46, 1-2: CCL 41, 529-530)

选读圣奥思定主教《论牧者》

From St Augustine's sermon On Pastors

Tamen ipsa cathólica mater, ipse pastor in ea ubíque quaerit errántes, confórtat infirmos, curat lánguidos, álligat confráctos.

可是这位慈母教会自己就是一位牧者，她到各处寻找迷路亡羊：坚强那软弱的；医治那患病的。

The Church is the mother of all, and everywhere the shepherd in her seeks those who are astray, strengthens those who are weak, cares for the sick and puts the broken together again.

(catholica = 慈母教会 = church)

Ex Sermo sancti Augustíni epíscopi De pastóribus (Sermo 46, 1-2: CCL 41, 529-530)

选读圣奥思定主教《论牧者》

From St Augustine's sermon On Pastors

Praecónis quippe officium súscipit quisquis ad sacerdotium accédit, ut ante advéntum iúdicis qui terribíliter séquitur, ipse scílicet clamándo gradiátur. Sacérdos ergo si praedicatiónis est néscius, quam clamóris vocem datúrus est praeco mutus?

凡领受铎品的人，便接受了宣讲的任务：在威严的审判主驾临之前，他应向人们大声疾呼，为主开道。如果一位祭司疏忽讲道，他就是一个哑巴讲道人，怎能发出喊声呢？

Anyone ordained a priest undertakes the task of preaching, so that with a loud cry he may go on ahead of the terrible judge who follows. If, then, a priest does not know how to preach, what kind of cry can such a dumb herald utter?

(sacerdos, otis = 祭司 = priest)

Ex Régula pastoráli sancti Gregórii Magni papæ (Lib. 2, 4: PL 77, 30-31)

选读圣额我略一世《牧灵指南》

From The Pastoral Guide, by Pope St Gregory the Great

Unum erat templum, et Ierosólymis tantum, et una gens Israelítica in eódem sacrificiis fungebátur. Postquam vero nostrum símilis factus est Unigénitus, cum esset *Deus et Dóminus, et illúxit nobis*, ut ait Scriptúra, de cétero orbis terrárum dómibus sanctis et adoratóribus innumerabílibus, qui spiritalibus sacrificiis et odóribus universórum Deum venerántur, implétus est.

古时只有一所圣殿，只是在耶路撒冷；也只有以色列民族在那里举行祭祀。后来，天主的独生子虽然他如同圣经所说、是“天主和上主，赐给我们光明”，却成为

相似我们的一个人。随后世界就满布敬礼天主的处所，和无数的敬礼者，奉献精神的祭品、和馨香的祭祀敬拜宇宙的天主。

Originally there was just one temple at Jerusalem, in which one people, the Israelites, offered their sacrifices. Since the only-begotten Son became like us, and as Scripture says, though he was *Lord and God, he has shone upon us*,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s been filled with places of worship.

Ex Commentário sancti Cyrilli Alexandríni epíscopi in Aggæum (Cap. 14: PG 71, 1047-1050)

选读亚历山卓城主教圣济利禄《哈盖先知书释义》

From a commentary on Haggai by St Cyril of Alexandria

Honórum nostrórum sancti non egent, nec quidquam eis nostra devotióne praestátur. Plane quod eórum memóriam venerámur, nostra ínterest, non ipsórum.

圣人们不需要我们的尊敬，我们的敬礼为他们也毫无用途。事实上，我们尊敬他们，这为我们是有益的，为他们却无关紧要。

The saints have no need of honour from us; neither does our devotion add the slightest thing to what is theirs. Clearly, if we venerate their memory, it serves us, not them.

( devotion, onis = 敬礼 = devotion )

Ex Sermónibus sancti Bernárdi abbátis (Sermo 2: Opera omnia, Edit. Cisterc. 5 [1968], 364-368)

选读圣伯尔纳铎院长讲道集

From a sermon by Saint Bernard, abbot



Quóties ad ecclésiám venímus, qualem illam inveníre vólumus, tales et ánimas nostras præparáre debémus. Vis basílicam nítidam inveníre? Noli tuam ánimam peccatórum sórdibus inquináre.

每次我们来到圣堂，都该准备我们的灵魂，使它圣洁无瑕，正如我们愿意看到这座圣堂常保持整洁清新一样。你愿意找到一座华丽的圣殿吗？你不要以罪恶的污秽而玷辱你的灵魂。

Whenever we come to church, we must prepare our hearts to be as beautiful as we expect this church to be. Do you wish to find this basilica immaculately clean? Then do not soil your soul with the filth of sins.

(basilica, ae = 圣殿 = basilica)

Ex Sermónibus sancti Cæsárii Arelaténsis epíscopi (Sermo 229, 1-3: CCL 104, 905-908)

选读阿尔肋之圣凯撒主教讲道词

From a sermon of St Caesarius of Arles

Quámobrem præferámus ex Ecclésia vitæ esse, ut salvi fiámus.

因此，我们该决意属于生活的教会，以便得救。

We must choose then, if we want to be saved, to be members of the Church of life.

(salvi = 得救 = saved)

Ex Homilía auctóris saeculi secúndi (Cap. 13, 2 — 14, 5: Funk 1, 159-163)

选读第二世纪某作家讲道词

From a sermon of the second century

## 祈祷

From the Journey of the Mind to God by St. Bonaventure Chapt 7, n 6

选读圣文德主教圣师论灵魂奔赴天主的旅程

Si autem quaeras, quomodo haec fiant, interroga gratiam, non doctrinam; desiderium, non intellectum; gemitum orationis, non studium lectionis; sponsum, non magistrum; Deum, non hominem: caliginem, non claritatem; non lucem, sed ignem totaliter inflammantem et in Deum excessivis unctionibus et ardentissimis affectionibus transferentem.

如果你愿意知道这些事如何发生，你要问圣宠，不要问道理；你要问你内心的渴望，不要问你的理智；你要问祈祷的叹息，不是要多读书；你要问新郎，不要问老师；你要问天主，不要问人；你要问黑暗，不要问光明；不要问那发光的，而要问那燃烧一切的烈火，这火要以极大的甘饴和炽热的爱情将人带到天主之内。

Seek the answer in God's grace, not in doctrine; in the longing of the will, not in the understanding; in the sighs of prayer, not in research; seek the bridegroom not the teacher; God and not man; darkness not daylight; and look not to the light but rather to the raging fire that carries the soul to God with intense fervor and glowing love.

( gratia, ae = 圣宠 = grace)

Ex Actis a Ludovico Consálvo ex ore sancti Ignátii excéptis (Cap. 1, 5-9: Acta Sanctorum Iulii, 7 [1868], 647)

选读路易·龚萨维所撰圣纳爵口述录

From the acts of Saint Ignatius in his own words, taken down by Luis González

Ipse tamen discrimen hoc nec animadvertébat, nec aestimábat, donec apértis quodam

die mentis eius óculis, mirári cœpit discrímen hoc, ipsa rei experiéntia intéllegens, ex uno cogitatiónum génere sibi maestítiam, ex áltero laetítiam relínqui. Atque haec prima fuit ratiocinátio, quam de rebus divínis colligábat.

可是当时他并未注意到、也没有想到这种区别，直到有一天，他的神目开启，便开始对这种区别惊讶不已，并加以反省。这种经验使他看清：某些思想使他忧愁，另一些思想使他高兴。这是他对天主的事理所作的初步反省。

Yet he did not pay attention to this, nor did he appreciate it until one day, in a moment of insight, he began to marvel at the difference. Then he understood his experience: thoughts of one kind left him sad, the others full of joy. And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he applied a process of reasoning to his religious experience.

( experiential= 经验 = experience )

Ex catechési sancti Ioánnis Maríæ Vianney presbýteri (Catéchisme sur la prière: A. Monnin, Esprit du Curé d'Ars, Paris 1899, pp. 87-89)

选读圣卫雅司铎的要理讲解

From a Catechism on prayer, by St John Mary Vianney

Orátio nihil áliud est nisi únio cum Deo. In hac íntima unióne, Deus et ánima velut duæ ceræ sunt simul conflátæ, quas nemo ámplius separáre potest. Res pulchérissima est hæc Dei coniúctio cum parva creatúra sua; felícitas hæc est, quæ comprehénderi non potest.

祈祷无非是与天主契合。在这亲密的契合中，天主与人灵好像两块蜡融化在一起，谁也不能再把它们分开。天主与祂自己的微贱受造物的这种结合美妙无比；这是人所不能领悟的福乐。

Prayer is nothing else than union with God. In this intimate union God and the soul

are like two pieces of wax moulded into one; they cannot any more be separated. It is a very wonderful thing, this union of God with his insignificant creature, a happiness passing all understanding.

( unio, unionis = 契合 =union )

Ex catechési sancti Ioánnis Mariæ Vianney presbýteri (Catéchisme sur la prière: A. Monnin, Esprit du Curé d'Ars, Paris 1899, pp. 87-89)

选读圣卫雅司铎的要理讲解

From a Catechism on prayer, by St John Mary Vianney

Sunt étiam qui se pénitus in oratiónem immérgant sicut piscis in undas, eo quod toti sunt Deo bono déditi.

有些人沉浸在祈祷中，犹如鱼在水中，因为他们完全与好天主契合无间。

There are those who lose themselves in prayer, like a fish in water, because they are absorbed in God.

( piscis, is = 鱼 = fish)

Ex váriis scriptis históriæ Ordinis Praedicatorum (Libellus de principiis O.P.: Acta canonizationis sancti Dominici: Monumenta O.P. Mist. 16, Romae 1935, pp. 30 ss.,

146-147)

选读道明会史资料

From various writings on the history of the Order of Preachers

Dominicus raro loquebátur nisi cum Deo, scílicet orándo, vel de Deo.

道明谈话时，常常同天主交谈（就是祈祷），或者谈论天主。

Dominic seldom spoke unless it was with God, that is, in prayer, or about God.

( cum = 同 = with)

Ex Epístola Bárnabae nuncupáta (Cap. 2, 6-10; 3, 1. 3; 4, 10-14; Funk 1, 7-9. 13)

选读巴纳博书信

From the "Epistle of Barnabas"

Non accédes ad oratiónem in consciéntia mala.

良心不正时，不要去祈祷，

Do not set about prayer when you have a bad conscience.

( consciéntia = 良心 = conscience )

Divíno afflátu compósitos psalmos, quorum est in sacris lítteris colléctio, inde ab Ecclésiæ exórdiis non modo mirífice valuísse constat ad fovéndam fidélium pietátem.

收集在圣经中的圣咏，都是因天主的默感而撰写的。从教会开始，这些圣咏对于培植信众的虔诚，就有一种显著的影响。他们藉圣咏不断向天主奉献赞美之祭，就是奉献口唇对上主之名的赞颂。

The collection of psalms found in Scripture, composed as it was under divine inspiration, ha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s of the Church, shown a wonderful power of fostering devotion among Christians.

( pietas, atis = 奉献赞美之祭 = devotion )

Ex Constitutióne Apostólica Divíno afflátusancti Pii papæ Décimi (AAS 3 [1911], 633-635)

选读圣碧岳十世教宗的「天启」诏书

From the apostolic constitution Divino afflatu of Pope Saint Pius X

Talis in ánima paralytícus ille fuit, quem cum ad Dóminum inférre non possent, qui eum portábant, tectum aperuérunt et deposuérunt. Id est tamquam si in ánima hoc

velis fácere ut tectum apérias et depónas ad Dóminum ánimam paralýticam.

这种人便好似瘫子：抬他的人既不能把他们抬到主跟前，就揭开屋顶，把他缒下去。这在灵魂方面，就好像你愿意揭开屋顶，把瘫痪的灵魂缒到主面前。

The paralytic was like that. When his bearers could not bring him in to the Lord, they opened the roof and lowered him down to the feet of Christ. Perhaps you wish to do this in spirit: to open the roof and to lower a paralytic soul down to the Lord.

(paralýticus = 瘫子 = paralytic)

Ex Sermóne sancti Augustíni epíscopi De pastóribus (Sermo 46, 4-5: CCL 41)

选读圣奥思定主教《论牧者》

From St Augustine's sermon On Pastors

(Apostolus) docet étiam orándum in omni loco, cum Salvátor dicat: *Intra in cubículum tuum*. Sed intéllige non cubículum conclúsum parietibus, quo tua membra claudántur, sed cubículum quod in te est, in quo includúntur cogitatiónes tuæ, in quo versántur sensus tui.

保禄也教训你，祈祷时不要发怒或与人争论，好使你的祈祷不致被扰乱或被破坏。救主也教人要处处祈祷，因为他说：“进入你的内室里去。”然而你要瞭解，这内室不是指墙壁围成的房间，把你的身体关在里面；而是指那在你心里的内室，那里面关着你的思想，也有你的情感。

The apostle teaches us to pray anywhere, while the Saviour says *Go into your room* – but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this “room” is not the room with four walls that confines your body when you are in it, but the secret space within you in which your thoughts are enclosed and where your sensations arrive.

(cubiculum, i = 内室 = room)

Ex Tractátu sancti Ambrósii epíscopi De Cain et Abel (Lib. 1, 9, 34. 38-39: CSEL 32, 369. 371-372)

选读圣安博主教论加音与亚伯尔

From St Ambrose on Cain and Abel

Iesus [...] impénse et frequénter mónuit orándum, non ut fastidiósa continuétur orátio, sed assídua frequénter.

他也劝告人要热切并时常祈祷；不是无味而冗长的祈祷，而是恒心不懈的祈祷。

Jesus told us to pray urgently and often, so that our prayers should not be long and tedious but short, earnest and frequent.

( assídua frequenter = 恒心不懈 = earnest and frequent)

Ex Tractátu sancti Ambrósii epíscopi De Cain et Abel (Lib. 1, 9, 34. 38-39: CSEL 32, 369. 371-372)

选读圣安博主教论加音与亚伯尔

From St Ambrose on Cain and Abel

Absit enim ab oratióne multa locútio, sed non desit multa precátio, si fervens perseverát inténtio.

祈祷时不应说话太多，但是，如果能继续维持热诚的注意力，要作深度的祈祷。

Excessive talking should be kept out of prayer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one should not spend much time in prayer so long as a fervent attitude continues to accompany his prayer.

(locutio, onis = 说话 = talk)

Ex Epístola sancti Augustíni epíscopi ad Probam (Ep. 130, 9, 18 — 10, 20: CSEL 44, 60-63)

选读圣奥思定主教致普劳巴书

From a letter to Proba by St Augustine

Totíus mundi Paréntem et Creatórem diligénter intueámur atque illíus magníficis et exsuperántibus donis pacis et benefíciis fírmiter adhaereámus. Cogitatióne contemlémur eum et mentis óculis longánimem eius voluntátem intueámur. Videámus quantópere cleméntem se praebeat erga omnem creatúram suam.

我们要仔细观察宇宙的大父和造物主，要紧握他所赐的和平、种种珍贵无比的恩惠。我们要用思想来瞻仰他，要以神目来观看他长远的伟大计划，并瞭解他对所有的受造物是何等仁慈。

Let us fix our gaze on the Father and Creator of the whole world, and let us hold on to his peace and blessings, his splendid and surpassing gifts. Let us contemplate him in our thoughts and with our mind's eye reflect upon the peaceful and restrained unfolding of his plan; let us consider the care with which he provides for the whole of his creation.

(contemplor, ari = 瞻仰 = contemplate)

Ex Epístola sancti Cleméntis papæ Primi ad Corínthios (Cap. 19, 2 — 20, 12: Funk 1, 87-89)

选读圣克莱孟一世教宗致格林多人书

From a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 by Pope St Clement I



## 《中国文学教程》中的古典戏曲

### 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 in *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

徐爽（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中国文学教程》（五卷本，中文——拉丁文双语对照，1879~1882 年间出版。拉丁文书名：*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 Neo-MissionariisAccommodatus*）是意大利籍汉学家晁德莅（Angelo Zottoli, 1826—1902）的代表作。从小说戏曲到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八股文、楹联、简牍、金石铭文……五卷本，厚达 4000 余页的《中国文学教程》一经出版便获得推崇。1879 年，中国海关税务司官员杜德维（Edward Bangs Drew, 1843—1924）推荐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Charles W Eliot, 1834—1926）在中文课堂上放弃威妥玛的那套口语学习方法，改用晁德莅的《中国文学教程》作为教材。<sup>59</sup>1884 年，晁德莅被授予金石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颁发的“儒莲奖”，可谓实至名归。

在《中国文学教程》第一卷中，晁德莅节译了八部元杂剧、三部传奇和一部南戏，是迄今为止唯一用中文——拉丁文双语对照翻译中国古典戏曲的作品，无论对于拉丁文和中文的跨语际交流还是中国古典戏曲在海外的传播都有重要意义。

#### 一、作为汉学家的晁德莅

1826 年 6 月 21 日，意大利南部萨莱诺省（Salerno）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里，一位男孩接受了洗礼，教名：Angelo。53 年后，在遥远的中国上海，为了《中国文学教程》第一卷的顺利出版，神父 Angelo Zottoli 不知连续工作了多少个夜晚。自从 22 岁跟随马再新神父（Massa René）从马耳他上船前往中国以来，他从未回过欧洲。就在《中国文学教程》第一卷出版的这一年，Zottoli 家族中又诞生了一位载入文学史册的人物——著名的文学评论家：Angelandrea Zottoli

<sup>59</sup> 杜德维致查尔斯的信，1879 年 7 月 28 日，发自宁波。樊书华译，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 9 卷，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讲座史料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第 41 页。

(1879—1956)。按辈分，Angelo 是 Angelandrea 的叔爷爷。1843 年 5 月 2 日，17 岁的晁德莅加入耶稣会，成为一名神学修士。五年后，马再新神父(Massa René)向意大利各会省发出号召，征募来华传教士，晁德莅响应号召，1848 年 6 月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同行的有马再新神父(Massa René)、谷振声神父(Corte Della)、杜惠伯神父(Ducis Joan-Baptista)、德良弼神父(Catte)、马理师修士(Massa Louis)、利庸乐修士(Adinolfi François)等。9 月到达上海后，几位修士就读于刚刚成立的徐家汇耶稣会神学院，他们一面继续读神学，一面协助修道院长(南格禄)承担部分工作。1850 年，24 岁的晁德莅晋铎，在修道院教授神学。“修道院修士必须有和秀才同样的资格，尽管他们不去参加科举”。<sup>60</sup>修道院的学习和授课经历提高了晁德莅的汉语水平，为日后编纂《中国文学教程》奠定了基础。

1853 年晁德莅开始担任圣伊纳爵公学(徐汇公学)校长，直至 1865 年卸任，培养了马相伯(1840—1939)、马建忠(1845—1900)、李杕(1840—1911)、刘必振(1843—1912)等人才。1865 年以后，除了短暂地负责初学院、神学院的工作(1866—1869)，担任徐家汇会院院长(1871—1874)以外，晁德莅潜心学术研究。1874 年，江南教区在文苑集中的苏州城成立了一个汉学研究所。晁德莅在此工作过一段时间，很有可能参与编纂了《汉学杂编》丛书(*Variétés Sinologiques*，共 66 卷，1872 年至 1928 年间出版)。1879 至 1882 年间，五卷本《中国文学教程》陆续在上海土山湾慈母堂印书馆出版。宣神父(Charles de Bussy, 1823—1902)<sup>61</sup>将《中国文学教程》第一卷译成法文，1891 年在巴黎出版。1898 年，徐汇公学举行晁德莅司铎来华五十周年纪念庆典<sup>62</sup>。

## 二、《中国文学教程》

晁德莅一生著述颇丰，最能代表他在汉学上的成就的著作当属《中国文学教程》。目前学术界对这部著作的中文译名尚未统一。译名有《中国文化教程》，《中国文学读本》，《中国文献讲义》，《中国文学选集》等。“litteratura”一词在广义上的确有“文献”之义。但是“文献”的含义太广了，不能明确本书的范围。那么译成“文化”如何？该书选编的文献资料虽然超出了狭义文学的范围，但是仍

<sup>60</sup> [法]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二卷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第一卷，第 230 页。

<sup>61</sup>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Vol.3.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e & Américaine, 1906, p1695.

<sup>62</sup> 徐汇公学创立七十周年纪念庆祝会志盛，圣教杂志，第九年第十二期，1920 年 12 月。

以儒家为主。而中国文化必然包含佛教、道教文化，显然译为“文学”更恰当。另外本书的编纂目的主要是为新来华的传教士学习汉语提供便利，因此“教程”比“读本”、“选集”更符合作者本意。

《中国文学教程》第一卷于 1879 年出版，1909 年再版。题目是：VOLUMEN PRIMUM PROINFIMACLASSE LINGUAFAMILIARIS（入门级，家常话）。全书分为 Proemium（前言），Dedicatio（献词），Introductio（简介），Tabella Clavium（关键的字），Instructiones Familiars（圣谕广训），Dialogi Comici（杂剧），Parvae Narrationes（小说），Descriptiones Romanenses（才子）和 Selectae Dictiones（精选字典）九部分。其中杂剧十部：《杀狗劝夫》，《东堂老》，《潇湘雨》，《来生债》，《薛仁贵》，《马陵道》，《冤家债主》，《慎鸾交》，《风筝误》，《奈何天》。小说包括：Piae Fraternalitatis Pagus（今古奇观卷一孝悌里），Geminae Virtutis Fanum（今古奇观卷十一双义祠），Inhumanus Maritus（今古奇观卷三十二薄情郎），Hibisci Tabella（今古奇观卷三十七芙蓉屏）。才子包括：《三国志》，《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白奎志》，《斩鬼传》，《三合剑》。

第二卷 1879 年出版，1915 年再版。题为：VOLUMEN SECUNDUM PROINFERIORE CLASSE STUDIUM CLASSICORUM（初级，典籍研习），包括 Sen Tse-King（《三字经》），Pe Kin Sing, Tsien Tse Wen（《千字文》），Cheng Tong Che（《神童诗》），Ta Hio（《大学》），Tehong Yong（《中庸》），Luen Yu（《论语》），Mong Tse（《孟子》）。

第三卷 1880 年出版，1926 年再版。题为：VOLUMEN TERTIUM PRO MEDIA CLASSE STUDIUM CANONICORUM（中级，经籍研习），包括：Liber Carminum（《诗经》），Liber Annalium（《书经》），Mutationum Liber（《易经》），Rituum Memoriale（《礼记》），Ver et Autumnus（《春秋》）。

第四卷 1880 年出版，题为：VOLUMEN QUARTUM PRO SUPREMA CLASSE STYLUS RHETORICUM（高级，修辞法），包括：Tres Memoriae（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Antiquae Prosae（古文），Stylus Epistolaris（简牍），Allusiones Litterariae（典故），Orationis Particulae（虚字）。

第五卷 1882 年出版，题为：PARSORATORIA ET POETIA（演说和诗歌）包括：In Litterariam Amplificationem Praeviae Notiones, Celebratae Amplificationes,

Recentiores Amplificationes, Versus Et Canutus, Descriptiones Et Cantiones, Parallelae Inscriptiones.

无论从宏大的结构编排还是包罗万象的选材来看,《中国文学教程》都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教材。《红楼梦》的英译者闵福德(John Minford, 1946~)认为《中国文学教程》是:“用西方语言写的、详细研究中国文学的唯一一本书。”在翻译与八股文有关的场景时,他借鉴了晁德莅用拉丁文翻译八股文术语的方式,甚至把晁德莅当作贾府私塾贾代儒的原型。<sup>63</sup>将《中国文学教程》作为一个整体置于汉学史、中国文学史、对外汉语教育史、拉丁语教育史、翻译史中加以考察,对其开展专题研究,探讨其编纂思想和翻译实践是今后的课题。

### 三、中——拉双语对照古典戏曲译本

《中国文学教程》中的古典戏曲译本有: Dialogi Comici (喜剧的对话,中文标题:杂剧,包括:《杀狗劝夫》,《东堂老》,《潇湘雨》,《来生债》,《薛仁贵》,《马陵道》,《冤家债主》,《慎鸾交》,《风筝误》,《奈何天》)和 Descriptiones Romanenses (叙述性的故事,中文标题:才子,《西厢记》,《琵琶记》),见表1。

在《中国文学教程》中的类别	剧名 (中文)	剧名(拉丁文)
杂剧 Dialogi Comici	杀狗劝夫	Occiso Cane Corrigens Virum (通过杀狗纠正丈夫)
	东堂老	Orientalis Aulae Senex (东方殿堂的老者)
	潇湘雨	AdSiaoEt Siang Imber (在潇和湘附近的雨)
	来生债	Futuræ Vitæ Fenora” (未来生命的债务)
	薛仁贵	Dux Sié Jen Koei (将军薛仁贵)
	马凌道	Discipulorum Solertiae Periclitatio (学

<sup>63</sup>[英]闵福德著,范圣宇译:《红楼梦》第四卷绛珠还泪,附录,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445页。

		生们的技能测试)
	冤家债主	Callidi Furis Technae (聪明的小偷的伎俩)
	慎鸾交	Bini Personati Fures (两个带面具的小偷)
	风筝误	Chartacei Milvi Lusus (纸风筝的游戏)
	奈何天	Ridicula Hominis Effigies (人的滑稽的形象)
才子 Descriptiones Romanenses	西厢记	Occiduae Diaetae Memoria (西边的房间的回忆)
	琵琶记	Manualis Chelyos Memoria (手提琴的回忆)

表 1, 《中国文学教程》中的古典戏曲

晁德莅在 *Dialogi Comici* 的序言中提及这一章的元杂剧皆选自《元人杂剧百种》<sup>64</sup>。《杀狗劝夫》，《东堂老》，《潇湘雨》，《来生债》，《薛仁贵》，《马陵道》，《冤家债主》的排列也完全遵照《元人杂剧百种》的剧目顺序。《慎鸾交》，《风筝误》和《奈何天》出自李渔的《笠翁十种曲》。《西厢记》和《琵琶记》被晁德莅划入“才子”一类，选自“十才子书”。当时的出版商出于商业营利的目的，以才子书为噱头推销图书。“十才子书”具体指哪十本，说法不一。《中国文学教程》中的“十才子书”可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元人杂剧百种》，《笠翁十种曲》和“十才子书”都是当时最流行的印刷品。这是晁德莅选译这些古典戏曲剧本编入《中国文学教程》的重要原因之一。

限于教程篇幅等原因，晁德莅采用了节译的方式。除了《杀狗劝夫》和《东堂老》两部剧保留了相对完整的情节外，其它剧本在晁德莅的节译下改头换面。例如《马陵道》，《奈何天》，晁德莅只选译了楔子部分。对于《冤家债主》，《慎鸾交》等剧，晁德莅只选译了和“偷盗”有关的一个片段。晁德莅的做法是，在说明出处（底本）后，给选译的部分另起一个名称。例如《慎鸾交》，中文部分

<sup>64</sup> 又名《元曲选》，本文遵从晁德莅在《中国文学教程》中使用的《元人杂剧百种》这一名称。

的大标题仍是“慎鸾交第二十出”。译文中，大标题被改为：“Bini Personati Fures”（两个带面具的小偷），下方用小字标注原剧译名：“Cavens Maritali Conjugio, Scena 20”（谨慎婚姻的结合，第二十场）。在这种重构之下，选译部分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原剧内容，成为《中国文学教程》这部汉语教材、文化读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现存唯一的中文——拉丁文双语对照古典戏曲译本，也是用拉丁语翻译古典戏曲篇幅最大的译本，晁德莅在翻译中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他是如何翻译的？这一双语对照译本有什么特点？他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是什么？从晁德莅翻译的文化负载词汇<sup>65</sup>可见一斑。

例如物质文化词汇。物质文化词汇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物质特色，很多词汇不仅是汉语中独有的，也是时代特有的。如“麻搭”，“火钩”，“鲤鱼连夜飞驰去”中的“鲤鱼”等。“麻搭”、“火钩”都是救火工具。《来生债》第一折磨工罗和梦见着火了：“……火夫总甲，救火，麻搭，火钩，趲水桶，救火……”。

晁德莅将这一段译为：

*extinctorescenturionesque, comprimite incendium: funes admovendos, igniarios uncinos, impellendae aquae situlas……, restinguite incendium:……*

“麻搭”被译为“funes admovendos”。funes (funis, 第三变格法) 是麻绳的意思。admovendos (admovendus, participle) 是动形词，意为“to be moved”。funes admovendos 是动形词短语，表示目的，两个词都是宾格复数形式，结合语境可以译为“move the ropes(funes) to rescue the fire”（舞动起（很多）麻绳来救火）。“麻搭”是“宾语+动词”结构的名词，“funes admovendos”在形式上呼应了这一点。funes 对应“麻”，admovendos 对应“搭”，明确地解释了“麻搭”这个名词的含义。此外“funes admovendos”这一词组既表达了使用麻搭的目的，也描述了动作和麻搭的数量，是中文“麻搭”两个字无法传递的。拉丁文描述的救火场面有了时态和语态的变化，更为生动形象。注释里晁德莅详细解释了“麻搭”和“火钩”：一个钩子上系了很多麻绳，火钩，一个挂了很多杆子的钩子，用来拖拽，翻动（倒塌的）房子碎片，以隔离火源。<sup>66</sup>

<sup>65</sup>文化负载词 (culture-loaded word) 指的是负载民族文化信息，在译入语中找不到完全对应语的词汇。根据尤金·奈达 (Nida Eugene A) 的理论，文化负载词可以分为五类：生态文化词汇、物质文化词汇、社会文化词汇、宗教文化词汇和语言文化词汇。

<sup>66</sup> 原文是：“麻搭 cannabinos rudentes unco armatos, 火钩 perticas unco armatas, ad attrahendum evertendas domus

再如典故（属于社会文化词汇）。《西厢记》（寺警）莺莺回应老夫人的唱词中有一句：“愿与英雄结婚姻，为秦晋。”“秦晋”或“秦晋之好”源自春秋时期秦国和晋国互相联姻的故事。代指政治上的联姻，后来泛指男女之间的婚姻。

熊式一（1902—1991）的翻译：“hus effecting the union between him and me”。

奚如谷（Stephen H. West）、伊维德（Wilt L. Idema）译为：“And without a ceremony coerce a harmony of Qin and Jin。”

许渊冲：“With handsome dowry I would be his wife。”

晁德莅：“Velis cum inclyto heroe conjungere connubii affinitatem et fieri T ‘sin Tsin。”

只有奚如谷、伊维德和晁德莅的译文通过音译的方式保留了“秦晋”这一典故。奚如谷、伊维德的译文“a harmony of Qin and Jin”虽然表达了秦晋之“好”，之和谐，但是缺少历史背景的补充，英语读者并不了解“Qin”和“Jin”是两个国家的名称，容易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影响阅读的流畅性。晁德莅在注释中补充了“T ‘sin Tsin”的历史背景：“两个古代的霸权，通过缔结婚姻（维持）王室（地位）。”<sup>67</sup>此外有趣的是关于这句唱词的主语，其它几位译者用的都是第一人称，即主语莺莺表示自己愿与英雄结婚姻，为秦晋。只有晁德莅用的是第二人称：velis（第二人称单数，虚拟）。拉丁语中虚拟语气可以表达假设或愿望等，velis可以翻译成：“但愿你能……”即莺莺表示希望老夫人与英雄结婚姻，为秦晋。结婚的双方是老夫人和英雄，而不是莺莺和英雄。事实上能够决定联姻，为秦晋的人正是老夫人而不是莺莺。晁德莅的翻译正好呼应了这一点，暗含了莺莺不能主宰婚姻的事实，反映了晁德莅对戏文的深刻理解。

综上所述，在翻译古典戏曲时，晁德莅不仅翻译字面意思，保留意象，还通过加注的方式，揭示词语在历史语境中的含义，帮助读者理解词语背后的中国文化。晁德莅以古典戏曲为载体，怀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理解以及宗教宽容的态度，为西方读者展现了一幅跨越元、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文化画卷。晁德莅的翻译扩展了古典戏曲的文化阐释空间，对拉丁文和中文的跨语言交流和中国古典戏曲在海外的传播有重要意义，为中西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

partes, ut ignis sic interrumpi possit.”《中国文学教程》，第 373 页。

<sup>67</sup> T’sin Tsin, duo antiqui principatus, quorum regiae familiae affinitate jungentur.《中国文学教程》，第 661 页。

## 晁德莅之《论语》的拉丁文翻译（1879）

麦克雷 Michele Ferrero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Latinitas Sinica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拉丁中心

### 1) 人物生平

晁德莅于 1826 年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拿坡里，他的家族中还有一位稍晚于他的著名意大利文学家 Angelandrea Zottoli（1879-1956）。1843 年，晁德莅加入了天主教宗教团体耶稣会，并作为传教士被派往中国。1848 年他成功地通过皇家考试，自 1853 年开始在上海的圣伊格内修斯学院向中国的学生教授天主教教义。他为在上海建立徐家汇图书馆做出了贡献，今天，对汉学家们来说上海徐家汇图书馆拥有十分丰富的资料。

他编辑了各种拉丁语文本向新的传教士教授汉语，最著名的是 *Cursus litterae sinicae neo-missionariis accommodatus* (1879-1892)，这是一批带有拉丁语翻译的中国古典文本。在五卷本中，它是中文研究的最佳工具之一：它将中文经典进行逐字翻译，拉丁文-中文一一对应，并且附加了文献和历史记录以及书面和口头汉语的对照。尽管 Soothill 认为 Zottoli “太古板”，但我们非常感谢这项工作。Cordier(考狄)说，这项工作的局限之一是晁德莅用拉丁语写作主要是为了神职人员，在这个时代，拉丁语在西方学者中正逐渐失去作为普遍语言的地位。Cordier 指出，“Fr de Bussy 已经开始了第一卷的法语翻译”（第 543 页）。事实上，Zottoli 的翻译是最后一次拉丁文翻译。

晁德莅还用中文翻译了 Emmanuel Alvarez 的著名拉丁文语法：*Emmanuelis Alvarez Institutio grammatica ad Sinenses alumnos accomodata* (Shanghai, Carvalho, 1869)。从十六世纪末到现代，Alvarez（1526-1582）的拉丁语语法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也是耶稣会士中使用最为广泛的。

在晁德莅的一生中，他编辑了一本内容详实的中文-拉丁文字典，遗憾的是，



这本字典从未发表过，在上海前耶稣会图书馆的也许仍然只是一本手稿。除了他为学生写作的作品之外，他还用中文写了一些宗教精神文本。1884 年，巴黎 Academie des oet Belles Ledelittres 授予晁德莅 Stanislas Julien Prix，以获取他的中国文学书籍。

他于 1902 年逝世于上海。

在本论文中，笔者特别关注 1879 年《论语》的拉丁语翻译，从而展示拉丁语的美感和丰富性如何为这部中国经典的翻译增添更深层次的意义。

## 2) 拉丁译本的价值

拉丁语是一门非常精妙的语言，对西方世界的学者来说它拥有 2500 年的通用历史。西方大部分的哲学、历史、宗教和文学书籍最初都是由拉丁文写成的。从公元前五世纪到 1550 年，两大主要的拉丁语使用者（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也是欧洲文化统一的一部分原因。直到随着 1517 年的宗教改革，这种统一才结束，国家诞生，随之拉丁语也逐渐被本民族的语言所替代。

到了十八世纪初，在法国革命之后，拉丁语不再是学者们的通用语言。然而它并未消失，天主教会一直在使用它。今天，许多国家在学校里教授拉丁语，拉丁语句子已经成为西方传统和心态的共同遗产：任何希望认真接触西方文学、哲学、历史或科学的学者都需要承认这些学科的拉丁语渊源。

利玛窦的《中国札记》起初是由意大利语写成，多亏金尼阁的拉丁语译本，使其在 1615 年风靡于欧洲。西方汉学的前两个世纪几乎都是拉丁语。

在晁德莅之前，最著名的《论语》拉丁文译本是由柏应理、殷铎泽、恩里格和鲁日满于 1687 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这之前，我们已知的至少两个稍早一些的翻译都还只是手稿的形式，一个是罗明坚的翻译，另一个（也许是有一些改进的同一篇）是利玛窦的翻译。

拉丁文翻译与其他语言有不同之处吗？不同的语言可以为文本添加不同的细微差别。翻译确实总是遗漏并丢失一些原文，但也可以增加和扩大原文的意义。

正如沃尔夫冈·库宾所说：“翻译是一个选择和决定的问题，是选择和可能性的问题，是历史和知识的问题”。米夏尔·巴赫金认为，基于话语发出者和接受者个人受社会文化背景影响的世界观，在任何对话中的含义都是独特的。巴赫金的对话为传播学者以新的方式认识差异开辟了空间，这种对话视角认为各种差异是人类经验的基础。不同的语言不仅是交流的障碍，也是新含义的来源。文化和交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巴赫金认为，对某一话语、文字或信息的理解，取决于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和经验。这意味着读者在文本中看到的甚至比作者投入的更多，不仅写作是创作，阅读也是一个创作过程。

因此，中文和拉丁文之间的照面尤其丰富了文本本身。拉丁语可以被视为西方文化的象征性代表。西方的文化遗产，其根源在于希腊，并且罗马人和犹太教、基督教的经典用拉丁语流传了 2000 年。拉丁语在读者耳中有独特的回响。因此，中国文化经典文本的拉丁文翻译是两个文明之间的绝美交汇。与任何其他经典一样，《论语》通过不同的阐释和不同的翻译随时间而逐步成长。

在本文中，笔者简单地列举了一些通过翻译发生的文化间对话的例子，在中文，英文（理雅各的翻译）和拉丁文（晁德莅的翻译）中选择了一些孔子的句子。这三种语言之间的比较，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揭示了孔子的深度和他广泛的吸引力。

### 3) “sapientia” and “studeo” (“知”与“学”)

儒家传统中的“学”是救赎和实现的途径。基督教的救赎来自上帝的恩典，孔子的救赎来自教育。“大学”是儒家教育和道德的基本标准。它不仅仅是“学”：孔子认为教育是美德修养过程的唯一工具。教育不仅仅是为了传达知识，同时也是为了塑造正确的行为模式，并将其内化为个人品格的一部分。“学”是成为君子的方式，也是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成为一个在道德完美和社会礼仪中寻找生命意义的人的方式。

鉴于这一概念在儒家传统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鉴赏拉丁语翻译的美感，丰富性和深度。在使用某些特定词语时，很少有其他语言可以使翻译和中文原文具有相同的风格。在晁德莅的拉丁语中，儒家传统的主要关注点，对学的热爱，表

达为“学习智慧”，“studere sapientiae”。

“Studere sapientiae”，即“学习智慧”，带有《圣经箴言》中的拉丁文声音：“disce sapientiam！”（6,6）。在以前的拉丁语翻译中，即柏应理和他朋友在1687年的那一版，它被翻译为：“operam dare imitationi sapientum =模仿智者”。所以“学习”这个词不仅仅被解释为任何学习方式，而且还是对智慧的具体研究，拉丁语是：“sapientia”。通过这种方式，从《论语》翻译的第一句拉丁语中，读者便可以进入孔子思想和教学的核心：起点是“studere sapientiae”。

1, 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理雅各：**1. 孔子说：“学习具有恒定的毅力并且运用它难道不是令人愉快的吗？”  
2. “有朋友从远方而来不是令人愉快的吗？”3. “难道他不是一个完全美德的人吗？尽管也许有人没能注意到他，他却内心没有不安。”

**晁德莅：**Confucius ait: studere sapientiae et jugiter exercere hoc, nonne quidem jucundum? Et si erunt sodales ex longinquo loco venientes, nonne quidem laetaberis? Si non, ab aliis nesciri et non indignari, nonne etiam sapientis est?

**柏应理（1687）：**operam dare imitationi sapientum et assidue exercitare sese in huiusmodi studio imitandi, none olim delectabile erit? [...commentary]. Postquam autem te excoleris tam feliciter huiusmodi cum labore et constantia, si dentur tunc sectatores et amici e longinqua regione advententes, consulturi te atque in disciplinam tuam tradituri sese, fama scilicet virtutis ac sapientiae tuae excitati, nonne tum multo etiam vehementius laetaberis et prodes omnino sensum hunc exultantis animi tui? Verum si plane contrarium acciderit at cum talis ac tantus sis, ab hominibus tamen si ignoreris, nemo te consulat, suspiciat nemo; tu interim hanc ob causam non affligaris nec indigneris; quippe contentus iss quae tibi ipse peperisti at possides securus; nihil autem de his quae extra te, alienique sunt arbitrii, laborans; none perfecti viri consummataeque virtutis hoc erit?

1.8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理雅各：**孔子说：“如果学者是不是严肃的，他不会唤起任何尊敬，而他的学识也不会稳固。” 2. “持有忠贞和诚意，为第一原则。3. “有没有朋友不等于你自己。4. “当你有缺陷，不要害怕放弃他们。”

**晁德莅：**Philosophus ait: Probus vir, non gravis, jam carebit auctoritate, et studia jam erunt sine soliditate: caput sit fidelitas et veracitas, nullumque habeas amicum haud similem tibi ipsi, et si erras, tunc ne formides emendari.

**柏应理：**Probus vir si idem non sit vir admodum serius, habeat quoque cordi exteriorem gestum motuumque omnium moderationem et gravitatem [...] scientias ac disciplinas quas tanto studio et labore acquisivit, sane non diu conservabit. [...].

Memor interim conditionis humanae, quae imbecillis est pronaque in lapsum et peccare facilis, sit e peccare contigerit, tum quidem ne timeas dubitesve corrigere quod peccatum est et cum nisu quoque ac labore surgere, perruptis generose vinculis ac difficultatibus, quibus impediri te sentis ac deprimi.

我们通过这些例子清楚地看到，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有一个更长更复杂的翻译，其中包含了进一步的解释。他在标题中说他的作品是“*versio literalis una cum explain*”（一并有翻译和解释）。这确实是那个时代的风格，我们可以把柏应理的大部翻译称为“巴洛克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晁德莅短小简洁的风格相比下柏应理翻译的复杂性。例如，“则勿惮改”，理雅各的翻译是“当你有缺点，不要害怕放弃它们”，晁德莅的翻译是“*et si erras, tunc ne formides emendari*”（“如果你弄错了，不要害怕纠正”），而柏应理的翻译是“记住人类的状况，人是脆弱的，倾向于错误，容易犯罪，如果你陷入罪恶，不要害怕或犹豫纠正错误，努力工作，你遇到的困难是阻碍你的障碍，你应当从枷锁中解脱出来”。

另一个翻译“学”的较好的例子在这可见：

1,7-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理雅各：**子夏说，“如果一个人从爱美撤回他的思想，并诚心将其应用于对善美的热爱，如果应用于对他父母的服侍，他可以引发出他最大的力量，如果应用于对王子的服侍，他可以奉献自己的生命，如果应用于他与他的朋友交往中，他的话是真诚的 - 即使他说他还没有学会，我肯定会说他已经学会了。”

**晁德莅：**Tse hia ait: *prosequendo sapientes mutans voluptatum armorem* (贤贤易色), *serviundo parentibus sciens exhaurire suas vires, serviundo principi valens devovere suam personam, cum amicis versatus loquens cum sinceritate, licet dicatur nondum studuisse sapientiae, ego certe dicam illum studuisse.*

**柏应理：**[...]tametsi forte sint qui dicant eum necdum studuisse, ego certe semper et sentiam et dicam studuisse et praeclare quidem esse doctum.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看到理雅各的“学”是“learn”，对晁德莅来说是“studuisse sapientiae”，学习智慧。柏应理只是翻译“studuisse”为“学习”。

对于孔子而言，“学习”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学习是人类成长的必要元素。然而，由于在拉丁语中，研究本身并不一定与道德改善有关（苏格拉底与诡辩派哲学家之间的冲突就是一个例子），晁德莅总是对“学”这个词的翻译作出解释：“studere sapientiae”。“Sapientia”是“学习”的对象，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知识。通过这个翻译，晁德莅使孔子更像苏格拉底，他们寻求智慧但从未写过一本书。这是孔子真正的思想吗？或者这只是西方对它的解释？中国传统的价值本身是否始终是好的，“学习”是指学习东西，阅读书籍，记忆观念，收集信息？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成为一个好人就是达到了“学”：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力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曰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1,7）

子夏说：“如果一个人从爱美撤回他的思想，并诚心将其应用于对善美的热爱，如果应用于对他父母的服侍，他可以引发出他最大的力量，如果应用于对王子的服侍，他可以奉献自己的生命，如果应用于他与他的朋友交往中，他的话是真诚的 - 即使他说他还没有学会，我肯定会说他已经学会了。”

#### 4) *perfectus vir* 君子

孔子教义的主要目的是塑造一个“君子”，一个严格遵循礼仪（礼）的人，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并通过他的美德实现它。通过以正确的方式参与社交生活成为君子。“君子”是理雅各翻译的“the superior man”（优秀的人），这是 Friedrich Nietzsche（弗里德里希·尼采）喜欢的表达方式。

他的优势来自哪里？晁德莅用“*sapiens*”翻译“君子”与智者，而柏应理使用“*probus*”（好人）。拉丁语“*sapiens*”意味着一个人已经达到了完全理性，因为他理解现实并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所以他是真正完整的人。在人类学中，人类进化的最高水平被称为“智人”（*homo sapiens*）。但对于孔子而言，并非所有属于“智人”种族的人都是“智人”。拉丁文传统中的“*sapientia*”具有非常深刻和具体的含义。它翻译了希腊语“*Sophia*”，其爱情被称为“*philo-sophia*”，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人类生活的最高目标。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智慧”是上帝的恩赐，即分享上帝自己的万能全知，“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始”（箴言 9, 10）。因此，“君子”这个词，用“*sapiens*”真正强调了这个词的理性维度，通过知识或启蒙来实现完美。也许在罗明坚未发表的手稿翻译中使用的简单词语会更好：“*bonus*”，“the good man”，其中重点更多地放在道德行为而不是知识上。

在其他段落中，“*sapiens*”这个词的针对性进一步揭示了晁德莅对儒家文本的解释。

II, 14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理雅各：**孔子说：“君子是天主教徒而不是盲目崇拜的，一个卑鄙的人是盲目崇拜的而不是天主教徒。”

**晁德莅：**Philosophus ait: Sapiens est universalis et non factiosus; vulgaris homo est

privati affectus, non universalis benevolentiae homo.

IV, 10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

**理雅各：**孔子说，“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既不为任何事情下定决心，也不反对任何事情，什么是正确的，他将遵循什么。”

**晁德莅：**Philosophus ait: Sapiens vir quoad totum imperium, nihil obstinat velle nihil nolle, aequitas est quacum adhaeret.

IV, 16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理雅各：**孔子说：“最优秀的人心灵亲近正义；卑鄙的人心灵亲近利益所得。”

**晁德莅：**Philosophus ait: sapiens vir est prudens in justitia, vulgaris homo intelligens in lucro.

14, 27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理雅各：**孔子说：“这位优秀的人在演讲中表现得很谦虚，但他的行为却超出了他的话语。”

**晁德莅：**Philosophus ait: sapiens modestus suis verbis, at excedens suis actibus.

14, 28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理雅各：**孔子说：“优秀的人行事的方式是三重的，但我不是。善良，他没有忧虑；明智，他没有困惑；大胆，他没有恐惧。”

**晁德莅：**Philosophus ait: sapientis ratio triplex; et ego nullam attingo corde perfectus, non tristatur; prudens, non hallucinatur; fortis, non pavet.

与君子，“智人”的问题相关，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描述优秀人物性格的元素。什么是孔子的“goodman”（好人）的特点？晁德莅用来翻译孔子的拉丁词再次具有深远的回音，特别是在古罗马和基督教传统中。

VII, 37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理雅各：**孔子是温和但是严肃的；雄伟并不凶猛的；尊重，而不是随意的。

**晁德莅：**Confucius comis (优雅的) cum gravitate (严肃的), severus sine asperitate, officiosus (聚精会神的) cum maturitate (成熟完备的).

根据西塞罗的说法，“gravitas”是罗马完美绅士的主要特征之一（例如 *De Senectute* 4, 10）。“Comis”是“野蛮人”的对立面，表明一个人受过教育，优雅，品味高尚，但同时温柔和蔼可亲。“恭”即“officiosus”，是具有特定背景的另一个词，来自“officium”，意思是“义务”。西塞罗最著名的哲学著作之一被称为 *De officiis*，是关于一个年轻人的道德责任的一本书。

IV, 4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理雅各：**“如果将以美德为基础，就不会有邪恶的行为。”

**晁德莅：**Philosophus ait: vere intentus in probitatem, nihil mali aget.

这里的“probitas”用于翻译“仁”，这是儒家传统中一个非常复杂的术语。

“probitas”是诚实的，是罗马绅士的正直道德。

## 5) **Decorum** (文, 耻)

“文”由晁德莅翻译为“decorum”（礼仪）。拉丁语中的“decorum”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历史。西塞罗把它作为绅士的主要特征之一，基本上用“诚实”来识别它。它表达了道德善良和适当的外在行为的混合，一种尊重传统的高贵感。在古典拉丁文本的英文翻译中，经常使用原始的“礼仪”，因为没有英文单词真正传达相同的深度。在从中文到英文的翻译中，有时“decorum”这个词也用来翻译“礼”。

与以往一样，柏应理的翻译更长，具有巴洛克式特点：“cumque viros haberet et lisis et armis claros; horum opera tam feliciter contemperavit .....”（他让人们以学习和军队闻名，并遵循这些人的行为）



III, 14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理雅各：**孔子说：“周的优势在于观看过去的两个朝代。它的规章制度是多么完整和优雅！ 我将跟随周。”

**晁德莅：**Philosophus ait: Tcheou inspexit in duas dynastias: proh quam abundans ejus decorum! ego sequor Tcheou.

在这里，我们看看晁德莅如何用“decorum”翻译“文章”。

5, 12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理雅各：**“可以听到师父对他的原则的个人展示和对他们的一般描述。 他无法听到关于人的本性和天堂之路的论述。”

**晁德莅：**Tse kong ait: Magistri concinnum decorum, possum obtinere ut percipiam: at Magistri doctrinam de natura coelique lege, non datur percipere.

孔子传统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元素是“耻”的概念，在流行文化中经常被认为是“保全面子”。在中文中，这个词是“耻”，晁德莅用“pudor”翻译。罗马传统中的“Pudor”表达了荣誉感，羞耻感和体面。这种羞耻感调节了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在古典世界中，“荣誉”是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人们准备好参加战争并为他们的荣誉而死（这让我们想起荷马的角色或者是 Vergilius 或 Livius 这样的理想型罗马英雄）。“Pudor”也指适当的性行为。Ludius, Cicero, Tacitus 和其他人反对过度放松道德行为，提出了“pudicitia”的美德。对于古罗马人而言，“pudor”的丧失导致了混乱，无政府状态和社会控制的丧失。在罗马历史中看到羞耻感（“pudor”）与法律制度（“lex Romana”）的精确性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趣的。社会越腐败，就越需要法律（“腐败的公共利益”（Tacitus），当共和国最腐败时，法律最多）。随着基督教的出现和上帝十诫的影响成为道德生活的主要动力，“法律”取代了“荣誉”成为社会凝聚力的主要工具。结果是，在西方世界，“法治”变得比“羞耻感”更重要，这种“羞耻感”被归结为私人生活领域。遵守法律也成为道德良善的标志，而对于孔子而言，善人并不需要外部法则才能做到。

II, 3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理雅各：**1. “如果人民被法律领导，并且要求通过惩罚给予他们一致性，他们将尽力避免惩罚，但没有羞耻感。2. “如果他们被美德所领导，并且按照正当的规则寻求统一，那么他们就会有羞耻感，而且会变得更好。”

**晁德莅：**Philosophus ait: si ducas illum per civiles leges, et componas illum per poenales leges, populus sibi cavebit, at carebit pudore: si ducas illum per virtutem, et contineas illum per ritus, habebit pudorem atque adeo fiet rectus.

在这个例子中，柏应理也选择了相同的拉丁词：“sine pudore”。

## 6) **Coelum, Deus** (天, 神)

“Coeli providentia” 翻译“天命”，是晁德莅的翻译“扩展原文”（巴赫金）的另一个例子。“命”是指“指令，命令”，而“providentia”是“远见，天意”，意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的行为，他知道一切，为了他所爱的人的利益而组织一切（罗马书 8, 28）。然而晁德莅与之并不是很一致，因为在 XVI, 8 中，他用“coeli numen”翻译“天命”，即“上帝的旨意”。在罗马时代这个拉丁语词的表达与中国人的意思相近，即如皇帝有权解释的天命一样。对于西塞罗来说，“propntia”是实际审慎的主要特征之一。随着基督教的意义改变，并成为上帝干预世界的同义词。

XVI, 8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理雅各：**“优秀的人有三种敬畏之情。他对天的条例感到敬畏。他敬畏大人物。他对圣贤的话语感到敬畏。” 2. “那个卑鄙的人不知道天国的条例，因此不会敬畏他们。他对伟人不尊重。他用圣人的话来行动。”

**晁德莅：**Confucius ait: sapiens tria sunt quae veretur; veretur coeli numen, veretur magnos viros, veretur Sanctorum verba. Vulgaris homo non cognoscit coeli numen,

adeoque nec veretur: parvifacit magnos viros, ludificatur Sanctorum verba.

古罗马世界中的“coelum”具有与中国“天”非常相似的含义，但随着基督教的出现成为上帝自己的同义词。在福音书中，耶稣谈到了“regnum coelorum”，用英语翻译为“上帝的王国”。（参见例如马太福音 13 章）。对于基督教翻译而言，“coelum”是“天”的保守翻译，因为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耶稣所揭示的个人创造者意义上的“上帝”。但是“God”（上帝）这个词怎样呢？在西方汉学的前几十年里，如何翻译这个词是相当有争议的，在“天”和“天主”与“上帝”的使用之间存在争论。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由于孔子在“天”（天）和“灵”（神）之间存在差异，所以晁德莅用不同的拉丁词保留了这种区别：“coelum”和“spiritus”。

III, 13 子曰：“不然、获罪于天、吾所祷也。”

**理雅各：**孔子说：“不是这样的。冒犯天的人没有人可以祈祷。”

**晁德莅：**Confucius ait: non ita; committens peccatum in coelum, non habet quem deprecetur.

VII, 21 子不语怪、力、乱、神。

**理雅各：**孔子没有讨论的主题是—非凡的事物，力量特技，紊乱和灵魂物质。

**晁德莅：**Philosophus non loquebatur de monstris, violentiis, turbationibus et spiritibus.

III, 24 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理雅各：**“我的朋友们，你们为什么对主人失去职位感到苦恼？这个王国长期以来一直没有真理和正确的原则；天将用你的主人作为钟的木舌。”

**晁德莅：**vos pauci filioli, quid angimini de amissa dignitate? imperium caret ordine, jamdiu quidem; caelum mox utetur magistro, ut sit lignea lingua tintinnabulum.

V, 13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理雅各：** 他无法听到关于人的本性和天之路的论述。

**晁德莅：** *Magistri doctrinam de natura coelique lege, non datur percipere.*

## 7) **Virtus** 道

孔子的另一个重要的词是“道”。*Dao*（道）这个词是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词汇之一。道的本义是“道路”和“方式”。从这个主要意义开始，它在古代就已经有了一种隐喻意义，即“人的方式”，即人类的道德，行为或真理。最初它的意义仅限于人类事务，社会道德，但在儒家时代的中国，“道”已经隐含地成为完美人的标准生活的象征。由于这个术语的复杂性，晁德莅有时使用“*sapientia*”（智慧），有时使用“*ratio*”（理性），有时甚至使用“*virtus*”（美德）。在下面的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到晁德莅用来翻译“道”的各种单词。

在第一个例子中，他使用“*sapientia*”，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论述“*sapiens*”用来翻译“君子”这个词。然而在 5, 21 中，他用“*sapientia*”翻译“知”，用“*ordo*”（“*order*”秩序）翻译“道”，而在 5, 28 中，用“*sapientia*”翻译“学”。所以在晁德莅的翻译中，“学”和“道”有时用同一个拉丁词来表达，证实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孔子的学和智是一样的。在“道”的另一个例子中，晁德莅用“*ratio rei*”作为表达。拉丁语中的“*ratio*”是正确的理由，是心灵的秩序，也是宇宙的顺秩序。在 1, 14 中，“道”翻译为“*virtute*”，从“*virtus*”中消融，而在 4, 3 中，“*virtus*”用于翻译“仁”。因此，这些拉丁词很容易互换并且产生联系：“*sapientia*”（智慧），“*virtus*”（美德），“*ratio*”（理性）。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拉丁文字如何把握儒家传统的核心：自利玛窦时代以来，所有汉学家都认同在中国传统中道德伦理优先于玄学。此外，任何具有古典背景的阅读者都可以感受到儒家思想与斯多葛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因为两者都声称存在一种道德正义的人必须努力遵守的天道。

让我们看看其中的一些段落。

4, 8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理雅各：**“如果一个人在早上听到正确的方式，他可能会在晚上死而不后悔。”

**晁德莅：** Philosophus ait: toparcha Ning ou tse, regno habente ordinem tunc sapivit; regno amittente ordinem, tunc insanivit: ejus sapientia potest attingi, ejus insipientia non potest attingi.

5, 21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理雅各：** 孔子说：“当他的国家有良好的秩序时，甯武子扮演了一个智者的角色。当他的国家陷入混乱时，他就扮演了一个愚蠢的人的角色。其他人可能等同于他的智慧，但他们不能同他一样愚蠢。”

**晁德莅：** Philosophus ait: toparcha Ning ou tse, regno habente ordinem tunc sapivit; regno amittente ordinem, tunc insanivit: ejus sapientia potest attingi, ejus insipientia non potest attingi.

5, 28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理雅各：** 孔子说：“十户的小村庄，有可能找到一个如我体面、真诚的人，但他并不喜欢学习。”

**晁德莅：** Philosophus ait: decem familiarum pagus certe habet fidelem et sincerum, sicut me K'ieou; at non, sicut me K'ieou, amatorem sapientiae studii.

1, 2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理雅各：** 1. 哲学家说：“孝顺和友兄的却喜欢违背他们上级的是少数人。不喜欢得罪反对他们的上司却一直喜欢挑起混乱的人是没有的。” 2. “优秀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激进的东西上。即将建立，所有实践课程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孝顺和兄弟般的服从！他们不是所有仁慈行动的根源吗？”

**晁德莅：** Yeou tse ait: sic facti homines, qui parentes colant fratresque majores, et tamen ament se opponere superioribus, rari sunt: at qui non ament repugnare superioribus, et tamen ament facere seditionem, nondum ii extiterunt. Sapiens intendit

rei fundamento; fundamento constituto, rei ratio enascitur: illa observantia in parentes et fratres, annon ipsa est exercendae pietatis fundamentum?

1.14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理雅各：**孔子说：“在食物上，成为一个完全美德的人并不是为了满足他的食欲，也不是在他居住的地方寻求轻松的用具；他认真对待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在讲话中小心翼翼；他经常光顾那些原则上他可能会被纠正的人：这样的人确实可以说是喜欢学习。”

**晁德莅：**Philosophus ait: sapiens qui vescendo non quarit saturitatem, in mansione non quaerit commoda, est impiger in negotiis et circumspectus in verbis, adit praeditos virtute ut dirigatur, poterit dici amare sapientiae studium.

4.3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理雅各：**孔子说：“这是唯一的（真正的）贤惠的人，可以爱别人，可以恨别人。”

**晁德莅：**Philosophus ait: solum virtute praeditus potest amare alios, potest odisse alios.

## 8) 其他儒家价值观

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晁德莅拉丁语翻译中的其他传统儒家价值观。

### - Cor (心)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关于人各个年龄段的著名段落。它为我们展示了中文和拉丁文之间的文字之美。在这里，重要的词“学”被翻译为“scientia”，从词根“scio”而看，意思是“知道”。古典世界中的“科学”不仅仅是实验和实验室研究。根据古典传统，scientia（“科学”）代表了知识成就的顶峰。与当代科学的意义不同，它强调实验和测量，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旨在实现更高的理想：找到普遍的真理，这是必要的，不可能是其他的。形而上学是古代最高科学。

“天命”成为“*coeli providentia*”，是天堂的计划，它在某种程度上很容易融入一个关心人类事件的全能上帝的基督教传统。心是“*cor*”（心脏），这个词在任何语言中都不仅仅是一个肌肉器官。在这种情况下，是意志（“*desidero*”）的来源和起源。柏应理翻译为“*sequebar quod cor meum appetebat*”（我跟随着我的意志）。

II, 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理雅各：**1. 孔子说：“十五岁时，我一心想着学习。” 2. “三十岁时，我坚定不移。” 3. “四十岁时，我毫不怀疑。” 4. “五十岁时，我知道天堂的法令。” 5. “六十岁时，我的耳朵是接受真理的顺从器官。” 6. “七十岁时，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而不会违背正确的做法。”

**晁德莅：***Philosophus ait: ego decem et quinque natus, tunc animum applicavi ad magnam scientiam: trigesimo anno, tunc firmus constitui; quadragesimo, jam nonhaesitabam; quinquagesimo, tunc novi coeli providentiam; sexagesimo, auris facilis erat ad intelligendum: septuagesimo, tunc sequebar quod cor desiderabat quin transgrederer regulam.*

#### - **Refero** (述)

这可能是儒家对亚洲文化的影响之一，是使其与西方不同的最明显的地方。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很自豪能够挑战古老的传统。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导揭示了上帝的创造力以及创造性的好处。另一方面，孔子以“*transmitting*”（传述）而不是“创造”为荣。晁德莅用拉丁语“*refero*”翻译，它简单地表示为“带回一些东西”，并且实际上是向前的创造性行为的反义。由于基督教的影响，翻译“信”的“*credo*”在西方传统中是一个意义特别强势的词。“*credo*”加上宾格意味着“相信某事”。*Credo* 加介词“*in*”加上宾格表达了相信意志的行为。在基督教传统中，这第二种形式用于在个人关系中相信上帝的意志行为，这种行为需要得到意志的赞成：“*Credo in unum Deum*”，“我相信一个上帝”。在这里，晁德莅使用“*credo*”加上宾格“*antiquitatem*”，这意味着他相信古代并且不需要挑战它。

VII, 1 个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理雅各：**孔子说：“一个转述者，并不是制造者，他相信并爱着先人，我冒昧地将自己与我们的老彭进行比较。”

**晁德莅：**Philosophus ait: refero et non creo; credo et amo antiquitatem, mihi sumens assimilari cum meo Lao p'ong

### -**Reforma nominum**（正名）

“正名”是另一种基本的儒家教学。对于孔子来说，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紊乱是由于缺乏对仁的价值和意义的明确教导，人与人之间的正确关系。他认为，恢复秩序的唯一方法就是按照礼仪或仪式来安排社交生活，以便皇帝清楚地知道皇帝应该做什么，贵族应该做什么，臣子们应该做什么，普通人应该做什么。这一理论被孔子称为“正名”，并且是“最重要的”。晁德莅选择“*reformare appellationem*”。“*appellatio*”是“名字，名词”，“*reformare*”是西方传统中意义非常强势的词。它意味着“重塑”，“改造”，“改革”。我们可以想一想古代基督教座右铭“*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教会必须经常改革）或被称为“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运动。第二次句子出现在文中（“名不正”）晁德莅翻译为“*si appellatio non probetur*”。“*Probetur*”是“*probo*”的被动虚拟语气，也意味着“证明有效性，表明是真实的”：每个名称必须符合现实。儒家“正名”理论与“名义主义”哲学理论之间的比较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但却导致我们对文本的主要分析过于偏颇。

XIII, 3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理雅各：**1. 子路说，“魏的统治者一直在等你，以便你管理政府。你认为首先要做的是做什么？”2. 孔子回答说：“有必要纠正名称。”3. “是的！确实如此！”子



路说。“你的标记很广泛！为什么必须进行这样的整改？”4. 孔子说：“你是多么无教养，子路！一个优秀的人，就他不知道的事情而言，会表现出一种谨慎的留有余地。5. “如果名称不正确，语言就不符合事物的真相。如果语言不符合事实，事务就不能继续成功。6. “当事务不能继续成功时，礼仪和音乐就不会蓬勃发展。当礼仪和音乐没有蓬勃发展时，惩罚将不会被适当地奖赏。当惩罚没有得到适当的奖赏时，人们不知道如何移动手或脚。7. “因此，一个优秀的人认为他所使用的名称必须得到适当的称号，这样他所说的话也可以适当地进行。优秀的人所要求的，用他的话说，即可能没有任何可以改正的事情。”

晁德莅：Tse lou ait: Wei princeps expectat magistrum, ut fungaris magistratu: magister quid prius praestiturus? Confucius respondit: quod potissimum, nonne reformare appellationem? Tse Ion exclamavit: estne ita? magister digreditur; quorsum haec reformatio? Confucius respondit quam rusticus iste Yeou! Sapiens in iis, quum ipse necdum perceperit, quippe omittentis instar. Si titulus non sit rectus, tunc appellatio non probatur; si appellatio non probetur, tunc res non perficientur; si res non perficiantur, tunc officia et harmonia non florebunt; si officia et harmonia non floreant, tunc supplicia et poenae non quadrabunt; si supplicia et poenae non quadrant, tunc populus non habet ubi ponat manus et pedes. Ideo sapiens princeps quod nominat, certe decebit denominari; et quod denominat, certe licebit peragi: sapiens princeps in suis appellationibus nihil habet quod temere sit, idque totum est.

#### - **Pietas (孝)**

古典罗马传统中的“Pietas”与中国的“孝”同样重要。它是具有“宗教义务感”（*pietas erga deos*）和“孝道”（*pietas erga parentes*）双重含义的主要美德之一。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pietas*”是英雄埃涅阿斯的主要美德。它超越了对父母的服从，并且通常包含对所有祖先的尊重感。皇帝奥古斯都和他的继任者提比略使得“*pietas*”成为他们对罗马帝国进行政治和宗教塑造的主要部分之一。英语接受拉丁语“*pietas*”，使其成为“虔诚”，从而具有更多的宗教意义。

2,8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理雅各：**子夏问孝顺是什么。孔子说：“困难在于面容之上。如果，当他们的长辈有任何麻烦的事情时，年轻人就会把他们的辛劳带走，如果，当年轻人有酒和食物时，他们会把它们放在长辈面前，这是被认为是孝顺吧？”

**晁德莅：**Tse hia quesivit de pietate filiali: Philosophus ait: oris alacritas, difficilis; quod si habeant negotia, et juniores puerique subeant illorum laborem, iisque habentibus potum et cibum majores natu alimententur, an vero hoc reputabitur pietas filialis?

#### - **Ritus** (礼)

“礼”的翻译是正确传达和表达原意的一项艰巨任务。晁德莅使用“**ritus**”这个词，拉丁语简称“仪式”。不幸的是，西方传统中的“**ritus**”（**rite**）一词通常与宗教有关，而对于孔子而言，“礼”包括所有社会交往的传统，这种传统使社会有序，人与社会建立正确的关系。实际上，理雅各用了“**propriety**”而不是“**rite**”。晁德莅更喜欢使用“**ritus**”。

对于赫伯特·芬格莱特来说，在“**Li**”（礼）的概念中体现的儒家道德的社群主义视角是一种有趣的替代，某种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完全自主的个体完全孤立地自由选择。根据芬格莱特的说法，儒家思想开发了一种原始的方式来研究一个人如何在“不强迫”和“自发地”的意义上反思地，谨慎地，自由地去思考，活动，生活。一个人作为历史背景中的“**raw material**”（原料）而诞生。学习“礼”的关键是“适应某种概念框架的过程，使他/她能够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去生活，活动以及思考”。

“作为人类存在隐喻的圣礼的形象，最重要的是我们注意人类存在中圣洁的维度。[...]人类的整体生活终于成为一个巨大的，自发的和圣洁的仪式：人类的社区。”

这意味着，为了达到最高的卓越（仁，**Ren**），拥有美德的人不应该遵循人

类自然的每一种自发的表达，而应该将它们与正确的社会形式，the Rites，（礼 Li）相融合。这些来自天的，通过“道”和社会生活的调解的，不仅仅是自发的，也不是与生俱有的。

1,1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理雅各：**哲学家说：“在实践礼仪规则时，要珍惜自然给的安逸。按照古代国王规定的方式，这是优秀的品质，它在我们追随的渺小和伟大的事物中。然而，在所有情况下都不应该被觉察到。如果一个人知道这种安逸应该如何被珍视，那么就表明它不是通过适当的规则来规范的，这同样是不可行的。”

**晁德莅：**Yeou tse ait: rituum praxis facilitm habet potissimam; antiquorum regum instituta inde sunt celebria, et parva et magna emanarunt inde. est aliquid non agendum: unice videre facilitm statimque prosequi, quin juxta ritum illam modereris, equidem non est agend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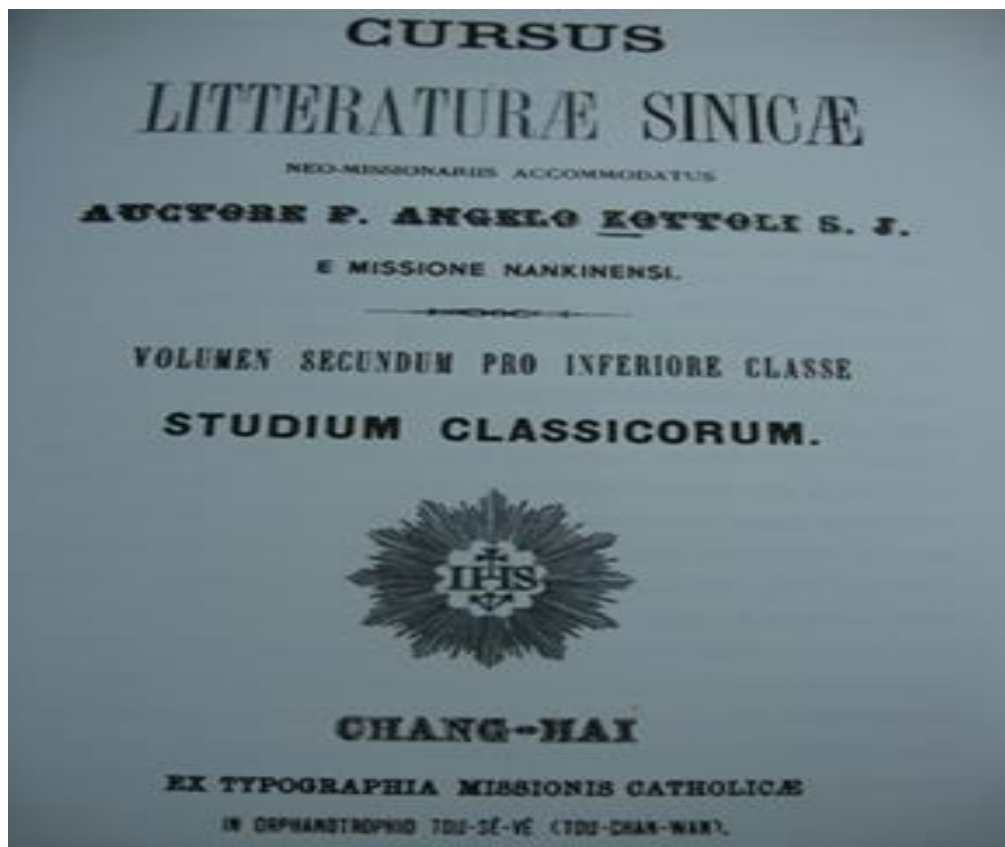
**柏应理**又是完全不同的，他的翻译更长也更复杂：“sicut toleranda non est iuris officique violation, sic in officiorum usu et dum ius aliquod exigitur, placabilitas, moderatio et longanimitas obtinent primum locum”（“违背法律或职责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在履行职责时，必须做某事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愿意宽恕，温和而有耐心。”）

## 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只是速览了晁德莅的作品及其在儒家翻译史上的重要性。从 1879 年的拉丁语文本中只选择了几句话，只是为了了解拉丁文深远的历史，它的哲学和宗教背景，是如何承载这几个世纪的重量和丰富性，并了解它是如何进一步扩展了原始儒家文本的意义范围。

几个世纪以来孔子的各种拉丁文译本的完整概要是一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西方与孔子之间以及西方与中国经典之间关系的工作。它也是一个可以更深入地比较中西古代并发现它们拥有比现在更加相似的道路的重大研究领域。

附：原书的一些照片



## 那些建国有功的古希腊神们

Rev. Dr. Anthony Wesolowski, o.s.b., EdD

曹森译

“宇宙，人类最后的边疆。这是星舰“企业号”的航程。它那五年的任务，探索新世界，寻找新生命和新文明，勇敢地向前人所未知的领域航行。”

你或许会想，这句《星际迷航》的开场白和古希腊神以及希腊文化有什么关系呢？从宗教来看，勇于去开拓其他民族不敢涉足的地方的，是古希腊人。

请允许我从定义“文化”这个术语开始，这一术语将贯穿我的整个演讲。文化是一群人所拥有的特征和知识，包含语言，宗教，烹饪，社会习惯，音乐和艺术。通过学习和分析古希腊人的这些方面，我们更好的领会了各种内化在我们对文明及其价值的理解中的要素。

尽管如今的希腊雅典在商业和文化上生生不息，而且它也是一个文化和信仰之城。但在这里曾经是有另一个城市存在过的，而关于它，我们只有那少量却诱人的点点残迹。古希腊人的世界曾经就如今日的希腊一样，虔诚而又充满宗教性。

很大程度上来看，尽管希腊雅典处于一种灭亡状态，但古希腊还是通过它的一种众所周知且离散各地的遗产——神话学，在持续地与我们对话。

“宗教信仰并不只简单地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生活的一部分，它是一个镜头，他们通过这个镜头去理解宇宙和期间万物。”(N.A.,2015)。尽管古希腊罗马的宗教是以其原始形式实际存在的，但他们是活在我们现代西方世界的文化、想象甚至是宗教中的。

希腊早在公元前 7000 年就已有人居住。希腊的部分历史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希腊是持续地被入侵的。

但是，每次的入侵并不能导致另一套神明体系的建立或者神明的替换，而是一种神学的分层。其他的神灵们会不断地加入或者与现有神的种类结合。大多数这些新加入的神源自东欧。据估算，古希腊宗教信仰中包含的男神和女神总共多达 30000 到 39000 个。

随着古希腊殖民地的开拓，它征服了许多地方，这些地域的男神和女神便被希腊宗教同化和吸纳。当提到希腊神的时候，我们通常指的是奥林匹斯山的众神们。但是其实还有许多其他的神：

原始众神，泰坦巨神和泰坦尼斯女巨神，癸干忒斯（巨灵族）和其他“巨人们”，人格化概念的神，海神们，天神们，乡村众神等等，细分下去还有更多。希腊众神十分多种多样，他们不像其他地中海周围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将神的特性与人的特点相结合了。“希腊人不排斥任何神，即使当神似乎重叠或矛盾时。”每个神都具有他或她自身独特的力量和特别的故事。

在圣经时代之前，希腊神的开发主要是在讲故事的人或参与贸易的人口中叙述的。许多的男神和女神，比如宙斯，赫拉还有阿尔忒弥斯，都曾在早期迈锡尼文明的相关作品中有被提到过。然而，今天，我们的观点将从荷马和赫西奥德的作品中得出。通过这两个人物，我们是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时代的传统宗教信仰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像其他的宗教信仰一样，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会出现发展和变迁。所以我将从小希腊民间宗教开始讲起。当听到“希腊宗教信仰”这个术语时，人们肯定会立马以为古希腊只有“一个宗教信仰”。但是我所谈及的，是他们整个的全部的信仰。我会提及的是所有希腊人的多神崇拜行为。对于他们来说，宗教信仰是与神话学相对应的。

神话学和那些讲说多有众神和他们真正信仰的希腊人是有直接关系的。无论希腊人走到哪里，他们的宗教都会随之而行，这是非常重要且值得注意的。

古希腊人的宗教实践行为十分多种多样。不同的城市崇拜着或相同或不同的神们，但这些神却拥有着不同的属性。雅典崇拜雅典娜。斯巴达崇拜阿尔忒弥斯，奉其为狩猎的处女，但在以弗所（古希腊小亚细亚西岸的一重要的贸易城市）阿尔忒弥斯则被视为是丰产与孕育的女神。科林斯崇拜阿芙洛狄忒，特尔斐崇拜阿波罗，奥林匹亚崇拜阿波罗。

希腊宗教信仰有着很悠久的历史。但到写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主要的神是哪些已达成共识。这些主神们通常指的是奥林匹斯山众神。但是，甚至连奥林匹斯山众神这一概念都很具灵活性... 有时候包含 12 个神，有时候是 14 个。一些神加入，也有一些神退出。当你进入主要十字路口或者神

圣的树林时，会发现有为神而建的神殿。

尽管希腊男神们和女神们的数量浩如烟海，我们仍要记得的是，创新或新奇的理念是与此无关的。希腊人的宗教信仰是灵活的也是传统的，你不能任意的摆弄它。

传播最广泛的公共敬神行为就是献祭。每个希腊人都会举行献祭，尤其是以动物之血来献祭。当然献祭还有很多种其他的形式，但大多数古希腊人都致力于用动物之血来献祭。

此外，寺庙也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那样的。寺庙不是一个人们聚集起来去祈祷的拥有特定结构的区域，而是动物被屠杀的地方。它们就像是一个大型的公共烧烤场地。由于这些，当你走近寺庙时，便会提前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这种味道就好像是如今那些准备和提供臭豆腐的亚洲餐厅一样。在你到达这些餐馆之前你就已经知道那里发生着什么了。在献祭中，动物们不断地被宰杀并被烤焦。几乎你能想到的任何动物都会被献祭给这个或那个神。

当我们在神话中被告知某个动物对某个神来说是神圣的，这意味着那是神先要献祭给他们的首选动物。通常的做法是给神提供血液，骨头和肥肉，兽皮和肉留给祭拜者。所以，如果你想要某种肉来当晚餐，你便可以将这种动物带到寺庙里用来献祭。当然，一部分肉将会给主持献祭仪式的牧师。

同时，这里还有一些贡品。贡品是由祭拜者制作的献给神的手工制品，且可以是任何东西。为什么做这些呢？这些献祭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祭品被供奉给神，有时是因为得到了好处而感谢神，有时候是要主动向神屈服道歉。一些人提供象征性的身体部分为治愈或者期待可以治愈。

献祭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私下的。如果是公共的献祭，一般是为了一些大事比如求雨或者祈求军队胜利。如果是私下献祭，便可以是为了私人的事情，比如为了你自己或者你的家庭。

他们确实有祷告者，但都是高度形式化和仪式化的。祷告者是几乎没有什么自发性的。大多数祷告者可能都已被记住了。此外，大多数寺庙只有兼职牧师。他们还有其他的工作，通常是担任公共行政人员。

宗教信仰所宣扬的首要美德是对神的尊重。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庄严的，是崇高的，你需要去尊敬他们。这些信仰的人们是真正相信这些神的存在的。所以，

你千万不要想着去亵渎你邻居的神殿，以免惹恼他们的神。如果你打破了神圣的界限，你就会变得“不纯洁”。这会被认为是很严重的罪过。

希腊人有很多宗教性的和公共的节日。大型活动可能每年... 每两年... 或者有时候每四年举行一次。雅典人每年会有 60 个不同的节日。

对于那些需要更多的宗教信仰而不是而不仅仅是燃烧献祭这种形式的人们，希腊人发展出了秘密崇拜。这种崇拜增加了教义、来世、集体崇拜和精神相交。它被认为是秘密崇拜是因为一旦你加入便不能与外界讨论它。

尽管如此，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神准备适当的宗教仪式和祭品，以避免遭到谴责与报复。希腊宗教很大程度上是面向世界的。如果有关于来世的信仰，它们也只是外围的，而不是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

记住阿基里斯在伊利亚特里说的话：“我宁愿做一个日工，为一个不太富有的人工作，也不愿做众多死人的主人。”对于希腊人来说，活着才是更好的。他们对于死后的生活并不谈论太多。

对于希腊人来说，宗教确实指出了死人将要去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地狱是每个人死后都会去的地方。那里给人的感觉是寒冷、黑暗和潮湿的。地狱之门是由一条有三个头的地狱犬看守的。它会摇着尾巴迎接新来者，但却绝对不会让他们离开。

为了进入地狱，是需要一个适当的葬礼的。此外，在大地和地狱间有一条河，叫冥河。

然而，还有一条河，就是比地狱还要深的吐阿塔拉斯河。这个地方是留给最坏的人的。此外，还有个地方叫做极乐世界，在荷马史诗中简单的提到过。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专门为最好的人准备的。我相信荷马史诗中说过的墨涅劳斯（斯巴达王）去到了极乐世界，而其余的人都去往了地狱。

现在我想介绍一下古希腊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宗教和神话的，以及这些对创造文化和信仰体系的影响。请记住，我们正在看的是早期的希腊宗教。他们的宗教是会随时代而变化的。

尽管我们有考古学的帮助，荷马史诗仍是我们了解早期希腊人对神的看法的最好资料来源。我将从追寻神的道德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希腊神既不是道德的存在，也不是不道德的存在。他们是与



道德无关的。他们有权利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因为大多数神都有他们自然力量的起源。自然并不是以可预测的方式运行的。既然自然不是道德的，那为什么诸神会是道德的呢？

在荷马时代，诸神是超强大的存在，他们以人类的形式出现。事实上，他们在各方面都是人。他们会生气，会悲伤或开心。他们有人类所拥有的所有缺点。所以在诸神和人类之间有何区别呢？

超级力量和超长的生命。对，就是这些！

所以我们不能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待希腊众神，因为基督教的神是道德的标准。希腊神能逃脱那些人类无法逃脱的惩罚。在希腊宗教中，有个补偿或交换的概念。

我之前提到或暗示过古希腊人会向众神献祭并且这样众神会觉得有义务去为你做些好事。你帮他们一些忙他们便会为你做些好事。这就是荷马史诗中众神的运作方式。

记得在伊利亚特中，阿卡门农把国王的女儿克利西斯作为他的战利品。于是国王向阿波罗献祭。阿波罗便感到有义务去帮助国王。如果神什么都不做的话，将对它们的名声造成可怕的影响。众神对自身荣誉的在意与人类对其荣誉的在意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说，众神生活在一种羞耻文化中。神也没有因为道德原因而去惩罚人。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他们的荣誉的，这就是神的行为之道。

希腊词“*Theos*”通常翻译成“上帝”。但是“*Theos*”最初的时候不是一个名词。它是个形容词。它是按形容词来用的。它是用来断定某事的。“*Theos*”其实就像是绿色或棕色这个词一样，是在描述某事。所以“*Theos*”是人类无法理解的。

诸神经常使现代人不安的一个因素是他们总是介入人类社会。你看过《特洛伊》这个电影吗？神的观念持续不断的干预人们的生活，导致电影制作者把男神和女神都排除在电影之外。但当你读到《伊利亚特》或《奥德赛》的时候，神是总在其中的。他们几乎是在消除自由意识。

在荷马的作品中，当人死去时，他们似乎是孤立无援的受害者。但是在荷马和他的听众眼中却看不到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尽管有神介入，他笔下的人物却是能控制他们自身的行为的。

对于荷马和他的听众来说，是有“多元决定论”这一信念的存在。形成“多

元决定论”的原因有两个：神和人类。

想想出埃及记，法老有自由意志吗？神和人这两者并不是两者选其一，而是同时存在的。并且这是王权被他们接受的。如果神介入，这一观念会使这件事变得对于他们来说更加重要。

那么，现在来看赫西奥德和神有什么关系呢？他在神谕中为众神构建了一个框架，包括他们怎样形成的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以一种非常系统的方式将其呈现出来。他相信这些神是在不同的时间分别出现的。但是他不只是通过神话来讨论神，这些神反而是被更多的经验证据联系在一起。他谈论每天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并将其与神相联系。他用神来解释日常生活中那无情的事实。请记住：荷马只是在讲故事。但是赫西奥德是在用这些故事去教会人们一些东西。他在用“神学”去试图教导人们如何成为好人。

不要因为神在那些时代里是无关道德的，就认为希腊人对道德不感兴趣。他们是关心道德的。他们只是没有严格的教条或者权威之书，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对错之分。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希腊人如何看待和理解他们宗教中神话。他们是真的相信这些故事吗？对于这一时期的希腊人来说，宗教是神学的对应物。以人类的形式呈现神灵会使这些神对于人来说更易于接受。将这些神人格化使希腊人能够与那些比他们更高或者更低的神有了联系。但是这并不包含对希腊神真正形式及本质的整个认知内容。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去描述和谈论希腊神的手段和方法。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做的。

当我们看希腊神话的时候，很有趣并值得一提的是，爱与战争，暴力与性是与希腊神话有深刻联系的。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这些因素会有联系呢？我认为，希腊人相信深刻、热烈的感觉食欲人的思维和情感有错综复杂的联系。强烈的欲望、极大的恐惧或者巨大的仇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与人类相关的。这样的话，希腊神话中的故事和任务就会显得真实而具体了。

我相信这是这些事情历经多个世纪还在人们脑海中存留的原因而且确定了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并延续至今。希腊神话告诉我们了一些有关我们如今所处现实世界的事情。它也同时告诉我们了一个乐观和悲观的形式。

一个主要的教训就是，在读其中任何一个故事的时候，都是对个人道德对立

于国家和法律这种强加道德这种质疑的一种治疗。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怎样解决这些关于什么才是最佳行为的难题呢？这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都是由古希腊神话来解决的。并且，当他们在展示他们的神话时，我们会感觉到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神到底是谁。因为古希腊人知道，控制我们生活的力量并不在此。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希腊人穿越 3000 年历史与这代人对话，他们提出一些问题，即使不去想答案，这些问题也是有关这世界上最令人不安的永恒问题的。希腊文明在公元前 7000 年便在我们的地球上出现，并且直到今天都在一直持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此，愿他们对我们文明的影响“长盛不衰”。

## Veni Vidi Vici-恺撒拉丁语名言的背景与现今的嬗变

Michelle 杨俊 (相伯文化)

### 发音

Veni, Vidi, Vici 拉丁语读法分两种，古典式读法/'we:ni 'wi:di 'wi:ki/，教会式/'veni 'vidi 'vitʃi/。英式读法为/'vi:nai 'vi:dai 'vi:sai/。

### 拉丁语法

venire, videre, vincere 使用了第一人称单数现在完成时，分别为不定式形式的“来，见，征服”，并且使用三节连环加强语气法和重名法。

### 背景

这三个拉丁语动词的意思分别是：“来”、“见”、“征服”的第一人称完成式。这句是公元前 47 年 8 月，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 (Julius Caesar) 在泽拉 (Zela) 战役中打败本都国王法尔纳克二世 (Pharnaces II of Pontus) 之后写给罗马元老院的著名捷报。他以三个双音节的拉丁文词汇，写成了这句口号。这封信常被认为是军事史上最简洁有力的捷报。

*当时的恺撒率领 3 个军团前进，在泽拉附近的一场激烈战斗中完全摧毁了法尔纳克的军队，并迫使他逃回本都。为了告知罗马他取得的如此神速的胜利，恺撒写给他的朋友格奈乌斯·马蒂乌斯 (Amantius) 这三个词：“VENI VIDI VICI”。*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伟人传》，恺撒传 50-2

### 嬗变

“我来，我见，我征服”这句话的变体经常被引用，也常被用于音乐、艺术、文学和娱乐等领域。自恺撒时起，该句便被用于军事场合，17 世纪的维也纳战役之后，波兰国王-让三世-将该句稍加改动，是为“venimus, vidimus, deus vicit”

（“我们来，我们见，上帝征服”）；2011年，对于穆阿迈尔·卡扎菲之死，希拉里·克林顿说到，“我们来了，我们见了，他死去”（“We came, we saw, he died”）。

这句话天然的韵律感使其被用在了音乐中，经年较有名的作品，从1724年汉德尔（Handel，生于德国的英国作曲家）的歌剧恺撒大帝（Giulio Cesare）的开幕式，“库里奥，凯撒来，见，且征服”（Curio, Cesare venne, e vide e vinse），到1940年代的歌曲《让我忆起当初·那些傻事》以及《街机（mame）》主打歌的“你来，你见，你征服”，即使在当代，对于Jay-Z这样的艺术家（在返场中）和荨麻疹乐队（The Hives，一个瑞典摇滚乐队）的《Veni Vidi Vicious》（《我来我见我邪恶》）专辑。

电影、文学也多有引鉴，那首法国诗人维克多·雨果写于1843，他19岁的女儿Leopoldine死后，名为“Veni, Vidi, Vixi”的诗歌，意为“我来，我见，我活过”，和第一首诗篇“J'ai bien assez vécu...”，大致可以译为“我活的够久了”。

1984年一个美国电影《捉鬼敢死队》主人公Peter Venkman给出了一个幽默的变体，“我来，我见，我踢鬼的屁股”，这句也成为美国电影学会100年100部电影语录评选的400个提名之一。

2010年一款名为Fallout New Vegas电子游戏的最后一个主要任务的名称也用了这句话“Veni, Vidi, Vici”。如果玩家角色选择站在帝国主义奴隶社会的恺撒军团这边，整个场面就会模仿罗马帝国在第二次胡佛大坝战役期间。

在2019年，在PlayStation 4中另一款名为“Call of Duty - Black Ops 4”的电子游戏中，就曾用了这个“VENI, VIDII, ZOMBIE!”引用的衍生作为僵尸游戏模式。

如今这句极具霸道、王道、霸王之道的“veni vidi vici”的后两个单词成了一个

韩国美容品牌 VidiVici。被人称为“Madam Lee”的 Lee Kyung Min，是崔智友、李英爱、宝儿等韩国一线明星的御用彩妆师，是韩国数一数二的明星级彩妆师。她早于 1980 年代念书时就开始兼任彩妆师助手，她有感韩国仍然以欧美彩妆品为美容界的主流，亚洲女性难以从中找到适合的彩妆品，于是在 2005 年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并以凯撒的拉丁语名言“Veni, Vidi, Vici”的“Vidi Vici”作为品牌名称。没想到吧！

最后特别推荐一首节奏感强，拉丁文听起来舒服，合音配合绝妙的《veni vidi vici》歌曲，由 Highland 组合演唱。可以一试哦！下面附上歌词及蹩脚的翻译，凑合着看吧！

Veni Vidi Vici

veni vidi vici sai sei belloimpossibile

我来到，我看到，我胜利你知道你美丽而不可企及

veni vidi vici, sai sei bello sicuro di te

我来到，我看到，我胜利你知道你美丽又充满自信

tu mi sorprendi cosi, come tu mi affascinini

你如此令我惊喜你如此令我着迷

m'namoro, ti adoro perch?sei cosi...

现在我已陷入爱情，我爱你，因为你是如此的...

veni vidi vici sai sei belloimpossibile

我来到，我看到，我胜利你知道你美丽而不可企及

veni vidi vici, sai sei bello sicuro di te

我来到，我看到，我胜利你知道你美丽又充满自信

tu mi sorprendi cosi, come tu mi affascinini

你如此令我惊喜你如此令我着迷

m'namoro, ti adoro perch?sei cosi...

现在我已陷入爱情，我爱你，因为你是如此的...

I used 2 have a dog, a littlepuppy

我曾有一只狗，一只可爱的小狗  
he was so warm and oh so lovely  
他是如此的可爱又如此的温暖  
neighbors couldn't stand him, I had 2 give him away  
可是我的邻居无法忍受他，我只好将他送走  
he never came back, no matter how I prayed.  
无论我如何祈祷，他却再未回归  
now I understand and got a new friend  
现在我已经觉悟并且得到了新朋友  
his name is Destiny to the very end  
他的名字叫 Destiny，直到永远(话说 Destiny 有命运的意思...)  
thank you algh for giving me birth  
非常感谢你赐予我生命(algh 应该是 a lot 的连读)  
now Destiny gets what he deserves  
现在 Destiny 已经获得了他所应得  
sai sento che, non mi resisti  
你知道我有所感知，却无从控制  
quando sara che tu mi conquisti  
你将何时把我征服？(这里，翻译时把 quando 换成了 quando)  
bello impossibile, cosi sicuro di te  
你美丽而不可企及，又是如此的自信  
bad times are here, good times will come  
坏日子已在眼前，好日子终将到来  
believin' tha lord knowing your life is short  
相信主深知你生命之短暂(believin'应该是 believe in 连读)  
u will not cry, u gonna smile  
你不会再哭泣，你终将展露笑颜  
u say elhamdulillah and not why  
你说着 elhamdulillah，不再需要原因

(elhamdulillah 这个词字典里好像没有，听读音可能是哼着小曲儿的那种感觉，又可能是别的词的缩写什么的，那就知道了。)

did you ever loose a person u really needed

你是否曾失去一个你真正需要的人？

I know, u thought your life is not completed

我知道，你认为你的生活不够完善

this is the life and I will survive

但这就是生活，而我将继续生存

non credo che, é un'illusione

我并不认为那仅仅是幻想

ti vedo e, sento la passione.

我已经看见，并感受到热情

salta il cuore dentro noi mentre dici che mi vuoi

当你说要得到我，我们的心脏就开始剧烈的跳动

veni vidi vici, sai sei bello impossibile

我来到，我看见，我胜利，你美丽而不可启及

veni vidi vici, sai sei bello sicuro di te

我来到，我看见，我胜利，你美丽又充满自信

tu mi sorprendi cosi, come tu mi affascini

你如此令我惊喜，你如此令我着迷

m'inamoro, ti adoro perche sei cosi...

我已陷入爱情，我爱你，因为你是如此的…

veni,vidi,vici!

我来到，我看见，我胜利！



## 拉丁语：优秀文化影响力生成的案例研究

麦克雷 Michele Ferrero

对于如何扩大和提高自身文化的影响力，中国当前还处于探索时期，而拉丁语作为优秀文化影响力生成的案例，值得借鉴和学习。

从公元前 753 年古罗马建立一直到 17 世纪末，拉丁语都是日常使用的语言（例如，英国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就用拉丁语撰写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并于 1687 年首次出版）。

今天，虽然拉丁语并非任何一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但许多国家仍然在使用它。在西方世界，掌握拉丁语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志。事实上，五种重要的语言，包括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罗马尼亚语，都是拉丁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体。据估算，全世界共有超过六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约九亿人在使用这五种语言。其中，西班牙语 4.5 亿，法语 1.18 亿，葡萄牙语 2 亿，意大利语六千一百万，罗马尼亚语两千一百万。此外，拉丁语对英语的影响也很大，英语中有 65% 的词汇来自拉丁语。直到今天，尽管日常对话中已经没有拉丁语的踪影了，但它仍然被广泛地运用于法律、科学、医学、哲学、宗教研究、历史和文学文本。

为什么拉丁语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一现象背后有诸多因素。我总结出七个使拉丁语成为西方世界通用语的因素，希望对汉语的传播有参考价值。

- 一，拉丁语被不同时代的众多国家而非单单一个强大的帝国所使用；
- 二，它被非母语使用者当作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工具；
- 三，它被当作媒介，供非母语使用者用来交流信息和思想，尤其是商人和学者之间；
- 四，用拉丁语书写的文献涵盖了对全人类有重大意义的内容（宗教，科学，政治学，法律）；
- 五，被基督教用来传教；

六，它有专门的教师和语法书；

七，它使用罗马字母。

意识到英语也拥有众多相似的特征。

### 1. 拉丁语被不同时代的众多国家而非单单一个强大的帝国所使用。

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希腊语是地中海国家的通用语言。西塞罗建议他的儿子将希腊语作为一门世界语言去学习，就像今天的中国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学习英语；《圣经 新约》是用希腊语书写的；所有人都在学希腊语；据苏埃托尼乌斯记载，凯撒大帝遇刺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希腊语。

拉丁语最初是居住在意大利半岛上的拉丁姆人使用的语言。拉丁姆地区包括罗马。随着罗马共和国不断强盛，拉丁语逐渐成为整个意大利乃至罗马帝国的主要语言。

罗马帝国瓦解（公元 476 年）之后，拉丁语作为国际交流的工具仍然被使用。约公元 800 年，法兰克人查理曼大帝使用拉丁语统一了基督教罗马帝国。

公元 700 至 1000 年之间，作为欧洲文化中心的修道院接受并使用拉丁语传播古代智慧和新思想。

1300 至 1600 年之间，在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王公为争取更多的自治权而战，当地语言也随之发展。但是学者和科学家需要一门语言来交流，因此他们仍然使用拉丁语。

拉丁语的终结是出于政治的选择，是无奈的选择。语言的变化既有自上而下的，也有自下而上的原因。我们来看看这些变化是如何产生的。

**法国：**在十六世纪，法国开始推广法语，禁止使用“拉丁语和意大利语”。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于 1539 年颁布《维莱科特雷法令》，规定了法语为书写法律和行政文件的官方语言，取代了拉丁语的位置。随着法律术语的普及和变格系统的消失，这种方言成为中古法语。随后一段时间的统一、规范和纯化，17 世纪至 18 世纪的法语被称为古典法语，尽管很多语言学家简单地将 17 世纪以降的法

语称为“现代法语”。

**西班牙：**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在西班牙北部和中部的许多地区出现了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语，作为拉丁语口语，流传下来。最终，在十三世纪的托莱多市使用的方言成为标准的书面语。随着收复失地运动，这种北方方言传到南方，几乎完全取代或者说吸收了当地的罗曼方言，同时它借用了许多摩尔阿拉伯语中的词汇，并且受到了莫札拉布语（生活在摩尔人领地上的基督徒使用的罗曼语）和中古西班牙犹太语（拉地诺语）的影响。由于卡斯蒂英雄们（包括赫赫有名的费尔南·冈萨雷斯与罗德里戈·迪亚斯·德·维瓦尔）在收复失地运动中的战功，卡斯蒂人及其语言的声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关于英雄的诗歌在卡斯蒂人中被传颂，甚至传到了其方言区以外的地区。在十三世纪，卡斯蒂国王阿方索十世（鼎鼎大名的智者）在其位于托莱多的宫廷迈出了实现卡斯蒂语标准化的第一步。他在宫廷里召集了一批抄写员，指导他们用卡斯蒂语写作，撰写了大量关于历史、天文、法律以及其他知识的书籍。安东尼奥·德·内夫里哈写了首部西班牙语语法书，《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语语法》，并于1492年将它献给了伊莎贝女王（西班牙语：Isabel I la Católica，1451年4月22日—1504年11月26日）。据说，伊莎贝女王很早就意识到了语言作为帝国霸权的实用性，并预言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兴起的帝国。

**意大利：**意大利语起源于拉丁语。与其他众多的罗曼语言不同，意大利语保留了拉丁语中的长、短辅音。如同其他的罗曼语言，意大利语中的重音也是有区分作用的。就词汇而言，意大利语是罗曼语系中与拉丁语最接近的。后人公认的意大利语第一次被规范化是在十四世纪初托斯卡纳作家但丁·阿利吉耶里使用当地的方言佛罗伦萨语创作的作品里，这种语言后来成为人们熟知的意大利语，在但丁的作品中首次被正式使用。但丁的史诗，被另一位托斯卡纳作家乔凡尼·薄伽丘冠以“神”（Divine）字修饰，后以《神曲》为世人熟知，风靡意大利，而但丁的书面方言成为了“经典的标准”，凡是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都能理解。到今天，人们还是将意大利语的标准化归功于但丁，因此佛罗伦萨方言成为了意大利官方语言的基础。历史上，意大利实现统一之前，许多意大利州都将意大利语

作为官方语言，逐渐取代了拉丁语的位置，甚至在意大利被外国人统治时期（如西班牙统治的那不勒斯王国，或者奥地利人统治的伦巴第—威尼托王国），即使当时的民众都使用不同的语言和方言。意大利语是奥匈帝国中承认的官方语言之一。

**葡萄牙：**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士兵与殖民者将拉丁语带到西伊比利亚半岛之时，葡萄牙的语言就开始发展。古葡萄牙语，也被称作加利西亚—葡萄牙语，在罗马帝国衰败之后和五世纪蛮族入侵时期，开始从其他罗曼语言中逐渐分化开来，并于九世纪左右出现在书面记载中。到了 13 世纪，加利西亚—葡萄牙语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语言，拥有自己的文献，并且分裂为两种语言。就音系学、形态学、词汇和句法而言，葡萄牙语本质上是拉丁语方言受其他语言——即罗马统治之前，使用的当地的加利西亚语——的影响产生自然变化的结果。1143 年，莱昂王国承认葡萄牙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后来与加利西亚合并，由阿方索·恩里克斯出任第一任国王。1290 年，迪尼什国王在里斯本创建了葡萄牙第一所大学（又称 *Estudo Geral*），并规定优先使用葡萄牙的语言，而非拉丁语，简称为“通俗语言”（即通俗拉丁语），即为后来的葡萄牙语。

**罗马尼亚：**1901 年，罗马尼亚语言学家 Ovid Densusianu 创造了术语“色雷斯拉丁语”，指的是在罗马尼亚最早使用的方言，即公元 4 至 6 世纪之间巴尔干地区使用的通俗拉丁语，这种语言拥有其独特性，最后演变成古罗马尼亚语。罗马尼亚语中超过九成的功能词，八成的副词和近七成（68%）的形容词都源于拉丁语。

以上提到的语言都“简化了”拉丁语。简化的过程中，变格消失了（或许是因为纸的出现），中性词消失了，介词、代词、和冠词的多种多样的用法也消失了。

## 2. 它被非母语使用者当作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工具。

罗马帝国治下的当地臣民首领希望与强大的征服者沟通。然而，在那些精兵

强将里，军官们只说自己的语言，如果你听不懂，他们就再抬高声音。

罗马帝国以及基督教罗马帝国带来了秩序、发展、和平与进步。每个当地族群的首领都希望能融入帝国，因此他们学习并使用拉丁语。

### 3. 它被当作媒介，供非母语的使用者用来交流信息和思想，尤其是商人和学者之间。

拉丁语并不仅仅是强大帝国的象征，更是一种用来交流的有效工具。在中世纪，欧洲所有的大学里，科学家和作家都使用拉丁语。甚至在罗马帝国以外的一些地区，如波兰，也使用拉丁语。

拉丁语书写的资料文献都太重要，让人无法忽视，拉丁语的文献汗牛充栋，也不可能尽数翻译。因此，它们都成为了高等教育的工具，医学、法律、哲学中都保留了拉丁语术语和词汇。到 1700 年，作为交流的工具，拉丁语被学习和使用。例如，利玛窦的日记，还有西方语言首次翻译的《论语》。

另一方面，拉丁语成为统治阶级的语言。在 1830 年左右，意大利最著名的一本小说中就有这样的描写：一个农民向律师抱怨统治阶级使用拉丁语欺骗底层的穷人。

### 4. 用拉丁语书写的文献涵盖了对全人类有重大意义的内容（宗教，科学，政治学，法律）。

直到今天，在科学和法律术语以及大学教育中仍然使用拉丁语，甚至一些学校和研究机构都有自己的拉丁语座右铭。比如下面：

*“学习拉丁语的目的，就是为了阅读拉丁语撰写的文献。”——玛丽 比尔德  
(古典学家)*

可以说，拉丁语的文献涵盖了人类知识宝库中最重要的内容，宗教、科学、政治学、法律和历史。

启蒙运动称中世纪为“黑暗”的中世纪，而拉丁语文献最伟大的部分与所谓的黑暗有关。但是，就拉丁语撰写的文献总量而言，古罗马人撰写的只是很小一

部分。二十世纪以来，拉丁语被称为“死亡了的语言”，因为没有人日常生活中用拉丁语交流。

尽管有很多拉丁语文献已经有了优质的翻译版本，并且能满足研究的需求，鉴于这些文献对全人类的重要性，我们仍希望有人能读懂原文。

## 5. 基督教使用拉丁语传播教义。

拉丁语曾经被历史上最重要的宗教团体基督教使用。原因很简单，耶稣基督的追随者遍及天下，需要有一门国际语言进行交流。

最初，跟地中海地区的所有人一样，基督教也使用希腊语。《新约》——《圣经》的一部分，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到了4世纪，基督教开始使用拉丁语，因为它已经成为了国际通用语言。同时，它也不再是上层阶级专属语言了，为各个阶层的民众所用。

尽管不懂其语法，农民也用拉丁语歌唱和祈祷。它不再是有统治阶层的语言，而是饱含兄弟情谊的语言。英国作家吉尔伯特·基思·彻斯特顿(G.K.Chesterton)，在《罗马的复兴》一书中认为罗马帝国衰落之后，是基督教使罗马传统得以延续。

## 6. 它有专门的老师和语法书。

从古代起，罗马人就专门研究如何教授拉丁语。其他民族都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罗马人编写教材，专门讲如何教拉丁语，例如古罗马最有成就的教育家昆体良，就编写过拉丁语教材。

罗马人向希腊人学习，并且发展了一门科学，叫做“语法”，指的是一门语言的一套结构规则，它规定了词汇、词组和从句组成的规则。

## 7. 拉丁语使用罗马字母。

罗马字母，不同于它的书写，在发音上是很灵活的。这也是为什么它被用来标注拼音。这也是使得拉丁语言广泛传播和使用的一个因素。

## 结论

拉丁语作为一种优秀文化，它的影响力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我们可以把它拿来和今天的汉语做比较吗？

今天的世界变得不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便宜且唾手可得的翻译手段（电子，谷歌等）。你并不需要讲一门语言去和其他民族的人沟通。交流的方式在变化。

另外，拉丁语给使用者提供了一种观念，即，一门语言不再只属于一个特定地区，而是属于全人类。“罗马拉丁语”存在过，但它不仅是拉丁语。就像“英式英语”，不仅仅是英语。

拉丁语，如同英语，当被用来表达跟拉丁语或英语发源国不同的、对立的甚至是反抗的思想时，就真正变成了一门世界语言。那时，它才真正地变成一个交流的工具，而不是征服者统治的工具。

# 明末清初拉丁语在中国

张西平 - 马佳琪

## 一、拉丁语传入中国

拉丁语最早进入中国是在元朝。

当时，来自意大利的方济各会传教士孟高维诺在元朝的大都建立了教堂，在当地积极地传播天主教。元大德九年（1305年）他给友人的信件中提到，他已收养了数十名幼童，这些幼童年齡在七到十一岁不等，他们的父母都是异教徒，没有信仰。他为这些幼童受洗并教授他们拉丁文以及宗教礼仪。这是可以找到的，关于中国拉丁语教学最早的记载。

元代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主要是在蒙古贵族中传教，当蒙古人离开中国时，天主教也随之消失在中国。直到之后的大航海时代，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天主教各个修会的传教士们再次来到中国沿海，也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明中后期，随着葡萄牙人的贸易船只来到中国，且逐步在澳门获得了停泊贸易以及建房居住的权利，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来到澳门。随着人口增长和当地居民的需要，耶稣会在澳门创办了第一所小学，在几年之后，这所小学里开设拉丁语教育，这也是“天主教在华创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也是中国大陆最早在学校进行拉丁语课程教学。1594年，澳门圣保禄学院正式成立，这是澳门的第一所高等学府，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西式高等学府，拉丁语教学是这里的基础性课程之一。

同时，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并且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有一些信教的文人也开始学习拉丁语。例如晚明著名的文人吴历（吴渔山）信教之后就曾跟随传教士柏应理到澳门学习拉丁语。现在依旧能看到当时他留下的学习拉丁文的诗篇：

*“灯自远方异，火从寒食分。”*

*试观罗马景，横读拉丁文。”*

进入清朝，拉丁文在中国并没有如元明交替之际一样销声匿迹，相对得到了更多来自官方的关注。拉丁文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书中是在康熙二十



七年（1688年），《熙朝定案》中记载“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理藩援奉旨：朕看所用西洋人真实而恣可信，罗刹着徐日昇去，会喇第诺文字，其文妥当，汝等也行移文，往说罗刹。”此处的“喇第诺文字”即是拉丁文。

中国内地最早开办拉丁文班也是在康熙年间，由于与俄国的外交关系的需要，康熙皇帝令耶稣会士巴多明开办拉丁语班，并且招收满族弟子学习拉丁文。从这里可以看出，清朝初年拉丁文在外交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政府与俄国所签署的《尼布楚条约》是清政府最早与欧洲国家签署的一个平等条约，这个条约是以拉丁文来签署的，在签署这一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在清宫的耶稣会传教士徐日昇和张诚起到了重要的翻译作用。

以上便是明末清初（16世纪末—18世纪早期）时期，中西文化早期交流中，拉丁文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拉丁文这一语言在中国产生的影响。

## 二、一些拉丁文相关的文献著作

第一个在中国出版拉丁文著作的是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的《西字奇迹》，此书是利玛窦应明代版画家程大约的邀请，而为他所撰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利玛窦展示了四张天主教的绘画，同时用拉丁文将这四张画的文字解释标注出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公开出版的拉汉对照文献。

最早出现的拉丁字母和汉字的注音词典也和利玛窦有关。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他们到达澳门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学习汉语，因此编制汉语-西语辞典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的《葡华词典》是最初的尝试，在词典的正文部分，每一个中文都有罗马字符注音和意大利文的注音。本书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是开创了用西文字母为汉字注音的先河。

第一个用拉丁字母来研究中文拼音系统的著作是王徵和耶稣会士金尼阁合著的《西儒耳目资》，这本书中的拉丁文注音对中国语言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葡华词典》到《西儒耳目资》，入华耶稣会士完成了用拉丁文字母来做中文拼读方案的制定。《西儒耳目资》的完成，对中国的音韵学研究的贡献有三点：一是借用罗马字母作为拼音的符号，使后人对于音韵学的研究可以以简御繁；二是可以借此来推测出明代官话的音值；三是以罗马字注音的方式给了很多中国学者（如清初音韵学家方以智、杨选杞、刘献廷等）以启示，为中国的音韵学研究

开辟了新路径。可以说《西儒耳目资》是汉语拼音之祖。

第一个编写出拉汉词典的是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他所编词典名为《耶稣会士适用之拉丁语汉语对照字汇》，第一部以中文介绍拉丁语法的书《谈拉丁语法》也是由他所作，不过由于一系列原因，这两本书并没有出版，只有手稿留存。

### 三、研究拉丁文的必要性

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传教士入华掀起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序幕。在这一段中西交流互鉴的时期中，除了有关语言学习的书籍之外，传教士也以中文和拉丁文写下了数量极多的历史文献和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和文献建立了一门新的学问——“拉丁汉学”。

“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有不少西文文献被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拉丁文在中国的思想知识体系中逐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这一点，就无法深入了解这一段历史，也就不能知道今天我们的知识是从何而来的。所以，研究拉丁文是对明末之后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另一方面，传教士在自己的著作以及对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中将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中国介绍给欧洲。从这一角度来说，不研究在欧洲出版的翻译成拉丁文的中国经典，就很难深刻理解“中学”对于西方思想的影响。所以，对于拉丁文的研究也是对欧洲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学术逐渐走向世界的今天，对“拉丁汉学”的学术研究对中国和欧洲学术依旧有着重要的意义。

# Teaching and Learning Latin and Roman History in Reading

## Courses at IHAC:

### How to Connect Text, Context, History, and Tackle the Frames of

### Students with Pliny's *Panegyricus*

Sven Günther

IHAC, NENU, Changchun ([sveneca@aol.com](mailto:sveneca@aol.c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cient Latin (and Greek) is important. Fields like (Classical) Philology, Archaeology, Ancient History, but also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et al.* cannot be fully accessed without knowing the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sources. However, while the basis is the same the objectives vary from field to field, and thus the methods to achieve them. Currently, it is interesting to observe a process of differenti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in China with regard to Latin Studies,<sup>68</sup> and consequently also a discourse about the “right” methods and aims<sup>69</sup>— debates that, for instance, Germany had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and resulted in different formations such as *Altertumswissenschaften* (usually but not exclusively including the three mains, i.e. Classical Philology, Archaeology, Ancient History), own departments / institutes of the respective fields, Ancient History as integral part of History Departments and so forth.

Thus, one has not to worry about the cohesion of the field(s), or has to polemicize against the one way or the other but to become aware of, and conscious about, the aims and the required methods within the own framework. From its beginnings in 1984,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IHAC) at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has followed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with a strong foundation in the ancient languages in the respective fields (currently, Ancient Near Eastern Studies, Classics and Egyptology are taught) and the unique combination of

---

<sup>68</sup>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Classics in China, see Günther 2019.

<sup>69</sup> See the survey and discussion in Li Hui 2018.

Chinese and foreign instructors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side by side. The design of up-to-date study programs integrating the latest approved and tested methods and didactics has always been in the focus, with currently a new study program to be implemented from the next academic year 2019/20 on.<sup>70</sup>

While the traditional *trias* of *Elementary Latin Courses*, *Basics of Roman History* and *Reading Courses* as well as *Seminars* on various aspects of Roman History remain the same, several new features ensure the interconnectedness and links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urses, such as the overall topic for each semester, the additional *Introduction to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the *Writing Course* aligned to the respective topic, and the regular assessment and supervision of both, instructors and students.

However, the institutionalized interconnectedness is only one side of the story. Another, how to create links between language and history during the class so that the students become acquainted with (1) connecting text and the respectiv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it (inner context), (2) analyzing the source and its perspectiv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other sources and their views (wider context), and finally (3) interpreting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relevance of it?<sup>71</sup> And simultaneous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between Chinese students and western teaching as well as teachers? These questions have concerned the present author since his time as instructor at the German School Tokyo Yokohama, and have resulted in applying modern teaching methods of German secondary to university education, of course in a modified way to meet th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of gradual instruction towards research.<sup>72</sup>

Basically,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the competence-based teaching that uses specific operators, i.e. activity-oriented verbs, to define and frame the respective tasks of students on the three performance standards (1) Colle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

<sup>70</sup> The respective teaching programs design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present author in his function as vice-director of IHAC will be published in due course on the homepage of IHAC: <http://ihac.nenu.edu.cn/> (18.04.2019).

<sup>71</sup> Here, I follow Johann Gustav Droysen's *Outlines of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Grundriss der Historik)* published 1858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1893.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particular methodology of interpretation for the usefulness of comparative studies, see Günther 2017.

<sup>72</sup> See Günther 2014.

Information, (2) Analyzing the Context, (3) Refle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fer of Knowledge which roughly correspond to the three steps of historical hermeneutics outlined above. This approach is problem-oriented insofar that it puts questions in the center of a course unit but attempts to gradually enable students to (a) ask such questions by themselves and (b) to develop their own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utlined at the beginning or at certain steps of the process.

Unlike widely-criticized developments in the German education system, especially in high-school teaching, few years before where instructors were gradually reduced to moderators and process facilitators,<sup>73</sup> teacher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approach developed here because they are not only responsible to think about and design the process but also to bring in the necessary expertise to build up the knowledge of students via profound communication, and to challenge their interpretations as tertiary education mainly targets point (3) of the performance standards and the historical hermeneutics, respectively. On the students' side, it requires a switch from a rather passively-receiving soloist to an actively-participating and -communicating team-player. This can be affected by different settings and forms of teaching (e.g. class discussions, partner and group work, rotation, presentations); however the guiding principle must always be: form follows function, and not vice versa.

While this seems to be just pure and idealistic theory one can actually achieve quite promising results as I will outline shortly. Yet, the transfer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requires at least the statement that of course one cannot cover all aspects and details and desirable didactical steps within any course unit. Sometimes this or that demands specific attention, carefully planned parts have to be shortened or left out, the discussion goes into a different direction than envisaged, and so on and so forth. And this is no problem as long as one is prepared, conscious about the process, and ready to reflect upon the actual class, on both sides (instructors and students).

This said, my example is taken from the reading course “Pliny the Younger,

---

<sup>73</sup> Starting from the so-called Hattie meta-study: Hattie 2009; see also: <https://visible-learning.org/2009/02/visible-learning-meta-study/> (23.04.2019). Most important for good teaching is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between instructors and students.

*Panegyricus*” held in SS 2019 at IHAC. Nine participants (m: 3; f: 6) regularly took part in it, and the course was designed to read selected parts of this long speech of the *consul suffectus* Pliny the Younger addressing the emperor Trajan (AD 98–117) in AD 100, September 1, with the revised version probably published one year later.<sup>74</sup> Aft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works of Pliny the Younger, the end of the Flavian Dynasty, the *damnatio memoriae* of the last Flavian emperor Domitia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what is often called the “adoptive emperors” (*Adoptivkaisertum*), the opening part of the speech was translated and commented on,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that one can clearly observe.

Equipped with the toolkit of rhetorical devices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students first translated and analyzed Pliny’s invocation of gods and particularly Jupiter who is artfully connected with the *princeps* (Trajan), and the duty of the consul speaking, i.e., to deliver his *gratiarum actio* freely and without flattery (Plin. *paneg.* 1.1–6).

The following part, Chapter 2 and 3 troubled them much more as Pliny compares here the past times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enate and emperor with the new situation under Trajan. Two passages wer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and were consequent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s outlined above.<sup>75</sup>

### 1.) *Servitus vs. Libertas* (Plin. *paneg.* 2.3–5)

*Discernatur orationibus nostris diversitas temporum, et ex ipso genere gratiarum agendarum intelligatur, cui, quando sint actae. Nusquam ut deo, nusquam ut numini blandiamur: non enim de tyranno, sed de cive; non de domino, sed de parente loquimur. Unum ille se ex nobis, et hoc magis excellit atque eminet, quod unum ex nobis putat; nec minus hominem se, quam hominibus praeesse meminit. Intelligamus*

---

<sup>74</sup> For the work, its interpretation and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see Kühn 2008 and Roche 2011. On the setting and the difficult task of Pliny the Younger who had made career under Domitian and had now to balance (for him and his peers) between affirmation of Trajan’s rule and demand of clear, positive cooperation with the Senate, see Page 2015, 62–68.

<sup>75</sup> As the focus was on developing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Pliny’s approach in the first lessons, most tasks were done together in guided class discussion. However, one could easily place tasks (a)–(d) or (a)–(f), respectively, in single or partner work. The number in brackets behind the respective task signifies the performance standard (1)–(3).

*ergo bona nostra, dignosque nos illis usu probemus, atque identidem cogitemus, quam sit indignum, si maius principibus praestemus obsequium, qui servitute civium, quam qui libertate laetantur.*

### **Tasks**

- a) **Translate** the first sentence. (PS 2)
- b) **Mark** the antithetic words that reflect the “*diversitas temporum*” of the first sentence. (PS 1-2)
- c) **Analyze** the semantics of the terms used for the old and new times. (PS 2)
- d) **Translate** the rest of the text. (PS 2)
- e) **Discuss** the meaning of the last sentence by taking the change of the regime into account. (PS 3)

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 was as follows:

- a) “The difference of times shall be distinguished by our orations, and from the genre of thanksgiving itself it shall be understood to whom and when it was made.”
- b) *Nusquam ut **deo**, nusquam ut **numini** blandiamur: non enim de **tyranno**, sed de cive; non de **domino**, sed de parente loquimur. Unum ille se ex nobis, et hoc magis excellit atque eminet, quod unum ex nobis putat; nec minus hominem se, quam hominibus praeesse meminit. Intelligamus ergo bona nostra, dignosque nos illis usu probemus, atque identidem cogitemus, quam sit **indignum**, si maius principibus praestemus obsequium, qui **servitute civium**, quam qui libertate laetantur.*
- c) Religious sphere (*deus/ numen*) vs. human sphere (*unus ex nobis / homo*); tyrannical regime (*tyrannus / dominus*) vs. just rule (*civis / parens / praeesse*); dishonor for senators (*indignus*) vs. preservation of senatorial *dignitas* (= expression of all public honors, offices and achievements) (*dignus*); slavery (*servitus*) vs. freedom (*libertas*)
- d) “Nowhere, we shall flatter him like a god, nowhere like a divinity: for we speak not about a tyrant but about a citizen, not about a master but about a father. He

(says) that he is one of us – and due to this he excels and stands out even more because he believes to be one of us, and not less remembers that he is a man than that he is set over men. Therefore, we shall understand our fortune and shall prove us worthy of it by right use, and we shall think again and again how unworthy it is if we remain more obedient to emperors who are happy about the slavery of citizens than (to those) who (are happy about) the freedom (of citizens).”

- e) While Pliny points out the *diversitas temporum*, i.e. the change of the regime, and the different approach of the new emperor who, unlike Domitian, allegedly sees himself not, or is not seen, as a god, divinity, tyrant and master but as a normal citizen and man though presiding over the other humans. The last sentence reveals that the uniform judgment he proposes is possibly not shared by all. Thus, he tries to frame the new rule as being positive for the *dignitas* of the senators, their *bona* (= fortune which can be both, happiness and financial advantage) and *libertas* while to be obedient to the wrong *principes* is *indignus* and results in *servitus*.

In class,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work out the antithetical structure of this part, and with their background knowledge, the search in dictionaries (and the advice to consult the *Thesaurus Linguae Latinae* for details) and the exchange of ideas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various terms we were able to point out the differences Pliny ascribes to the two regimes, the old one of Domitian (though unnamed) and the one of Trajan. With regard to the last sentence, the students first understood its significance when the present author related it to the transition of rule from Domitian to Nerva (AD 96–98) and Trajan where many influential persons, among them also Pliny, remained in their positions. So, what is actually happening here in this passage is a re-attribution of values aimed at disvaluing the old regime that seems to have still some supporters. In modern terminology, this is called framing following a model first developed by the sociologist Erving Goffman who studied the perception of information by persons who try to integrate new information into their existing frames of experience and expectation. “Framing” is then the intentional design of frames by



an authority to offer a “right” understanding of a situation.<sup>76</sup> In the present case, it is a strong call of Pliny to the other senators to follow the new regime which is labeled with positively-connoted terms so that supporters of the old one automatically become “outsiders”, i.e. losing their *dignitas*, supporting *servitus* etc., and thus have to follow the outlined way if they want to be part of the new consensus.

The discussion in class showed that the students were clearly aware of such “framing” tactics, especially in company’s advertisements where, for instance, food is declared to be healthy (with a specific design of images and descriptions used) while it is actually not. Or when TV stars consciously design their public image though their actual behavior might differ (what is revealed only through scandals that destroy the frames set up before, and usually leads to a deep fall due to the great disappointment of those who believed that image).

## 2.) Failure of Communication about Imperial Virtues (Plin. *paneg.* 3.3–5)

*Magna et inusitata principis gloria, cui gratias acturus, non tam vereor, ne me in laudibus suis parcum, quam ne nimium putet. Haec me cura, haec difficultas sola circumstat: nam merenti gratias agere facile est, patres conscripti. Non enim periculum est, ne, cum loquar de humanitate, exprobrari sibi superbiam credat; cum de frugalitate, luxuriam; cum de clementia, crudelitatem; cum de liberalitate, avaritiam; cum de benignitate, livorem; cum de continentia, libidinem; cum de labore, inertiam; cum de fortitudine, timorem. Ac ne illud quidem vereor, ne gratus ingratusve videar, prout satis aut parum dixero. Animadverto enim, etiam deos ipsos non tam accuratis adorantium precibus, quam innocentia et sanctitate, laetari; gratioresque existimari, qui delubris eorum puram castamque mentem, quam qui meditatam carmen intulerit.*

### Tasks

- a) **Collect** the verbs and expressions that indicate fear and danger. (PS 1)
- b) **Translate** the first two sentences. (PS 2)

---

<sup>76</sup> Cf. Goffman 1974; for the use in ancient studies, see Günther 2015.

- c) **Compare** the opposite terms used in the third sentences with regard to their semantics in the discourse about imperial virtues. (PS 2)
- d) **Translate** the third sentence. (PS 2)
- e) **Mark** the antithetic words in the last two sentences. (PS 1-2)
- f) **Translate** the last two sentences. (PS 2)
- g) **Discuss** why the last two sentences reveal the careful wording Pliny uses in his whole speech. (PS 3)

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 was as follows:

- a) *non tam vereor, ne—Non enim periculum est, ne—ne illud quidem vereor, ne*  
One can carve out that three (negated) occurrences of fear-/danger-clauses indicate the actual crucial point Pliny is touching on (PS 2).
- b) A great and unusual glory of the emperor whom I am going to thank and do fear not so much that he believes that I am too frugal in his praise than that too excessive. This care, this difficulty alone concerns me; for it is easy to thank someone who deserves, senators.
- c) *humanitas –superbia; frugalitas –luxuria; clementia–crudelitas; liberalitas –avaritia; benignitas – livor; continentia– libido; labor–inertia; fortitude– timor*  
All positive terms are related to positively-judged virtues of the elite and are expected to be perfectly fulfilled by the emperor while all opposites are vices that are not adequate for a public behavior.
- d) “For there is no danger that while I talk about human kindness, he believes that he is blamed for rude arrogance; while about frugality, for luxurious behavior; while about clemency, for cruelty; while about munificence, for avarice; while about benevolence, for ill-will; while about self-control, for desire; while about hard work, for inertia; while about courage, for fear.”
- e) *Ac ne illud quidem vereor, ne **gratus ingratusve** videar, prout **satis aut parum** dixero. Animadverto enim, etiam deos ipsos non tam **accuratis** adorantium **precibus**, quam **innocentia et sanctitate**, laetari; gratioremque existimari, qui delubris eorum **puram castamque mentem**, quam qui **meditatum***

*carmen intulerit.*

- f) “And not even this I fear that I appear to be acceptable or unacceptable according to whether I will have spoken enough or too little. For I clearly notice that also the gods themselves are not as happy about accurate prayers of those worshipping them, than about the integrity and purity (of those), and that he is held to be more acceptable who brings into their sanctuaries a pure and chaste mind than a well-composed hymn.”
- g) Pliny’s awareness of the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situation becomes clear throughout the whole passage. He judge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dead emperor Domitian and the senators to have failed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ords used and the alleged criticism seen in it by the emperor. This, in fact, touches the core of the genre “Panegyricus” which is designed to find a common basi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both sides. By agreeing upon a certain concept, i.e. virtue, the senators accept, on the one h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rinceps* who, on the other hand, cannot freely decide how to fill this role but can only partly deviate from the role-assignment. However, it needs a careful approaching to what is expected as especially the emperor might have certain preferences, and should clearly communicate them.<sup>77</sup> With the last two sentences, Pliny addresses this problem quite openly but uses this crucial situation by integrating it into his rhetoric. Normally, the Roman religion requires a careful and exact procedure and following of traditional forms (cf. Cic. *nat.* 2.72). Pliny seemingly turns this tradition around but reveals in this very moment the opposite, i.e. that he, of course, paid very much attention to a careful wording of his speech.

In class, the students noticed the fear and care with which Pliny is composing his thoughts. They recognized the alleged problems during the old regime where the communication about certain virtues was understood as a strong criticism of the

---

<sup>77</sup> On the complex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mperor who functioned on the one hand as a “magnet” for the elite but could either offend expectations with direct gestures or (consciously) keep the elite uncertain, see Hartmann 2016 (with the important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at topic); cf. esp. her concise summary (229–233) where she points out that imperial and elite action had to be operated and performed in specific areas of action (“Handlungsräume”) that were always subject to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persons involved.

emperor due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xperience and expectation, at least from the side of the senators. However, the careful approach of Pliny towards the new emperor was also observed as the lack of experience from both sides. It made it still difficult to design the “right” expectations on which both could agree. An interesting discussion evolved out of this with regard to Japanese habit of bowing according to one’s level within the hierarchy. As long as the hierarchy is obvious and clear (due to experience and information in advance) it causes no problem, but the challenge is to find the right balance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what results in hesitation from both sides. The art of leadership is then to not let come up any kind of uncertainty.

Whether this was the deficit of Trajan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rule – especially after the murder of Domitian and the seditious atmosphere under his predecessor and adoptive father Nerva – i.e., his attempt to please everyone but not really leading and pointing out his way of rule, and Pliny exactly used this gap to distinguish himself via his *Panegyricus*, are research questions that stimulated not only the students but also their instructor.

And this is exactly the advantage of this teaching approach followed now at IHAC.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and approaches coming together, all sides experience learning. In modifying the traditional top-down, i.e. teacher-student approach and by stimulating active learning in class through well-prepared, competence-oriented tasks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instructor and students is enhanced, and between students, too. However, it is not the preserve of IHAC to do so. Wherever the focus in assessing the methodology of teaching is on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itself it will sur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ults. At least with some success for himself and his future career – but also for his fellow-senators, if we believe the sources – Pliny stimulated a new form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rajan and the Senate. If we are also aware that communication is not a one-sided story we can bring Latin Studies in China forward!

## **Bibliography**

-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Günther, S. 2014a. "Binnendifferenziertes Unterrichten im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n Proseminar." In: Gutenberg Lehrkolleg (ed.), *Teaching is Touching the Future – Emphasis on Skills. GLK-Tagungsband*. Bielefeld: UVW, 267-277.
- Günther, S. 2014b. "Framing the Financial Thoughts of Aeneas Tacticus: New Approaches of Theory to Economic Discourses in Antiquity."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29: 77-86.
- Günther, S. 2017. "Forum: Comparative Studies: Chances and Challenges – *Ad diversas historias comparandas?* A First, Short and Droysen-based Reply to Mutschler and Scheidel."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32/1: 123-126.
- Günther, S. 2019. "Classics in China: An Update." *Ancient West & East* 18: XX-YY.
- Hartmann, E. 2016. *Ordnung in Unordnung. Kommunikation, Konsum und Konkurrenz in der stadtrömischen Gesellschaft der frühen Kaiserzeit*. Stuttgart: Steiner.
- Hattie, J. A. C. 2009. *Visible Learning. A Synthesis of over 800 Meta-Analyses Relating to Achievemen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Kühn, W. (ed./trans./comm.). 2008. *Plinius der Jüngere. Panegyrikus. Lobrede auf den Kaiser Trajan*. Texte zur Forschung 51. 2nd ed. Darmstadt: 2008.
- Li, Hui. 2018. "The Status of Lati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Latinitas* n.s. VI/1: 137-152.
- Page, S. 2015. *Der ideale Aristokrat. Plinius der Jüngere und das Sozialprofil der Senatoren in der Kaiserzeit*. Studien zur Alten Geschichte 24. Heidelberg: Verlag Antike.
- Roche, P. (ed.). 2011. *Pliny's Praise. The Panegyricus in the Rom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拉丁语在中国，20-21 世纪

雷立柏 (Leopold Leeb)

## 序

本人为 2009 年出版的《韦洛克拉丁语教程》写了一个小序，名为“拉丁语在中国”，只是两页，但据说这个序后来也唤起了一些中国读者对拉丁语的兴趣。实际上，我一直想写一部比较充分的“拉丁语在华发展史”，如今试图完成这份研究任务。本书最后一章试图说明近几年的新发展，与我自己也有关系。

我 1988 年到台湾学习汉语时也认识辅仁大学的 Kalesse (葛莱士) 神父，一位 55 岁才开始学习汉语但仍然写很优美汉字的德国人。他当时已经 60 岁，并计划在辅仁大学建立一所古典学中心。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中心没有成立，但葛神父的理想给了我一些启迪；更重要的是，他赠送给我他的部分工具书。1995 年我来北京，先在北京大学读书，1999 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进行研究和翻译，从 2002 年年底给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少数博士生教拉丁语，此后一直不断地教授古典语言，也从 2003 年以来就提出“学习西方三个代表”的梦想，即学习西方古典文化的三个代表语言（古希伯来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sup>78</sup>。2004 年 2 月我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拉丁语，同时编写拉丁语教材和词典。因此，拉丁语在中国的历史和我有关系，我不是一个“冷静的、客观的旁观者”，而是一个“推动者”。正如古代历史学家 Polybius (波利比奥斯，公元前 200-118 年) 所说，一个学习或记载历史的学者应该亲自去关察 (autopsia 目睹)，甚至应该亲自去参与所发生的事 (autopathia 亲自感受)<sup>79</sup>。这方面我也许有一定的优势：我看过很多学习拉丁语的中国人，也知道教学拉丁语的苦与乐。在这 10 多年里，我目睹拉丁语在北京的发展，但 10 年在中国历史上不算是一个很长的阶段，所以我很想知道拉丁语在近 50 年，近 100 年，甚至近 500 年的发展。写这段历史相对容易，因为资料不很多。德国学者 Fuhrmann (富尔曼) 曾写一部名为《拉丁语和欧洲》<sup>80</sup> 的历史研究，情况当然完全不同。他只能从德国

<sup>78</sup>欧洲的文艺复兴者很早提出这种要求，比如他们 1517 年在荷兰 Leiden (莱敦) 创办一所“三语学院” (Collegium trilingue)，教学三个古代语言，即古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

<sup>79</sup>参见雷立柏《西方经典英汉提要》(卷一)，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年，151 页。

<sup>80</sup>参见 Manfred Fuhrmann, Latein und Europa. Geschichte des gelehrten Unterrichts in Deutschland von Karl dem

的角度来写，因为法国和英国的拉丁语传统也都是一个大海，难以“穷尽”。欧洲的大学教育从 13 到 19 世纪多以拉丁语为教学语言，所以欧洲的法学史、医学史、哲学史、宗教学史都以拉丁语文献为主。

我写“拉丁语在中国”的目标不是悼念哀叹“拉丁语在华的失败”，也是不对那些愿意“使拉丁语征服中国”的人歌功颂德。我写这部著作的目的首先是让自己比较全面了解这个伟大语言在这个伟大的民族中的传播史和“接受史”（德国人所说的 *Rezeptionsgeschichte*）。第二，我希望更多中国人反省自己的语言（普通话，现代汉语）和拉丁语的内存关系<sup>81</sup>，这样发现学习拉丁语的魅力和古典学研究的必要。第三，我想改变部分中国人对拉丁语字母的态度。仍然有很多出版社和报社不允许在汉语正文中使用 ABC，他们也不给外国人名和地名加上原文的 ABC，甚至把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视为“文化侵略”。我认为，对拉丁 ABC 的排斥是不必要的，这种保守态度也会阻碍中国和外界的交流。毫无疑问，部分中国人反对拉丁字母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写过英语或拉丁语，他反对一种他们所不认识的东西，正如拉丁语俗语所说：*Damnant quod non intellegunt*（他们谴责他们自己不懂的事）<sup>82</sup>。实际上，拉丁字母在中国已经有 500 多年的历史，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也早已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每天看到的、用到的沟通工具。

我希望更多中国人热烈拥抱拉丁语，或至少认同拉丁语。“认同”意味着首先得“认识”这个语言的来龙去脉，才可以“赞同”孩子学习它。“认识”是“支持”的前提，正如法律格言所说：*Nihil est volitum quod non est praecognitum*（人们需要先认识某一个东西，然后才可以正式要它。不被认识的东西也不能被追求。）

83

本人希望，拉丁语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而且要成为一个让很多人走的“大道”，不再停留在“小语种”的角落里。

祝君阅读愉快！

雷立柏（Leopold Leeb）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

Grossen bis Wilhelm II., Koeln, 2001.

<sup>81</sup>参见拙著《现代汉语关键词词源词典》，即将出版。

<sup>82</sup>参见拙著《拉丁成语辞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86页。

<sup>83</sup>参见拙著《拉英德汉法律格言辞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149页。

## 拉丁语在中国大事年表

公元前 36 年：罗马军入到甘肃金昌地区，在当地定居

36 BC: A cohort of Roman soldiers settles in Jinchang area, Gansu, China

公元 635 年：景教传教士阿罗本来长安（西安），开始翻译“大秦”（东罗马帝国）的文献

635 AD: The monks of the Syrian Church (Jingjiao) enter Xi'an and translate Christian texts

1305 年：意大利人孟高维诺在北京教一批 7-11 岁的幼童拉丁语和希腊语

1305: The Italian missionary Montecorvino teaches Latin and Greek to a group of boys in Beijing

1591 年：利玛窦开始用拉丁语译《四书》，将世界地名译成汉语（《坤舆万国图》）

1591: Fr. Matteo Ricci SJ starts to translate Confucianist classics into Latin; his world map contains many Chinese transliterations of western place names

1594 年：范礼安在澳门建立修道院，欢迎中国和日本学生学习拉丁语

1594: Fr. Valignano opens a seminary in Macao, where students from China, Japan can learn Latin

1605 年：北京南堂的图书馆成立，即中国最著名的拉丁语图书馆

1605: The library at Nantang in Beijing, China's most famous Latin library, is set up

1624 年：荷兰传教士在台湾编书（最早的）拉汉字典

1624: Dutch missionaries in Taiwan write the first Latin-Chinese dictionary

1626 年：金尼阁在杭州出版《西儒耳目资》，首次系统地写出汉字的拼音

1626: Fr. Trigault's *Xiru ermu zi* is published in Hangzhou, the first great work on



## Chinese pinyin

1638 年：罗文藻首次去菲律宾学习拉丁语

1654: Luo Wenzao travels to the Philippines to learn Latin

1655 年：利类思在北京翻译许多拉丁语文献，包括《神学大全》

1655: Fr. Luigi Buglio translates many Latin texts into Chinese, including the *Summa theologiae*

1659 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允许不懂拉丁语的中国圣职人员朗诵弥撒的拉丁语经文

1659: Pope Alexander VII allows Chinese clergy to read Latin Mass even without understanding it

1681 年：中国耶稣会会士沈福宗在罗马、巴黎等地用拉丁语和欧洲学者和贵族人士交谈

1681: The Jesuit Shen Fuzong converses in Latin with European scholars and aristocrats

1682 年：奥地利人恩理格编写一部《中拉大字典》

1682: The Austrian Jesuit Herdtricht writes a Chinese-Latin dictionary

1694 年：意大利传教士叶宗贤神父完成他的汉拉词典《汉字西译》。

1694: Fr. Basilio Brollo from Italy author the *Dictionarium Latino-Sinicum*.

1707 年：白日升神父，《新约》的译者，去世

1707: Fr. Basset MEP, translator of the *New Testament* into Chinese, passes away

1710 年：18 世纪最著名的中国拉丁语作者李安德到泰国留学

1710: The most famous Chinese Latin scholar of the 18th ct., Li Ande, travels to Siam

for studies

1723 年：马国贤带四位中国学生到意大利学习，1732 年在那波里创立他的拉丁语学院

1723: Fr. Ripa takes 4 Chinese students to Italy, his Latin college is established in Naples in 1732

1728 年：马若瑟用拉丁语写《汉语教程》

1728: Fr. Premare SJ writes *Notitiae linguae Sinicae*, a textbook for learning Chinese

1750 年：5 名中国耶稣会会士去巴黎，在耶稣会学院受（拉丁语）教育

1750: Five Chinese Jesuits receive classical (Latin) education at the Jesuit college in Paris

1780 年：法国传教士韩梅尔在云南龙溪创办一所拉丁语学院

1780: The French priest Hamel MEP lays the foundations for a Latin seminary in Yunnan

1784 年：北京主教汤士选在澳门创立圣若瑟修道院

1784: Bishop Gouvea CM establishes the St. Jose Seminary of Macao

1793 年：掌握拉丁语的中国司铎李自标当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觐见乾隆皇帝的译员

1793: Li Zibiao, a Chinese priest and Latinist, translates for Macartney's mission to Qianlong

1803 年：四川会议用拉丁语规定教务

1803: The Synod of Sichuan is held in Latin and clarifies ecclesiastical tasks

1813 年：19 世纪最有影响的拉丁语学者江沙维神父来到澳门

1813: Fr. Goncalves CM, the most influential Latinist of the 19th ct., arrives in Macao

1828 年：薛玛窦神父将北京北堂图书馆部分书籍迁到崇礼西湾子

1828: Fr. Xue Madou CM moves a part of the Beitang Library to Xiwanzi

1844 年：上海、西湾子、南昌、南阳等地建立修道院，培养中国司铎

1844: Seminaries for clerical education are opened at Shanghai, Xiwanzi, Nanchang, Nanyang

1860 年：中国 19 世纪最有名的拉丁语学者黄伯禄毕业，晋升司铎

1860: The most famous Chinese Latin scholar of the 19th century, Huang Bolu, is ordained priest

1874 年：中国司铎四川人汪朝恩按拉丁拼音编排《康熙字典》，书名《五音集字》

1874: The Chinese priest Wang Chao'en rearranges the *Kangxi Dictionary* according to the ABC

1883 年：法国苦修会在河北杨家坪山区建立隐修院，举行最完美的拉丁语礼仪和祈祷

1883: Trappist monks set up a convent in Yangjiaping (Hebei), where they cultivate Latin liturgy

1886 年：圣言会在山东坡里庄的小修院成立

1886: 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set up a seminary in Poli, Shandong

1895 年：大量新词开始从日本流入中国，大多与拉丁语有关系

1895: A big influx of many new (western, Latin) words from Japan begins

1899 年：中国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拉丁语教材编者，谢大任（1899-1994 年），诞生

1899: Birth of Xie Daren the most prolific writer of Latin textbooks in the 20th century

1902 年：蔡元培和梁启超向马相伯学习拉丁语

1902: Cai Yuanpei and Liang Qichao learn Latin from Ma Xiangbo

1906 年：贝迪荣的《拉丁中华字典》在上海问世

1906: Fr. Petillon's Latin-Chinese dictionary is published in Shanghai

1911 年：孙中山在华推动“共和国”的观念

1911: Sun Yatsen promotes the concept of "Republic" in China

1919 年：五四运动和白话运动意味着拉丁语思想概念被引入

1919: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Baihua movement speed the influx of Latin ideas

1921 年：德国人苗德秀的《拉丁中华哲学辞典》在山东兖州出版。

1921: Mittler's *Terminologia Philosophica Latino-Sinica* is published in Yanzhou.

1924 年：上海的全国主教会议支持拉丁语教育

1924: The National Synod of Catholic Bishops in Shanghai supports Latin studies

1928 年：天主教《公教教育丛刊》问世；大学院（教育部）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1928: The Catholic periodical *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 is launched; China's MOE formally promotes the "Standard Romanization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1933 年：北京公教大学（辅仁大学）提供拉丁语课程

1933: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Beijing (FuJen University) offers Latin courses

1940 年：中国天主教有 190 所小修院和 36 所大修院，共 6000 学生

1940: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runs 190 minor and 36 major seminaries, 6000 students

1946 年：山东人田耕莘成为亚洲第一名枢机主教；他用拉丁语和外界沟通

1946: Tian Gengxin, who converses in Latin with foreigners, becomes the first cardinal of Asia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很多天主教修道院搬迁或关闭

1949: New China is born. Many Catholic seminaries move to other places or are closed.

1950 年：毛主席决定放弃“以罗马字代替汉字”的方案并发展简体字

1950: Chairman Mao drops the earlier plan to substitute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the Latin ABC and supports simplified characters instead

1956 年：中国开始出版《马恩全集》，其拉丁语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无数中国人的思想

1956: China starts to publish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the Latin concepts therein influence innumerable Chinese

1957 年：彭加德神父的《中华拉丁大辞典》在香港出版

1957: Fr. Boehm's Chinese-Latin Dictionary i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1965 年：中国司铎吴金瑞的《拉丁汉文辞典》在台湾出版

1965: The Chinese priest Wu Jinrui publishes his Latin-Chinese Dictionary in Taiwan

1966-1976 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教会图书馆和拉丁语文献被烧毁

1966-1976: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cclesiastical libraries and Latin documents are destroyed

1982 年 10 月：天主教上海佘山修道院开课，教学生拉丁语。此后北京等地修院复学

1982: The Seminary of Sheshan in Shanghai is re-opened, the students learn Latin; Beijing seminary and other seminaries are re-established in the following years

1988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谢大任的《拉丁语汉语词典》

1988: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publishes Xie Daren's Latin-Chinese dictionary

2002 年：中国学者刘小枫着手主编古典学方面的研究丛书

2002: The Chinese scholar Liu Xiaofeng starts to edit a publication series on classical studies

2009 年：美国 20 世纪最著名的拉丁语教程的汉译本《韦洛克拉丁语教程》在北京出版

2009: Chinese version of Wheelock, a famous textbook from the USA, is published in Beijing

2010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创立中国拉丁语文化中心

2010: The center "Latinitas Sinica" is set up at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University

2012 年：北京大学古典学系创立

2012: The Department of Classical Studies is established at Peking University

## 导论：拉丁语的传播史

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许多亚洲国家在 21 世纪初使用拉丁语字母，比如印度、印尼、菲律宾、越南等等。随着欧洲文明在 16、17 世纪的扩展，许多新的东西传到亚洲，比如土豆、西红柿、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世界地图和拉丁字母。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 1610 年在 Manila（马尼拉）建立亚洲第一所大学，其中的教学语言当然是拉丁语，一直到 19 世纪。原先使用汉字的地区，比如中国、越南、日本、韩国，都除汉字以外还采纳一些比较简单的文字体系。法国传教士 Alexander Rhodes（罗历山，1593-1660 年）<sup>84</sup>用拉丁字母写下越南语并编写双语辞典。他的书写方式在 19 世纪广泛传播，在 19、20 世纪成为越南的官方文字，可说拉丁字母在越南的影响比较大。

在那些曾受儒家传统影响的国度中（主要是中国、日本、韩国、越南），中国字（汉字）长期影响了那些民族的语言、思想和文化传统，所以在部分文人眼中汉字是一种永不可丢失的文化遗产。日本人和朝鲜人在近代发明自己的文字，而越南接受拉丁文字是一种“例外”现象，只能在特殊的历史和政治条件下发生。作为一种奇特的文化传播现象，罗历山的工作可以算为非常成功的。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还有很多其他的传教士出于宗教情怀和传教热忱为许多亚洲民族（少数民族）发明一种 ABC 字母，并且经常用拉丁字母写下这些本地语言的发音，甚至对汉语方言也这样作。比如厦门方言的《圣经》译本分汉字译本和罗马字译本，罗马字《新约》全译本刊行于 1856 年，译者都是新教传教士，即 Elihu Doty（罗啻）、Samuel Well Williams（卫三畏）等。<sup>85</sup>

中国人的小孩子在小学也使用拉丁语的 ABC 学习汉字的发音，不过在小学第二年级、第三年级就禁止孩子继续使用 ABC，鼓励他们完全用汉字写文章。同时，大部分中国人在手机或电脑上写字时仍然依赖他们小时候学的拼音，很少有人使用五笔字形输入法，即一种根据汉字形状输入每一字的写法。

从总体来看，拉丁语字母在亚洲的传播相当广泛，但使用拉丁语字母当然不等于会阅读拉丁语文献或懂得拉丁语文学史。从这个角度来看，拉丁语在亚洲的传播很失败，因为除日本外可能没有任何亚洲国家有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古典

<sup>84</sup>参见拙著《中国基督宗教史辞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北京 2013 年，304 页。

<sup>85</sup>参见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 2010 年，695 页。

学协会”。日本的 Classical Society of Japan（西洋古典学会）成立于 1950 年，而在此之前已经有 50 多年的学习过程，很多大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已经有希腊语老师和拉丁语老师。日本的“古典学之父”是一位在俄罗斯受教育的德国人，Dr. Raphael Koeber（柯伯尔，1848-1923 年），他从 1893 年到 1914 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教书，使很多具有影响力的日本知识分子对古典学感到兴趣。1900 年以来，日本学者翻译古希腊的文献，学习和教授古典语言，编写教材，并在日本传播关于拉丁语的知识。在 21 世纪初的日本，比较大的大学都有拉丁语老师。“西洋古典学会”举办的学术讨论会每年举行在不同的大学。日本人和“拉丁”还有特殊的关系，因为很多日本人移民到拉丁美洲。

中国的情况和日本不同。中国人引介外国文化的过程比较慢，传统的“天朝”意识在部分人的心目中始终很强，从汉朝以来，他们“居高临下”地对待其他文明和其他语言。虽然如此，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学习外语”运动，比如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创始人胡登洲（1522-1597 年）曾教回民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这样提高中国回民的知识水平。

在 18、19 世纪之前，拉丁语是欧洲学术传统最主要的载体，如果要理解西方学术传统必须学习这门语言。和胡登洲一样，来华的传教士也愿意让中国信徒更全面、更深入了解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可能也有传播拉丁语的愿望。比较阿拉伯语和拉丁语在华的传播史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项目。值得注意的是，对回民来说，阿拉伯语特别重要，《古兰经》是阿语写的，而清真寺的礼仪以阿语进行。对天主教徒来说，拉丁语在礼仪和学术方面很重要，但《圣经》是古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写的，而从 16、17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神学著作是法文、英文、德文写的，而不是拉丁文写的。因此，来华的外国人面对这样的困惑：应该教中国修道生拉丁语（这已经很不容易），但除此之外还应该教他们另一些西方语言，比如葡萄牙语或法语，这样才可以更全面和西方文化传统进行交流。很多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掌握三、四门欧洲语言，比如利玛窦曾在印度教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他的母语是意大利语，而他肯定也会一点葡萄牙语。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强调“多语教育”，所以他们意识到，拉丁语并不是唯一的值得学习的古代语言。利玛窦没有推动“拉丁语经堂教育”也许与这种“多语性”有关系。

阿拉伯语的传入在现代汉语中留下什么外来语的痕迹呢？同理，拉丁语对现



代汉语的形成有什么影响呢？大多每天使用现代汉语的人没有意识到，许多概念和术语是从拉丁语来的，比如前句中的“影响”来自中世纪拉丁语 *influenca*（“流入”、“影响力”、“影响”），而“现代”来自拉丁语的副词 *modo*（刚刚）和形容词 *modernus*（近期的，不久前的）<sup>86</sup>。从这个角度来看，拉丁语的潜在影响远远越过阿拉伯语在现代汉语的影响。

拉丁语和中国的相遇是两个“巨人”的相遇，即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和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语言的相遇。虽然拉丁语在中国被称为“小语种”（和波兰语、印尼语一样：学的人少），但这个语言潜移默化地已经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表达方式，从“几何学”、“语法”、“现代化”、“国际法”、“共和国”等词语来分析，许多拉丁语概念成为现代汉语的基础与核心的“关键词”。无论用英语 *modern*、汉语“摩登”或“现代”来写，无论参考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对“现代化”的种种论述和定义，这个词的词根仍然是拉丁语的 *modo*（刚刚，不久前），而古代晚期（第 5 世纪）的罗马人第一次使用这个词说他们生活在一个“现近的时代”（*modernum saeculum*）。拉丁语的词根是 60% 到 70% 英语单词的基础，而“现代的”中国人又非常渴望学习英语，要与世界思想“接轨”，这样他们都会受拉丁语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 21 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学习拉丁语等于是学习自己母语汉语的来源，所以中国人应该学习拉丁语不只要一、两个理由，但至少要有 10 个重要的理由：为了更好掌握英语、为了解现代汉语学术术语的来源、为了掌握修辞学、为了明白中西文化的交流史、为了掌握哲学、法学、历史文献等<sup>87</sup>。实际上，通过英语的传播，拉丁语的词根和拉丁语的思想概念在中国获得广泛的传播，但对拉丁语文学本身比较少有深入的理解，而对拉丁语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据我所知道的只有一篇权威性的文章，即方豪先生 1969 年修补的“拉丁文传入中国考”（只有 38 页）<sup>88</sup>。

---

<sup>86</sup>参见拙著《现代汉语关键词词源词典》，即将出版。

<sup>87</sup>参见“为什么中国学生应该学习拉丁语？十个理由”，《韦洛克拉丁语教程》，2011 年，门页。

<sup>88</sup>见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台湾学生书局，1969 年，1-38 页（“拉丁文传入中国考”最早 1942 年发表，后来经过三次修订）。

## 20 世纪的中国学者和名人

### 1. 早期的奇才：黄伯禄

黄伯禄（1830-1909 年）的圣名是 Philomena，他是江苏海门人，1843 年入上海刚刚成立的（青浦县）张朴桥修院，1860 年晋铎，1875 年后曾出任徐家汇公学的校长，1903 年后任震旦大学的校长，有汉语、拉丁语、法语、英语著作约 35 种，均在上海徐家汇出版；曾在 *Varietes sinologiques*（《汉学丛论》）中发表文章；最重要的是：《函牒举隅》（1882 年，传教士与官吏之间往返公牒汇编）；《正教奉褒》（1883 年，历代教会与传教士获得表扬文献汇编）；《中国大地震目录》（*Catalogue des tremblements de terre signales en Chine*, 1909 年）。

### 2. 马相伯和拉丁语教学

马相伯（圣名：若瑟）1840 年生于在江苏丹徒县，家族是天主教教友。11 岁的他 1851 年去上海，在圣依纳爵公学学习；1862 年他加入耶稣会初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包括许多外语（拉丁语、法语、古希腊语等），又精通数学、天文学等；1869 年祝圣为司铎，1870 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1872 年任徐汇公学校长和耶稣会编辑。然而，他由各种原因 1876 年退出耶稣会，投入于政治及社会工作，1881 年任驻日本使馆参赞，1882 年在朝鲜任职，1885 年在台湾任职，1892 年任驻日本领事和参赞。1900 年他的弟弟（马建忠）去世，为他是很大的冲击，所以他隐居于徐家汇，翻译《新约》，于 1903 年和耶稣会会士一起创办震旦学院，但因内部纠纷于 1905 年与严复等人创立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任校长；他曾与梁启超等人谈论中国的改革问题；1912 年后与英敛之在北京组织“辅仁学社”（即辅仁大学的前身）；1939 年病逝；著有《马氏文通》（1898 年，与弟弟合写），译著有《心灵小史》、《拉丁文通》等。

1902 年 36 岁的蔡元培主动拜马相伯为师，要求他教拉丁语。在那个小型拉丁语教学班中还有其他的名人：梁启超、张元济、汪康年等 20 多名学生。马相伯在土山湾（耶稣会的楼房教他们拉丁语和一点法语，此后感觉应该建立一种教

育机构。因此，马相伯 1902 年制订《震旦学院章程》，规定“本院以广延通儒、培成译才为宗旨……拉丁为读任何国文之阶梯，议定急就办法，限二年毕业，首年读拉丁文，次年读何国文，以能译拉丁二元体任一国之种种文学书为度。”这就是震旦大学的开始，而为了更有效的教导学生拉丁语，马相伯还于 1903 年出版一部《拉丁文通》。该书的发行量应该很小，影响不大，而使用的语法术语（“名称词、代名词、生动词、兼动词、方貌词、先名词、承转词、感叹词”）与今天的术语也不同。<sup>89</sup>

当时，和马相伯学习拉丁语的学生对于古典语言和文化看来有很大的兴趣。在他的加回忆录中，马相伯说：“当时，蔡子民先生[即蔡元培]在南洋公学任教职，要跟我学拉丁文，我告诉他：拉丁文在西洋已成为骨董，大学而外，各学校都不太注重，中国学者更没有学习的必要。无奈子民先生执意要学，说拉丁文欧洲各国语文之根本，各国语方多源于拉丁文，西洋一切古代文化，若果不通拉丁语文，那就无从了解。子民先生的话固然说得正当，然我以为很难办到……”<sup>90</sup>在《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中，梁启超也强调拉丁语的重要性：“士生今日，不通欧洲任一国语言文字者，几不可以人类齿。而欧洲各国语学，皆导源拉丁。虽已通其一，固亦不可不补习拉丁，而先习拉丁然后及其他，则事半功倍，而学益有根底焉，此马相伯、眉叔兄弟所素持之论也。眉叔亡后，士林痛惜，此学院即相伯独力所创孔。其愿力洵宏伟，其裨益于我学界前途者，岂可限量。”<sup>91</sup>

然而，无论是马相伯还是蔡元培或梁启超，都没有成为拉丁语专家，他们并没有翻译大量拉丁语著作，没有编写一部拉汉词典或更多有用的教材，他们也没有长期推动国内的拉丁语教学。一时的热忱没有结出什么果实。

### 3. 李问渔和翻译工作

李问渔（LaurentiusLi，1840-1911 年），江苏川沙人，他曾与马相伯一同在上海求学，1862 年入耶稣会初学，1866 年为司铎，1872-1878 年间在松江、南汇、安徽传教。他精通拉丁语、法语等西方语言，1878 年后在上海任教，编书，1887

<sup>89</sup>见邹振环，“马相伯与《拉丁文通》”，载《复旦学报》，2005 年第 6 期，116 页。

<sup>90</sup>见邹振环，前同，113 页。

<sup>91</sup>见邹振环，前同，114 页。

年创办《益闻录》、《圣心报》月刊（中国第一家白话文报纸）；1887年参加汉口主教会议，1906年任震旦学院院长，后又任南洋公学任教；翻译有39种（如《西学关键》8卷、《物理推原》、《哲学提纲》、《性法学要》）；也有一部《新约》译本（《新经译义》）；编著有《哲学提纲》、《拳匪祸教记》（1909年出版）等；他算是19世纪末著作最多的中国神学家和教育家。<sup>92</sup>

根据他的哲学译著可以看到现代汉语的发展：<sup>93</sup>

原文（拉丁语）	李问渔译	2000年译
Aristoteles	亚利思忒德	亚里士多德
Cartesius	贾尔德西	笛卡儿
Comte	公德	孔德
Fichte	斐德	费希特
Hegel	赫盖	黑格尔
Kant	刚德	康德
Locke	劳基	洛克
Plato	伯拉东	柏拉图
extensio	申张	延伸
quantitas	几何	数量
spatium	空界	空间
lexnaturae	性法	自然法
finis	终向	目的

和李问渔同时代的人是赵必振（1873-1956年），他可能最早翻译一部专门介绍古罗马历史的著作。赵必振是湖南人，1900年参与湖南的革命活动，失败后去日本留学，1902年返回上海，参加广智书局等机构的翻译工作。他翻译的著作包括《近世社会主义》、《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日本维新慷慨史》、《人本人权发达史》、《希腊史》、《罗马史》、《巴比伦史》等。后来赵先生到香港，民

<sup>92</sup>参见雷立柏《论基督之大与小：1900-1950年间华人知识分子眼中的基督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82-197页。

<sup>93</sup>资料来自雷立柏《论基督之大与小》，同前，191页。

国初年他任职财政部。<sup>94</sup>然而，趣必振并没有深入学习拉丁语或古希腊语，他只根据日本语的书编写和翻译自己的著作。

#### 4. 推动拉丁文字的学者

中国文字有很长的历史，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到隶书、楷书以及草书、行书等字形演变，汉字经过一代一代的变化，而总的发展趋势是逐渐简化。

自从利玛窦和金尼阁时代，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都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字，而他们的字典有时候也是根据 ABC 发音排编的，比如 Morrison（马礼逊）的《华英字典》（1823 年）。外国的汉学家也重视本地方言的发音，比如 Lobscheid（罗存德）的《英华字典》（香港 1867 年）不仅有官话发音的拼音，但也提供“本地话”（广州语）的发音。

1892-1911 年间，一些中国文人试图创造比汉字更简单的、实用的文字体系，而康有为等改革者都赞成这个运动。康有为在他著作中曾提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又要求“以字母取音，以简易之新文”。谭嗣同在其《仁学》中写：“尽改象形为谐声”（“谐声”指拼音）。

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提出的“拼音文字方案”大概是卢懋章（1854-1928 年）于 1892 年写成的《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卢先生早接触流行于厦门教会使用的罗马字文献，这就启发了他创造新文字的思想。他的新文字采用拉丁字母的变体，共有 55 个字母。然而，在 1898 年维新运动失败后，卢懋章去了台湾三年，在那里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影响，所以他放弃原先的变体拉丁字母方案，设计了汉字笔画式的方案，用 25 个声母、102 个韵母来拼写北京音。

根据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的记录，从 1892 年到 1910 年共有 28 种切音字方案，其中 14 个为汉字笔画式，5 种为速记符号式，5 种为拉丁字母式，2 种为数码式。这 28 个方案都是个人的尝试，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方案只有王照（1859-1933 年）的《安话合声字母》，即后来在台湾使用的“注音符

---

<sup>94</sup>见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1994 年，643 页，注（2）。熊月之著作的附录有索引，但索引只有“罗马史”，没有“拉丁语”一条，虽然拉丁语在“西学东渐”的过程起了一定的作用。

号”的前身。<sup>95</sup>

那些“文字改革者”比较不愿意采用拉丁语字母，他们宁愿创造一种新的文字体系，但历史发展后来证明，这些“新文字”没有被广泛接受。然而1906年出现第一个由中国人写的使用拉丁字母的方案，即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这个方案只用26个拉丁字母和5个倒放的字母，一个横放的字母，不用其他的自己创造的字母。

到了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赵元任的文章〈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强调，除了26个拉丁字母外，不要加什么新的符号，不要造新字母。这种思想成为后来国语罗马字方案的基础。

在此之前，《新青年》的作者几乎都赞扬“废除汉文”，用罗马字代替汉字，比如陈独秀、钱玄同、傅斯年等人都有这类的说法，而胡适说：“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选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sup>96</sup>

1928年9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而“国语罗马字”用拼法变化表示声调，但相当的规则比较繁琐。

与此同时，左派的学者（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在苏联也研究“中国拉丁字”的可能性。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1929年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氏又出版《中国拉丁字母》一书。拉丁化字母是在国语罗马字的基础上制定的，1933年从苏联传入中国，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会”。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表文章《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其中说：“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

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写信给蔡元培：“读《新文字意见书》，……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毛主席也大力支持在延安出版的Sin Wenzhi Bao(《新

<sup>95</sup>参见伊力编著《图说汉字的故事》，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2008年，370页。

<sup>96</sup>见同上，伊力，381页。

文字报》)。从 1929 年到 1958 年的 30 年中，吴玉章等人一直进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但 1958 年的《汉语拼音方案》结束了他们的努力，因为该方案决定，拉丁化文字只是汉字的辅助性文字，而不应该代替汉字。

在 1980 年代，《汉语拼音方案》继续被肯定，而从此以后，基本的方向不是“曾加拉丁字母”，而是在汉语文献中尽可能“减少拉丁字母”，比如用汉字写一切外国人名、地名、书名，这样提高“汉语的纯洁性”。因此，汉语拼音不再被看作文字，而只是被看作是一种辅助汉字的工具。

#### 4.1 吴玉章和文字改革

20 世纪用的拼音文字最早来自 1626 年的《西儒耳目资》。只有在 20 世纪下半叶才有很多中国人从小时就接触大量 ABC，即拉丁字母。这是因为民国时代多推行 20 世纪初发明的“注意符号”，但在吴玉章等人的热切鼓励下，拉丁字母走入每一个中国农村，为中国人的全球化作了良好的准备。

吴玉章 1878 年生于四川荣县双石乡，1892 年随仲兄去成都入尊经书院，同时很关心政治和社会上的变化，1902 年读梁启超《新民丛报》和严复《天演论》，1903 年与仲兄去日本留学，还与其他同学发表《劝游学书》，因此四川留日学生人数增多。他在日本留学的时期鼓吹革命，1910 年到东京营救入狱的黄复生和汪精卫，同年到香港策划广州起义，1911 年回四川，1912 年开始组织大批学生留学法国，1913 年 11 月离开中国去法国，曾在巴黎法科大学研究政治经济，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 年 8 月爆发。1915 年他和蔡元培等人建立勤工俭学会，该会前后送几千人到法国留学，包括周恩来、王若飞、陈毅等人。1916 年他和蔡元培一同回国，在昆明发展华法教育会，1917 年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922 年任成都高等师范校长，但 1924 年 1 月被迫辞职，继续在成都从事革命活动，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经香港、上海到英国，1928 年到俄罗斯，1929 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 年在海参崴，1931 年在那里召开“新文字代表大会”，制订中国字拉丁化方案，1932 年著《中国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和《中国新文字的新文法》，当时他已 54 岁。1934 年在莫斯科任教，1935 年被派到法国办《救国时报》，1936 年返莫斯科，为东方大学中国部编写《中

国史教程》等教材，1938年在伦敦参加世界反侵略大会，同年回国，1940年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并办新文字学校，推行新文字，1941年任新成立延安大学校长，办 Sin Wenzhi Bao（《新文字报》），1948年任华北大学校长，1950年任新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

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有很多中国学者和吴玉章一样认为，汉字必须完全消除，用拉丁字母代替它们。1941年后，吴玉章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新文字。根据他的报告“延安市冬学中，不到三个月，就扫除了1500条文盲，他们学会新文字，能写信、读书、看报、收到了很大的成绩。”然而，因为毛主席的决定，1958年的“汉语拼音方案”只用拉丁字母为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而不是用拉丁字母来代替汉字。虽然如此，80岁的吴玉章在1958年说：“世界各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将来总有一天会接近和统一。”他始终认为，拉丁字母早晚会排除汉字。1955年他这样反对“新的汉字”（即“简体字”）：

“即使这种新的形声汉字，竟能创造成功，对于原来未识字的人，学习使用，仍然要比拼音文字困难得多，而对于已识汉字的人，却要把旧的一概忘记，新的从头学起，因此要推行这种‘系统化’的新字一定是极端困难的。汉字最后要改成拼音文字，是肯定的，要是在汉字拼音化之前，再造一套新字，不是更麻烦吗？反之，在目前采取一般已习用的简化字，代替笔画繁复的字，以减轻文字学习和使用的困难，却不失为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这种权宜办法，即使不很理想，却是切实可行的，对于已识汉字和初学汉字的人都是有利的。（……）在这里我想附带对三种比较流行的顾虑作一些解释。

第一种顾虑是怕原来识字的人都变成不识字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想法。因为实行拼音文字之后，将有一个相当长的新旧文字并用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新的拼音文字和旧的汉字都是社会上通用的合法文字，政府的法令和重要的报刊可能并用两种文字或印行两种版本。这样，已识字的人就不仅不会变成文盲，而且有充分的时间来学会和精通新的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只要几个月就可以学会，对于现在的知识分子是决不费力的。

第二种顾虑是怕汉字消灭。在新旧文字并用的过渡时期内，随着时间的推移，拼音文字的使用范围和使用人数一天天扩大，汉字的使用范围虽然将要相应缩小，



但是仍将作为一种古典文字永久地保存下去，供高等学校、科学机关和专门书刊使用。埋在地下几千年的甲骨文，我们尚且要发掘出来研究，对于发生了伟大作用的现行的汉字决没有把它消灭的道理。

第三种顾虑是怕古代文化遗产无法继承。有些人以为实行拼音文字以后，古书没有人能懂了，古代的文化遗产将无法继承。不错，我国有极其丰富的古代典籍，其中有一部分是极可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继承下来的。这些人的看法，似乎只要继续使用汉字，文化遗产就能自然继承。其实不然。目前文字虽然还没有改革，遗产继承已经发生困难。现在识得汉字的人，并不都能读懂古书，真正懂得古书的人，只占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能读懂古书的并不多。可见不改革汉字，未必就能继承文化遗产。改革了汉字，仍然能够继承文化遗产；文字改革和继承文化遗产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我们认为，在改用拼音文字之后，古代的优秀著作，可以逐步翻译成为拼音文字，这样可以使得现在不识字的人以及虽然认字但读不懂古书的人也能读懂古书，这才真正解决了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至于现在能读古书的人即使在文字改革之后，仍然可以研读古书，并不因此受到任何限制。将来我们可以用国家的力量集中许多专家，建立各种机构，来系统地整理、研究、校订、注释、翻译、出版我国古代各种优秀的典籍，这是完全可能，也是完全必要的。”<sup>97</sup>

本人不完全同意“吴老”的方案，因为汉语的同音字太多，如果完全用拼音表达容易造成误会。我自己的改革方案已发表在《世界汉学》杂志上。我认为，汉字部首的用法应该保留，但用拼音代替声旁，这样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记不住的汉字成为“可读的”，比如工、江、扛、红、仝、邛成为工 gong、彳 jiang、扌 kang、彡 hong、人 tong、冫 qiong。如果进行这样的改革也可以恢复已经失去的部首，比如“东”应该写成“木 dong”，而“面条”的“面”应该写成“麥 mian”，“头发”将成为“页 tou 髟 fa”。<sup>98</sup>

## 4.2 钱玄同和文字改革

<sup>97</sup> “关于汉字简化问题”（1955年4月的演讲），见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91-97页。

<sup>98</sup> 详细请见雷立柏〈现代汉语的竞争能力〉，载《世界汉学》第9卷（2012年），180-187页；〈为什么中国人应该学习欧洲书法？〉，载《新知》，第3期，（2014年5月），90-93页。

钱玄同 1887 年生于浙江吴兴，1906 年到日本草稻田大学，曾在革命的前夕与章太炎交往，1910 年回国，曾任浙江一所中学的教员，后任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后到北京，任北京大学教授，又转到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任系主任，1939 年因脑部出血而去世。

在新文化运动他反对文言文，支持学生用白话写作，始终考虑“国语”（即“普通话”）的问题，1917 年成为“国语研究会”的会员，1919 年任“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而这个会 1935 年成为“国语推行委员会”。钱氏 1925 年与志同道合的人创办《国语周刊》，与别人合编《国音字典》，其用一种拼音方式为汉字表音，发音以北京人的发音为标准（1932 年改名《国音常用字汇》）。因为他认为汉字难认、难记、难写，并强调汉字阻碍知识传播，不利普及教育，他主张应该完全废除方块汉字，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

在 1923 年的《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上，钱先生发表了〈汉字革命〉一文，其中写道：“唯有响响亮亮的说汉字应该革命！如此，则汉字改革的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他强调“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在他的眼中，“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中国人应该用拼音来代替汉字，不应该发明新的符号，但“拼音字母应该采用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sup>99</sup>

钱玄同支持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 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这在“注意符号”后成为“国音字母”第二式。

钱玄同对简体字的发展也有重要贡献，1922 年他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1934 年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 2300 多字，而大学院（教育部）1935 年公布其中 324 个字为正式可用的，这就是第一批简化汉字。

另外，钱玄同还主张汉语文献中应该使用西方的标点符号，也应该使用阿拉伯数字、西方的“公元纪法”以及汉字的横行书写方式。这四个建议都很重要，而在中国基本上都实行，但在台湾地区和香港不一定都被采纳。比如，很多台湾的书仍然是竖排的，不用公元纪法，又反对阿拉伯数字。

---

<sup>99</sup>见同上，伊力，382 页。

### 4.3 周有光和文字改革

周有光（1906-2013年）先生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1923-1927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学习，1928年后任教于清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和浙江教育学院，曾任职于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他1955年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自己有许多关于文字学的专著，比如《世界文字发展史》、《比较文字学初探》等。

103岁的周先生在2008年写过这样的回忆：

“中国一向向大家说方言，国语推广效果不好，同胞们见面不能谈话。大多数人不会识字，文明古国是文盲古国。清末开始提倡文字改革，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足足一个世纪，方才出现‘初步普及普通话’和‘基本扫除文盲’的新局面。中国需要一套适合现代需求的汉语字母。1918年的‘注意字母’不便出国，印一张名片，国外无人认识。1920年‘国语罗马字’太繁复，向来没有进入小学。1933年的‘拉丁化新文字’太简单，它是民间设计，没有学术界和政府的认可。1958年的《汉语拼音方案》是第一个国家法定的罗马字方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公布当年的秋季开始在全国小学教学。这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奠基工作。

推广初期，拼音是在反对声中谨慎前进的。当时有权威人士说：罗马字是西方文字，反对西化首先要反对罗马字。其实，这是历史误解。字母出于东方（亚洲），最早不是西方（欧洲）的创造（……）

全球化时代，中外往来频繁，中国人名的拼写方法，已经从拼法混乱改进为拼法统一，便利了国际的交往。航空时代，全世界的地名必须‘单一罗马化’。拼音使中国地名顺利进入航空时代。（……）

检索和索引技术，由于《现代汉语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带头，已经普遍采拼音序列。大海捞针，一捞就得。”<sup>100</sup>

---

<sup>100</sup>参见周有光《朝闻道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153、154页。

## 5. 田耕莘和国际交流

田耕莘（原名田东来，圣名 Thomas）1890 年 10 月 24 日生于山东阳谷张秋镇；他于 1899 年到坡里小学，1901 年领圣洗入教，在坡里上学，1904 年到兖州小修道院学习，1912 年读完哲学，到青岛地区实习一年，1913-18 年继续在兖州学习神学，于 1918 年 6 月 9 日由韩宁镐主教被祝圣司铎，1918-20 年在单县、巨野传教，1921 年任单县黄岗集本堂神父，1922 年到诸城，在 Froewis（法来维）神父的领导下管理诸城的“明德学校”，他于 1922-27 年在范县、巨野、鱼台、朝城传教，1928 年决定入圣言会，1929-30 年在戴家庄初学院，入圣言会，1931 年 2 月发初愿，同年到鱼台、嘉乡传教；1932 年 7 月韩宁镐主教将阳谷 6 县成立为总铎区，任田耕莘为阳谷的第一位总铎，进而于 1934 年升任阳谷教区监牧，1937 年到菲律宾 Manila 参加圣体大会；1939 年 7 月 12 日被任命为阳谷教区主教，1939 年 10 月 29 日在罗马由 Pius XII（比约十二世）被祝圣主教，同年回山东，在战乱的时期建立教会，特别强调神职人员的教育；1942 年 12 月他被调任青岛教区主教；1945 年 12 月 24 日被任命为枢机主教；1946 年 2 月 18 日穿上枢机主教的服装，1946 年 2 月在罗马参加枢机主教全体会议，后到美国，同年 5 月在美国获悉，教庭批准了他的要求，允许他在华成立圣统制；他自己被任命为北京总主教；他于 6 月 1 日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6 月 29 日到北京就任；1946-48 年间管理众多教务并重新组织北京总教区的工作，也有几次飞到香港；各种工作、压力和困难影响了他的健康状况；他历来的眼症也使他不能再承担他的工作；他委派了一位署理主教并去上海接受治疗，1949 年留在香港，1950 年 12 月到美国治眼病，到 Chicago, Techny；1957 年获得教宗允许去台湾采访，1957 年 9 月访台，1958 年 8 月在德国采访，因车祸受重伤，但仍然于 11 月参加新教宗选举；1959 年回美国，同年被任命为台北署理总主教，1960 年 3 月到台北，建立教会教育机构，如台北若瑟修道院（1961 年）和辅仁大学（1963 年）；1964-67 年参加海外会议，如梵二会议，1964 年心脏病暴发，1966 年辞职，1967 年到嘉义圣言会会院，1967 年 7 月 24 日因病在嘉义去世。

田枢机从小学习拉丁语，后来当天主教司铎和主教，每天举行拉丁语的弥撒，所以他的拉丁语很好。他和外国人沟通的语言是拉丁语，在初学时（30 多岁）

也学习一点德语，后来还学英语，但这些语言他都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然而，因为他是天主教的主教，而天主教当时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他在罗马和其他地方都靠拉丁语直接能和其他人沟通。他也参加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年），在那里遇到世界上各个地区的主教和神学家，可以很好地和他们进行交流。然而，该会议决定重视本地语言，用本地语言举行教会的礼仪，从此天主教的弥撒礼不以拉丁语举行，而以本地语言举行。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天主教早在1960年代开始用汉语举行弥撒，但在中国继续保持拉丁语弥撒，一直到1990年左右，部分地区一直到1994年还用拉丁语举行弥撒。

## 6. 方豪和拉丁语历史研究

方豪（1910-1980年），杭州人，出身于新教圣公会家庭，1921年随全家皈依公教（天主教），他曾在杭州神学院和宁波神学院学习，1935年晋铎，1938年在昆明参与《益世报》复刊，后继续到重庆办报，1941年起任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并任《中央日报》主笔，后任辅仁大学、津沽大学历史系教授，1946-1948年在北京主持上智编译馆，1949年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在政治大学任教，任（台湾）中国历史学会理事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台北去世；他掌握拉丁语、法语等西方语言，著有《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西交通史》、《宋史》、《李之藻研究》、《方豪六十自定稿》等。在中国公教历史研究的领域中，可称为20世纪最优秀的华人学者。

方豪是第一位反省拉丁语在中国的传播史的人，他的“拉丁文传入中国考”是《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1-38页）一书中第一篇论文，也许方豪认为这是他最好的研究论文。该文章分10段：

- （1）序言（说明“拉丁”一词的来源和拉丁语在西方文明上的重要地位）
- （2）拉丁字与中国音韵学（介绍《西字奇迹》（1605年）、《西儒耳目次》（1626年）、方以智、康熙皇帝等人对拉丁字母的了解、对拉丁字母的早期反对和民国时期对汉字拉丁化的努力）
- （3）荷兰人在台湾传授之红毛字（介绍荷兰新教传教士1624-1661年

间在台湾用拉丁字母进行教育，培养当地老师)

- (4) 天主教人之研习拉丁文 (从 Montecorvino (孟高维诺)、1594 年在澳门建立的修院和其他修道院、教会有关拉丁语的规定)
- (5) 非天主教人之研习拉丁文 (从康熙时代、雍正时代的拉丁学院谈到《华夷译语》等著作)
- (6) 中国人之拉丁著作 (提到李安德、黄伯禄、马相伯和民国时期的拉丁语词典)
- (7) 译入拉丁文之中国名著 (Ricci (利玛窦)、Intorcetta (殷铎泽)、Couplet (柏应理) 等人的译著)
- (8) 译入汉文之拉丁名著 (提到 E. Diaz (阳玛诺)、Buglio (利类思) 等人)
- (9) 中国拉丁文典述例 (历代拉汉字典、拉丁语写的汉语教材等)
- (10) 结论

方豪的学术贡献很大，因为他不仅仅考查中国历史文献 (比如《清圣祖实录》、《大清会典》、《理蕃院则例》等)，但也能读懂拉丁语文献和法语文献。

## 7. 谢大任——中国的伊拉斯谟?

荷兰人伊拉斯谟 (Erasmus Roterodamus, 1466-1536 年) 是文艺复兴时代最著名的拉丁语老师，他编写一些教材并始终强调古典文化的重要性，还将一些古希腊语文献译成拉丁语，也编写一部新的《新约》译本。在中国 20 世纪中，谢大任 (1899—1994 年) 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拉丁语老师和拉丁语教材编者，也许可以称他为中国的伊拉斯谟，虽然并没有享受西方伊拉斯谟的美名。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西方的伊拉斯谟 (春大麦其 Adagia 《成语集》) 或中国的谢大任都对成语有很大的兴趣，而谢老师曾编写比较汉语和英语成语的著作。在 20 世纪末谢大任几乎是一个被遗忘的人，虽然他前后编写 (或参与编写) 77 种书。他是江苏苏州人，1925 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获文学士学位。圣约翰大学培养大量精通英语的人才，而谢大任在那里也受到很好的拉丁语培训。毕业后

他曾任上海英文《大陆报》驻苏联记者、上海同德医学院、光华大学、暨南大学教授。1949年后他历任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圣约翰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医学院等校教授。1952年起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外文教研组主任、教授。

谢大任教授毕生致力于英语和医学拉丁语的教学和研究，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诲人不倦。他编写的语言教材包括《高中英语语法实习教本》（文仪书局，1934年）、《英语读音一助》（中华书局，1937年）、《初级英文》（上海竞文书局，1939年）、《英语语法初步》（上海竞文书局，1939年）、《初级英语语法练习册》（上海竞文书局，1946年）、《现代英文选》（龙门联合书局，1947年）、《近代美国名家文选》、《英文修辞格》、《医学名词字源》（龙门联合书局，1950年）、《高级英语选》、《医药拉丁文》（西南医学社，1951年）、《医药拉丁文教本》（中英文解释，西南医学社，1953年）、《拉丁文解剖学名词还习法》（新中国联合出版社，1953年）、《医学拉丁文》（新医书局出版社，1955年）、《医学拉丁语》（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医学基础英语》（人民出版社，1963年）、《医学英语》（人民卫生出版社，1964年）、《药学拉丁语》（上述教材在50年代全国医学院校教材评审会上均被评为优秀教材）、《汉英对等成语小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年）、《解剖学拉丁语》（上海科技出版社，1983年）、《1000个常用英语习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精选英语谚语3000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7年）、《拉丁语自学读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新编汉英对等成语词典》（安徽赞科技出版社，1995年）。

1961年主编全国医学院校统一教材《英语》、《拉丁语》；他主编《拉丁语语法》（商务，1959年）、《拉汉医学词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等。

谢老师主编的《英语》（医学专业）五册，国内发行40万套，香港出版商也翻印出版，行销海外。

1978年，商务印书馆约请主编《拉丁语汉语辞典》，他在经受直肠癌手术后，不顾年老体弱，欣然接受。经过他与助手们的通力合作，这部350万字（601页）的巨著1988年出版问世，成为20世纪末最优秀的综合性拉丁语汉语词典，包括

文学、哲学、历史各领域，但重点还是生物学和医学，所以关于部分历史人物没有作很全面的介绍。遗憾的是，这部重要的拉丁语汉语词典没有进入电子时代，没有新版本问世。1988年还有另一部很有用的工具书出版：《拉丁语汉语小词典》（*Dictionarium Parvum Latino-Sinicu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1997年第4次加印，发行量已经达到9500本）。

在1959年的《拉丁语语法》（商务）一书的“导言”（页1、2）中，谢大任写：“公远前120到80年是拉丁文学的全盛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用拉丁语发表的著作有如雨后春笋，当时人材辈出，文坛上的风云人物有散文鼻祖凯撒（Caesar），西昔罗（Cicero）等文人而兼政治家，散罗司脱（Sallust），塞纳加（Seneca），泼里内（Pliny），太锡都司（Tacitus）等；有大诗人如维琪尔（Virgil），荷拉斯（Horace），奥维特（Ovid），路加（Lucan），马显尔（Martial），思丹歇思（Stattius）等。他们的不朽著述，为欧洲创造了一个美丽丰富的文学模范。……在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为了接受古罗马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对拉丁语更为重视了。拉丁语虽然已经成为一种古典语言，但一直到二十世纪它还被欧洲学者公认为科学文化的国际用语……因此，近半世纪以来，欧洲美各国把拉丁语列为文学用语，作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之一，苏联自1949年起拉丁语课也被规定作为中等普及教育的课程了，全国各医学院里都设有拉丁语课。解放前后我国医学院校也把拉丁语列入了必修课程。由此可见，拉丁语在人类征服自然，建造新社会的教程中曾起了不可泯灭的作用。在今日，掌握了拉丁语等于获得了欧洲文化宝库的钥匙；等于奠定了学习不同程度的欧洲语言的基础。”<sup>101</sup>

这个“导言”也说明拉丁语人名汉译的问题：从1959年到1999年仍然有很大的变化：“西昔罗”成为“西塞罗”，“泼里内”成为“普林尼”等等。

## 8. 天主教圣职人员和拉丁语在中国的推广

在传统上，拉丁语是天主教的官方语言，因此所有的神父（司铎）和主教都会拉丁语，并且在每天的弥撒礼仪中用拉丁语。虽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

<sup>101</sup>见谢大任《拉丁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1、2页。



(1962-1965 年)规定,天主教的礼仪应该使用本地的语言,拉丁语仍然是天主教会的“大传统”,法典和许多其他文献都是拉丁语写的或以拉丁语为标准。另外,教父和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文献的原文也都以拉丁语文本为权威性版本。中国天主教的许多主教都说或写很优美的拉丁语,比如西安主教李笃安(1927-2006 年)、上海主教金鲁贤(1916-2013 年)等等。李镜峰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因为他还编写拉丁语教材,特别重视拉丁语。另一个特殊的人物是韩景涛主教,因为他还掌握古希腊语,这说明在 1940 年代部分天主教修院已经重视古希腊语教育。

## 8.1 李镜峰主教

李镜峰的圣名是 Lukas (路加),他 1921 年 2 月 22 日出生于陕西省天主教发祥地高陵县通远坊村一个教友家庭,乳名殉修。他的家族已经出 13 名修女和 10 名神父。10 岁的殉修已经想入修院,但被拒绝,但 1934 年有机会去西安小修院修道,4 年就念完 7 年的课程,1938 年到汉中固县丰家营村的临时联合修院学习哲学。那时哲学的课程都用拉丁语,作业也必须用拉丁语写。联合修院因战争原因 1943 年解散,但李殉修 1947 年被祝圣司铎,随后当西安主教的秘书,曾翻译来自罗马的文献。1949 年李神父回凤翔总堂任本堂和修院教师,但 1959 年被捕入狱,判刑 15 年;1959 年蒙冤入狱,1980 年由就业单位回到教区,定居岐山见家村,主持教务。1980 年 4 月 25 日被周维道主教祝圣为助理主教,1983 年 2 月 14 日按照教会法典接任教区第三任主教。<sup>102</sup>

李主教多年是教区修道院的老师和院长,他有丰富的拉丁语教学经验,并自己编写拉丁语教材。他特别重视用拉丁语举行礼仪,所以凤翔教区天主教司铎的拉丁语能力可能是全国最强的。下文是西安王峰先生 2014 年春天送给作者的采访录(经过李景玺神父的正理):

凤翔教区李镜峰主教对拉丁文有很深的造诣,他在修院给修士们教授拉丁文,同时他还亲自编写《拉丁语课本》。他认为掌握拉丁文十分重要:一方面拉丁文是天主教会的官方语言,另一方面拉丁文也是了解西方文化的重要渠道。谈起他

---

<sup>102</sup>参见凤翔教区牧委会编《天主教凤翔教区的过去和现在》(未正式出版),陕西 2005 年,91-94 页。

如何学习拉丁语时，李主教这样回忆说：“我在修院的时候，教会的一切文件都是拉丁语写成的，拉丁语也是修院的必修课。我们要用四五年时间来学习拉丁语。由于梵二礼仪改革以后，教会提倡采用本国文字、用各地的方言来举行礼仪和祈祷，同时神哲学书籍也用本国文字来表达神学思想，所以对拉丁语的要求就有所减弱。在那时，对于神职人员来说，拉丁语是一道门槛，如果拉丁文不过关，那么他就不能进入神职界。由于教会所有的文件，礼仪用语，教科书等都是用拉丁语写成的，所以那时教会要求神职人员的拉丁语必须过关。那时在修院都是外国传教士给我们教授拉丁语，因为他们的拉丁语都非常好。

由于教会的文件和资料都是拉丁文撰写的，所以掌握拉丁语对于神职人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这样说：‘如果一个神职人员不懂拉丁语，那么他就无法接触、了解教会许多宝贵的财富。’很遗憾的是，目前在中国，社会上知识分子对拉丁语的重视超过了教会，他们学习拉丁语并翻译教会的一些著作，比如圣奥斯丁的《忏悔录》。当然教会内部也有人翻译，但毕竟是微乎其微的。因为拉丁语毕竟是一门特殊的语言，所以对中国人来说，要掌握拉丁文确实不容易。拉丁文虽然难学，但教会始终没有放弃拉丁语，教会直到今天还要求神职人员必须掌握拉丁语。

“有时我们可以看别人翻译的东西，但是别人翻译的正确或不正确，我们不得而知。当别人翻译的东西与原文根本不符时，甚至翻译错误的时候，我们读了之后会误导我们。咱们中国人、东方人学拉丁语的难度太大了，这也是个事实，但是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方法，并持之以恒，我相信，拉丁语还是能够学好的。”

“在修道院里面，拉丁语的学习程序和汉字不一样，首先我们得会念字母，其实那些字母很简单，是固定的，不像英语、法语还需要变音。拉丁语是固定的，很好念，但它的语法却很复杂，这点与我们中国的文字有天壤之别，没有丝毫相仿的地方。那就得逐步的念，先学习它最基本的东西：它的词形有变化，汉语的词形没有变化，比如“世界新闻”一词，中文里“世界”永远是“世界”两个字，没有变化，但在拉丁语里，它必须说“世界的新闻”，也包含了词形的变化。在词形的变化中，凡是名词它有变格，还有变数，还有变形，那确实很复杂。与中国文字比较起来，那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只要我们用功去学，学一点积累一点，慢慢地也就学通了。据我所知，

过去有很多老神父完全可以用拉丁文来写作或写信。他们能写，能交流，正是因为他们把拉丁语融会贯通了，那时候你不学通也不行。那时我们用拉丁语学习神哲学，确实不容易。其实不要说用拉丁文，就是我们现在用中文学习神哲学，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明白，何况用拉丁文呢？就像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所说的：拉丁语是已经定了性的东西，而且许多抽象的、理论的东西已经用拉丁文定了性，不会有什么误解与改变。不像现在有些语言，我们称之为活的语言，它会因政治、文化、地区的不同而改变，但是拉丁语已经是定了性的，它不会改变。直到现在，我们还会看到在国外有很多文件性的东西，有一些关键的词语还需要把拉丁原文附在后面，因为没有办法准确的翻译它。我们中国语言就更差得远了。像西欧的文字，他们有很多名词，只要把词尾一变，变成本国的词形就可以了，但是在中国有些词就很难翻译，比如汉语中 *Philosophia*（哲学）两个字还不是中国人翻译的。‘哲学’这个词，在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翻译，说成是“论理”，不知道翻译成什么词语比较合适，最后日本人才翻译成“哲学”两个字，把这个词才定下来。在中国我们更不能直接用 *Philosophia* 这个词，那简直像天书一样，但是在西方可以叫 *Philosophy*, *Philosophie*, *Filosofia*，然而词性没有变，可是中国话就不行，所以说中国人学拉丁文太难了，但也绝对不是学不通的。像利玛窦神父，作为西方人他没有接触过中国的汉字，但他最终把汉学研究的比我们中国人还透彻，他能把整个《四经五书》翻译成拉丁文，难度有多大啊！多少名词，多少表达的方式！那就是我们常说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用心去钻研，拉丁文还是能学通的。

当然拉丁文曾经也作为世界的官方语言，多少文献、多少资料都是用拉丁语写成的。教会现在还要求神职人员一定要懂拉丁语。今天教会仍以拉丁语为教会官方语言，比如召开世界主教会议的文件，原文都是拉丁文撰写的。不管是礼仪方面，还是信理方面都是拉丁文写的，然后各国才翻译成自己本国的语言。如果中国神父不懂拉丁文，还得从英文来翻译这些文件，但是英文翻译的正确与否，我们不清楚。我们不能直接从拉丁文来翻译这些文件，是十分遗憾的一件事。最近圣座要求，《弥撒经书》采用本国语言时，都要重新审阅，必须以拉丁原文为本，如果不符合拉丁文的译文，都必须重新翻译。

总之，我学习拉丁语时，就是首先要记忆。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先记下来，

同时还要有很强的理解力，因为拉丁语的逻辑性很强。正如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所说的：“拉丁语可以培养青年人敏锐的思维，因为它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您当时学习拉丁语的时候用什么教科书？”

“那时候，在修院里学习拉丁语的课本也很多：有上海、山东、四川、河北的课本。但是无论何时，我们都应该先背单词，看这个单词有什么变化，每种形式都应该掌握。即使采用不同版本的拉丁语课本，但教授给我们所讲的内容都差不多。（……）现在呢，上海也有课本，北京也有课本，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三四十年老神父还多，他们都懂拉丁语，他们就自己编写一些拉丁语课本。

现在有些教友希望能参与拉丁文弥撒，有些年轻神父也很想为这些教友举行拉丁弥撒，但他们很多人都不会念拉丁文，因此让他们做拉丁文弥撒十分困难。”

“主教，您过去学拉丁语的时候，课程是怎么安排的？”

“我们那时候每天都上拉丁课，每天一节课。每天都要背单词，每天大约背二十个单词。”“听说您那时候和外国传教士都是用拉丁语对话，这对您们练习口语有帮助？”

“是的，很有帮助。那时候我们每天都念拉丁日课，弥撒也都是拉丁文的，所以对拉丁文的发音都很熟悉，也很自然的知道那种读法比较顺口。但主要还是需要背诵，那时候教授们要求我们大声朗读，甚至背诵。因此学习拉丁语首先必须背诵单词和它们的变化，然后才通过语法的学习去掌握不同的运用。”

“您学拉丁语的时候，谁给您们教授拉丁文？”

“那时候，每个教区都有外国传教士，而且每个教区也都有小修院，毕竟中国的神父人数较少，基本上都是外国传教士在教授拉丁文。当时教授我们拉丁文的教授（神父）很多：有荷兰的神父、波兰和意大利的神父。那时候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神父，他们都懂拉丁语。”

“凤翔教区修士的拉丁课都是由您教授，这么多年来，您有什么感想吗？”

“对于学习拉丁语的方法，我只想这样说：学习拉丁语其实很简单，你只有记下了才算学下了，没有背下就不算是学到了！只有背得多，学得多才能掌握其中的技巧。”

## 8.2 金鲁贤主教

金鲁贤（1916-2013年）生于上海，曾在上海耶稣会高中求学，1938年加入耶稣会初学，1945年被祝圣司铎，进行牧灵工作两年，1947-1951年间在法国、罗马进修，曾 Gregoriana（额我略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在欧洲的时期，他去很多地方，并继续学习几种欧洲语言，他的法语、德语、英语和意大利语都相当好。1951年他回上海，成为教区修道院负责人，1955年9月被捕入狱，曾生活在监狱和劳动营27年之久，1982年回教区，1983年开办上海佘山修道院，1985年1月被祝圣主教（但没有得到罗马教廷的批准）。此后他在很多方面恢复上海教区的宗教生活。

金鲁贤主教的拉丁语非常好。他用拉丁语写自己的日记，但在1955年后，调查他的人用这本拉丁语的日记去找很多控告他的资料，所以金鲁贤决定“永远再不要写日记，并要毁灭一切收到的信件”。<sup>103</sup>

### 8.3 韩景涛主教

韩景涛（亦写“井涛”，圣名 Andreas）1921年生于内蒙古赤峰林西，该地区当时属于四平教区，所以他在四平的小修道院学习6年（1934-1940年），学习拉丁语和法语。他的老师是来自加拿大的传教士（“圣母升天奥斯丁会” Augustinians of the Assumption）。奥斯丁会1845年成立，1935年才派人来华，而1948年只有11名传教士在华服务。然而，这些加拿大神父在长春的大修院教他很多语言。韩景涛从1940-1948年在长春修道院学习，同时学习法语、拉丁语和古希腊语。27岁的他在1948年被祝圣。他前后在修道院里14年之久，所以法语成为他的“第二个母语”。因为外国神父请他在修院以外办事，他也有机会到外面去。除了前面提到的三门外语，他还自学英语和德语，但没有学习古希伯来语。

1953年所有的外国神父都已经离开中国，而加拿大的传教士已经为他安排去 Montreal（孟特烈）读书深造，但韩景涛认为他不应该离开他的羊群，所以他留在中国。他1953年因为与“圣母社会会”（亦称“圣母军”）有关系，被捕入狱，

---

<sup>103</sup>Georg Evers, “Jin Luxian, *The Memoirs of Jin Luxian, Volume One: Learning and Relearning 1916-1982*,” in: *China heute*, 2013/2 (178), 126 页。

禁闭 6 年（“小号”）受苦。1980 年他被释放，1982 年成为四平教区的主教，但没有接受官方的宗教机构，所以遇到一些问题。大约 1980 到 1987 年间他在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教英语，1987-1997 年教授十年的古希腊语，虽然他没有博士学位。在 2000 年前后他也给修士和修女教拉丁语，比如使他们查《玛窦福音》中的所有单词。他自己始终在学习，去散布时随身带一些希腊语的单词卡，也自学德语。2012 年他请一些去法国的朋友为他购买 Homer（荷马）、Plato（柏拉图）、Aristoteles（亚利士多德）等人的原文著作。

在 1980 年代末他翻译 Thomas Aquinas（托马斯）的《驳异教大全》第一卷，但不愿意出版它，因为他也想翻译后面三卷。他用英语编写一部拉丁语教程（大开本）和一部古希腊语教程（小开本）。

## 拉丁语辞典、教科书和期刊

### 1. 汉拉辞典

在早期的《汉英》和《英汉》词典中出现大量拉丁语单词，比如参见 Morrison（马礼逊）1822年出版的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Three, English and Chinese*（《中文词典》，第三部分《英汉词典》），189-190页（我加下画线表拉丁语词）：

“GOD or the Deus of the Chinese was originally, and is still most generally 神 Shin; in the plural, Dii, 神鬼 Shin kwei, and 神祇 Shin ke. A sort of Supreme God, is in the ancient books expressed by 上帝 Shang-te. Genii of particular places are also expressed by 神 Shin, as 河神 ho shin, God of the river; 山神 shan shin, god of the hill, etc. All these gods are in Chinese notions inferior to 天 Tien, Heaven. The Dii indigetes, vel Dii ex hominibus facti, are also called 神 shin; the Emperor of China creates and promotes Dii at his pleasure. The semones (quasi semihomines, minores diis and majores hominibus) seem to correspond to the 仙 Seen, or 神仙 shin seen of the Chinese. The Lares and Penates are expressed by the various 土地 to te, at the ends of streets; at the gates; and doors of the houses; where swine are kept, etc.”

如果不懂拉丁语，这一段无法理解。Morrison（马礼逊）显然认为，一切读他词典的人都熟悉 Deus, dii, genii, dii indigetes, semones, lares, penates 等拉丁语单词。

那些研究汉语的学者更注重“汉拉辞典”，所以编写汉拉辞典首先出于“了解汉语”的渴望。当然，为了妥善地利用汉语去传教也应该知道每一个汉字的准确意义，所以对传教士来说，无论是“汉拉辞典”或“拉汉辞典”，都很重要。

最早的双语辞典之一是 *China illustrata*（《中国图说》）法语版附录中的《汉法词典》<sup>104</sup>，但这部小型双语词典没有任大的影响，只用拉丁字母写汉字拼音，没有汉字。

---

<sup>104</sup>见张西平等译《中国图说》，大象出版社，2010年，426-521页。

方济格会士 *Basilus Brollo a Gemona* (叶宗贤, 亦称“叶尊孝”, 1648-1704年) 曾从 1680 年到 1704 年在湖广和陕西地区传教, 而他编写早期最有影响的汉语外语词典。他的汉拉词典 1733 年在澳门出版, 而该辞典多次被抄写或改写。<sup>105</sup> 其中一个抄袭本 1813 年在巴黎由 *Chre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 (德金) 出版, 书名是 *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cais et latin* (《汉语法语拉丁语词典》, 封面上的汉语书名则是《汉字西译》)<sup>106</sup>。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 *Hieronymus Mangieri Arsenio* 扩重和改进 *Brollo* (叶宗贤) 的词典并以 *Dictionarium Sinico-latinum* (《中拉字典》) 的书名 1853 年在香港出版它, 他的版本有 1024 页。

耶稣会学者 *Couvreur* (顾赛芬, 1835-1919 年) 编写的, 他 1870 年来华, 有多种汉学著作, 其中有一部《中拉字典》, 1877 年在河北献县出版。几年后 (1892 年) 他的 *Dictionarium Sinicum et Latinum* (《汉拉辞典》) 问世。顾赛芬在序中说: “*Haud ita pridem sinicum Dictionarium edidimus quod licet causas opponat de Guignes, nomini R.P. Basilii a Gemona Ordinis addicitur; opus admodum utile, sed compendiarium, cujus exemplaria nunc desunt apud librarios...* 不久前我已经出版一部汉语辞典, 它可以代替原先的 *de Guignes*, 即那部归功于叶宗贤的辞典; 该辞典仍然很有用, 但它比较简单, 而在图书馆中已经找不到它……”。顾赛芬第二个辞典已经考虑到很多当时发行的报纸和期刊 (参见 “*libri et auctores citati* 引用书的书目”)<sup>107</sup> 以及《正字通》、《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书。这部大辞典 (1200 页) 是根据部首排编的。

顾赛芬这样解释“道”的意义: “*via virtutis, summa virtus, recta ratio, effatum, doctrina, lex, norma, regula, vitae institutum, actio, vis, status, conditio*” (1034 页)。

“神”是 “*substantia incorporea, spiritus, genius, anima, intelligens substantia, mens, intellectus, intellectuales facultates*” (731 页)。

“天”被解释为 “*caelum sidereum, aether; caeleste numen*” (209 页)。

<sup>105</sup> 见方豪《拉丁文传入中国考》, 前引, 30 页: “传抄颇多”。

<sup>106</sup> 参见杨慧玲《19 世纪汉英词典传统》,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年, 87 页。(Brollo 成“叶尊孝”, 而关于他词典的不同抄本, 见 72-95 页, 这是最权威性的相关的研究。)

<sup>107</sup> 见 *Couvreur, Dictionarium Sinicum et Latinum* 《汉拉词典》, 河间府, 1892 年, XIV 页。



根据方豪先生的记载，北京（大概指北堂）于 1878 年印行一部依据《五方元音》编写的《中拉字典》。<sup>108</sup>

最大的汉拉辞典无疑是两位圣言会传教士编写的：德国人 Mittler（苗德秀，1887-1956 年）和奥地利人 Boehm（彭加德，1909-1992 年）。他们的巨著《中华拉丁大辞典》1957 年由保禄印书馆发行于香港。序中有这样的说法：

“本书始稿于民国叁拾壹年，经四载竣工；旋因时局动荡，未刻付印。事故沧桑，一隔数载，中西词语，增进颇多，至今如要付梓，实有增补之必要；古除依王云五大辞典为蓝本并促全初稿内容外，又增补了国语辞典与 Bacci, *Vocabulario Italiano-Latino*, Roma 1955, Terza Edizione 之全部新资财；是故，兴凡辞源、辞海，以及其他典籍之古今通用词语，可谓悉数以汇，囊括已尽矣！中文词语意义深邃，其概念不易携得者甚多，例如‘圣’字，拉丁文多译作‘sanctus, sanctitas’；教士们亦多将 sanctus 之概念介入‘圣’字，至若此中西二字所蕴之概念，是否全相吻合，实需考究；甚或有以此二字含义相去甚远，强相并合，实乃凿柄不入也。……”<sup>109</sup>

《中华拉丁大辞典》742 页对“道”一字从“名词”、“动词”和“前置词”（介词）作出解释：

名：

1. 路： via, ae f; canalis is, m; id, quod viae speciem refert; vitae curriculum;
2. 理： agendi ratio; via virtutis; summa virtus; recta ratio; effatum i n; doctrina ae f; lex legis f; norma ae f; regula ae f; vitae institutum; actio onis f; vis f; status us m; condicio onis f; linea ae f;
3. 言： oratio onis f; dissertatio onis f; inscriptio onis f; litterae arum;
4. 区名： provincia ae f (唐 imperatores Sinas diviserunt antea in decem, postea in quindecim provincias 道 dictas);

<sup>108</sup> 见方豪，前引，31 页。注意：方豪的文章有时候颠倒“汉拉”与“拉汉”，比如 Petillon（贝迪荣）的《辣丁中华字典》写成“《中华拉丁字典》”（31 页），并且将 Mittler（苗德秀）的《中华拉丁大辞典》理解为“拉丁中文字典”（24 页）。

<sup>109</sup> 《中华拉丁大辞典》，香港 1957 年，序，IV 页。

### 动：

- 1.言： loqui; dicere; narrare;
- 2.通： transire per alqum locum;
- 3.引： ducere; introducere;
- 4.治： regere;
- 5.祭路神： viarum geniis sacra offerre;
- 6.从： viam sequi;

### 前： per, ex;”

此后，《中华拉丁大辞典》加上对很多词组（“道童”、“道旁”、“道谢”、“道引”等）的翻译，还翻译成语和格言：

“道可道非常道： Ratio, quae verbo exprimi potest, non est aeterna ratio.”

“道不远人： Lex moralis non abest ab homine.”

这部巨著有 1981 页，1957 年的版本在 1983 年加印，拉丁语部分表出长音和重音，为学习拉丁语的人是一部非常好的工具书，它最大的缺点可能是它是根据王云五（1888-1979 年）使用的“四角号码检字法”而排编的，查字比较不方便。

该辞典应该重新排编，重新出版，这样它再次可以成为学习拉丁语的杰出工具书。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编写 18、19 世纪的汉拉词典，主要是为了自己了解汉语，但 1957 年的《中华拉丁大辞典》的目标是更好地教中国司铎使用拉丁语。

## **2. 拉汉辞典**

根据网络资料，日本人在 1591 年已经出版一部《拉日字典》，但因为基督信仰在 17 世纪初的日本已经被镇压，拉丁语研究在 19 世纪才恢复了。

荷兰新教 1624 年派遣荷兰学者 JustusHeurnius（荷乌尼乌斯，1587-1651 年）

到 Batavia。他在印尼发现有相当多华侨，并且认为应该用他们的语言去向他们传基督信仰，所以 1628 年编写一部荷兰语-拉丁语-汉语词汇表，即 *Dictionarium Sinense*（《汉语词典》，只保存几个手抄本）。因为 Heurnius 不懂汉语，他完全依赖于来自澳门的“中国老师”，而这位中国人“懂拉丁语并且在澳门受过教育”。<sup>110</sup>在早期的词典中，这部《荷拉汉语词典》相当大，共收录 3900 条。

在华进行哲学翻译或神学翻译的人肯定为自己作了一种“拉汉词汇表”，这样才可以保持他们翻译的术语的一致性。本人的研究用耶稣会会士 Buglio（利类思，1606-1682 年）的《超性学要》（即 *Summatheologiae* 的汉译本）来恢复当时的翻译术语，这样我编写一部小型的《拉丁-英语-古汉语-日本语-普通话并列辞典》，大约包含 1200 个哲学和神学术语<sup>111</sup>。这部小拉汉字典可以说是最早的（1654 年！）拉汉词典之一。

来自奥地利的耶稣会传教士 Herdrich（恩理格，1625-1684 年）曾于 1682 年编写一部《拉丁语汉语词典》（*Dictionarium latino-sinicum*），但手稿没有保存。

112

欧洲最早的拉汉辞典可能是德国人 Mentzel（门则尔）于 1685 年在德国出版的 *Sylloge minutiarum Lexici Latino-Sinico*（《拉丁汉文小字汇》）<sup>113</sup>。另一位德国学者是 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拜耶尔，1689-1749 年），他 1730 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版社的书称 *Museum Sinicum*（《中国宝库》，全名：*Museum Sinicum, in quo Sinicae Linguae et Litteraturae Ratio Explicatur*《中国宝库，其中解释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概念》）。这部著作是欧洲人编写的第一部分析汉语发音和语法的著作，也包含第一部拉丁语汉语字典。虽然最早的著作出现在俄罗斯，但汉语研究的中心仍然是法国，比如 Etienne Fourmont（傅尔孟特，1683-1745 年）分别于 1737 年和 1742 年发表两部关于汉语语法的著作，而他的学生更全面研究汉语。

---

<sup>110</sup>见 Rint Sybesma, “A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in: Wilt Idema, ed.,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 Leiden, Brill, 2014, 127 页。资料来自 Koos Kuiper, “The Earliest Monument of Dutch Sinological Studies. Justus Heurnius’s *Manuscript Dutch-Chinese Dictionary and Chinese-Latin Compendium Doctrinae Christianae (Batavia 1628)*,” *Quaerendo* 35/1-2 (2005), 109-139 页。

<sup>111</sup>见雷立柏编《汉语神学术语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北京 2007 年，220-260 页。

<sup>112</sup>见杨慧玲《19 世纪汉英词典传统》，商务印书馆，2012 年，335 页。

<sup>113</sup>见方豪，前同，30 页。

据说乾隆还要求在北京服务的外国传教士编写一部《六国字典》，即中、拉、法、意、葡、德语字典。这使人联想到当时法国教士 Amiot（钱德明，1718-1793年）曾开始写一部《梵藏满蒙汉字典》。<sup>114</sup>

根据方豪的记载，在武昌天主堂藏有 P. Vincentius dell' Aguila（阿奎拉？）被捕在狱时所写的《拉丁中华字典》，这是 18 世纪的书。<sup>115</sup>

19、20 世纪的拉汉词典很多，比如 1813-1841 年有澳门教书的葡萄牙神父 Joachim Alphonsus Goncalves（江沙维，1781-1841 年）曾编写几部词典，包括《拉丁文汉语字典》（*Vocabularium Latino-Sinicum*, 1836 年出版）、《拉汉小字典》（1839 年）及 1851 年出版的《辣丁中华合字典》（*Lexicon Magnum Latino Sinicum*, 亦称《拉汉大字典》）。该巨著有 779 页，而在 1922 年前已有 6 版本问世。

葡萄牙神父 Goncalvez（全名 Joachim Alphonse Goncalvez 或 Affonso Joaquin Concalves）属于遣使会（CM）汉语名称可能是“公”或“江沙维”，1781 年出生在葡萄牙 Tras-os-Montes 的小镇 Tojal，1799 年进入葡萄牙 Rihafoles 的遣使会修院，1801 年在那里发愿，1813 年 6 月到达澳门，被指定去北京，但因北京朝廷的封闭政策未获得允许到那里，所以他始终留在澳门的 Sao José 修院（St. Joseph College，圣若瑟修院），在那里任教；他热忠于汉学，编有许多学习拉丁语的工具书以及一部《汉葡字典》。他曾在修院培养一批天主教学者，1841 年 10 月 3 日在澳门去世。自 1872 年起，其墓在圣若瑟教堂中。

法国人 Paulus Perny（童文献）1861 年印的《拉丁中华字典》有 730 页<sup>116</sup>。

河北献县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编写很多书籍，其中一位重要的作者是重名汉学家顾赛芬，原名 Seraphin Couvreur（1835-1919 年），1870 年到华，在直隶东南传教，编写 *Petit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cais*（《汉法小字典》），还有《中华

---

<sup>114</sup>方豪，30 页。

<sup>115</sup>见方豪，30 页。

<sup>116</sup>见方豪，30 页。阿森优的《中拉字典》大概不是“中拉”，而是“拉汉”词典。

拉丁法语大字典》、《拉丁字典》、《法华大字典》，又将《四书》和《五经》译成法文；另写 *Choix de Documents*（《汉语文献选读》），包括拉丁语和法语的翻译。

法国耶稣会神父 C. Petillon（贝迪荣）1906 年在上海土山湾出版的《拉丁中华字典》有 420 页，而它成为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拉汉辞典。

德国方济各会神父 Alphonse Schnusenber（舒乃伯，1887-1971）和圣言会神父 Theodor Mittler（苗德秀，1887-1956 年）一起编写的《拉丁中华哲学辞典》（*Terminologia Philosophica Latino-Sinica*）第三版出版于 1935 年（山东兖州圣保禄印书馆），678 栏（339 页），包括医学术语的附录（605-678 栏）。该书的第一版 1921 年在兖州出版。这部哲学词典用汉语解释拉丁语的单词，用汉语和拉丁语解释希腊语的单词，比如：“*accusatio* 告诉，告发”，“*achromatopsia* (gr. a priv., chroma=color, opsis = visio; caecitas colorum)色盲”。这部词典对现代汉语哲学术语的形成过程提供很好的参照，因为在 1930 年代很多术语尚未定形。参见这些例子：“*absolutus* 绝对的；绝待的”、“*abstractio* 抽象；舍象”、“*actus* 动作；发动；行为；行；作用”等。

在 1930 年代以后，中国教会已经有一批欧洲留学回国的年轻中国司铎，他们有能力自己编写拉丁语辞典和教材。因此，编写拉丁语字典的重大责任和负担逐渐从外国人的肩膀转到中国学者那里。

中国籍耶稣会神父吴金瑞可能是第一位编写中型拉丁汉语词典的中国人。他于 1965 年出版的《拉丁汉文辞典》（台北光启社）有 1497 页。吴神父原来在献县的若石修院任教，在 1940 年代曾在北平若石学院当国学教授，“国内和海外请授拉丁文学 20 多年，1949 年春吴氏受命执教于菲律宾 Manila 若石学院，课余之暇，从事编著拉丁中华辞典，乞今已十有五年”<sup>117</sup>。一直到 21 世纪初，台湾的书店都卖这部拉汉辞典，因为它是唯一的这方面的辞典，可说垄断市场。在 2014 年之前还没有另一个学者在台湾着手编写一部新的拉汉辞典。

---

<sup>117</sup>见张奉箴 1964 年为《拉丁汉文辞典》写的序。

吴金瑞神父的辞典参考一部拉法词典，书中的小图画也来自那部法国词典，但翻译那么多拉丁语短句算是很大的功劳。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吴神父是“国学教授”，他多用文言文解释拉丁语单词的意义，所以现代的读者有时候不明白其意思。然而，《拉丁汉文辞典》包含很多来自古代作者的例句和词组，都有汉语翻译，为查拉丁语单词的学生仍然有一定的帮助。

彭泰尧编的《拉汉词典》（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有828页，84万字，是一部小开本的、方便使用的词典，但也有一些错误。这部词典早在1990年代已经绝版，买不到，也没有继续出版，所以他的影响力有限。

谢大任主编的《拉丁语汉语词典》（1988年在北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有600页，字数234万，这是在1990年代比较有影响的词典，但在1995年也已经买不到，而出版社由于不同的原因没有考虑再印。实际上，在2000年到2011年间在中国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购买一部总合性的拉丁语汉语词典，为中国人学习拉丁语也算是一种很大的阻碍。

1988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发行一部小巧的《拉丁语汉语小词典》，由谢大任、张廷琚、李文澜编（31万字），1997年第四次印刷，总发行量9500册。该小型词典很有用，附录还包括一些成语和短语以及语法表。

“总合性的拉丁语词典”应该包含一些关于古代文、史、哲的单词和人名，但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版的拉丁语词典比较专业化，比如有关于医学或植物、动物名称的拉汉词汇表。

雷立柏自从2002年在北京从事拉丁语教学工作，始终感觉到拉汉词典的重要性，2005年开始编写一部中型的拉丁语英语汉语词典，这种编写工作的初果是《拉丁语汉语简明词典》，2011年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309页，字数32万，包含基本单字，但没有例句或词组。雷立柏编的《拉丁语英语汉语词典》内容比较丰富，但与谢大任和吴金瑞的词典来比较，例句还是少一些。另外，近几年以来一些提供丰富拉丁语例句的工具书问世（都由雷立柏编写）：《拉丁成语辞典》（2006年）、《汉语神学术语辞典》（2007年）、《古希腊罗马及教父时期名著

名言辞典》(2007年)、《拉英德汉法律格言辞典》(2008年),皆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目前唯一的从比较修辞学的角度介绍拉丁语的工具书是《拉丁语桥》(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

也许年轻一代的学人愿意牺牲几十年的时间和精力编写一部大型的拉汉词典,就像德国人 Karl Ernst Georges (格欧尔格斯 1806-1895年)那样,他用50年的时间来完成他的《拉德大词典》(*Ausführliches lateinisch-deutsches Handwörterbuch*),这部巨著分上下两册,共6500页(第8版1913年在瑞士印)。这部拉德词典也曾被译成其他语言,比如法语和意大利语,而将来的汉语翻译也值得考虑。

如果2014年在网上查日本的情况可以看到至少有四、五部由日本人编的拉日词典,即:

水谷智洋《罗和辞典》(*Lexicon Latino-Japonicum* 改订版),2009年;

水谷智洋《RATEN 语图解辞典》,2013年;

国原吉之助《古典 RATEN 语辞典》,2005年;

田中秀央《罗和辞典》(*Lexicon Latino-Japonicum*),1966年;

川崎桃太《基础罗和辞典》,2011年。

### 3. 拉丁语教科书

在中国发行的最早的拉丁语语法书可能是耶稣会会士 Ventavon (汪达洪 1733-1787年)神父的《导学要旨拉的诺》(*Introductio necessaria ad latinam linguam*),但这部著作已失传。

最早保存的语法书则是葡萄牙人 Goncalves (江沙维)1828年在澳门出版的《辣丁字文》(*Grammatica latina ad usum sinensium juvenum*)。这部著作对后来的语法术语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很多后来编写的语法书用“六座”(初座、二座、三座等)指拉丁语的“六格”(今天用“主格”、“属格”、“与格”等)。

第一本由中国人编译的拉丁语教程可能是马相伯(1840-1939年)在1905年

出版的《拉丁文通》，除此之外还有《辣丁文进阶》（1908年）和张省机编著《辣丁文津》。<sup>118</sup>然而，在马相伯之前肯定已经有其他的中国神父（比如薛玛竇）为自己的学生编写一些拉丁语汉语词汇表或简单的教程，只是这些手稿没有保存或没有出版。

中国天主教的修道生在 1940 年代比较普遍使用的是在兖州修道院编写的拉丁语教程，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德国圣言会会士 Georg Weig（维昌禄，1883-1941 年），他 1908 年来山东，1910-1925 年在兖州修道院任教，1925 年成为青岛监牧区的监牧，1928 年被祝圣为青岛的主教，1931 年开始建立青岛大堂。他的 *Rudimenta linguae Latinae, Grammatica*（《拉丁文初学话规》，1915 年）和 *Rudimenta linguae Latinae, Exercitia*（《拉丁文初学课本》，1920 年）后来以不同的版本被改写和重新发行。其中一个版本是瑞士传教士 Schildknecht SMB（石类思）1942 年在兖州出版的 *Schola Latina*（《拉丁文法》）。在 21 世纪初，Schildknecht 的《拉丁文法》又被改写，成为 *Initia Linguae Latinae Grammatica*（《拉丁语入门教程·语法篇》（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 年））。

Weig（维昌禄）主教还编写了一部拉丁语修辞学著作：*Phraseologia Latina*（《拉丁辞林》），青岛 1936 年，共 206 页。

除了谢大任的种种教材和词典以外，在 1980 年代比较有影响的是肖原先生的《拉丁语基础》（1983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在 496 页很详细介绍拉丁语语法并包含很多简单的练习句子，也提供一些古罗马历史和神话方面的故事，但没有任何拉丁语歌曲、拉丁成语或宗教文献。肖原的著作发行量比较大，第一次印就是 6500 本。

在 1983 年以来，天主教修道院恢复，而修道生学习拉丁语，但他们不愿意使用“世俗”的教材，所以一些老神父自己编写拉丁语教程，比如 1985 年 12 月，北京的“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用油纸印了一部《拉丁文句学》，三卷，共 470 页。这部教程的特点是，它包含很多来自《圣经》的话、对话课文以及比较使用

---

<sup>118</sup>见邹振环〈马相伯与〈拉丁文通〉〉，载《复旦学报》，2005 年第 6 期，110-118 页。



的课文，还教导学生如何写信或作拉丁语的演讲。这部教程教“活的拉丁语”，提供很多使用的、生活化的句子，很值得正式出版。

在 1985 年后，拉丁语教程的编写进入萧条时期，20 年之久没有新出版的成果。曾经翻译许多外语著作的著名学者刘小枫在 2000 年以后大力推动古典语言的学习，他编写一部古希腊语教程（《凯若斯：古希腊语文教程》，2005 年出版），还写一部拉丁语教程：《雅努斯：古典拉丁文教程》（未出版）。

奥地利人 Leopold Leeb（雷立柏）的《拉丁成语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年问世，该辞典在附录包括一些语法表和拉汉词汇表，勉强也可以用于拉丁语教程，但毕竟没有系统地说明拉丁语语法，不能用它自学拉丁语。然而，《拉丁成语辞典》提供很多古人的话和《圣经》的名言，都有英、汉语翻译，而《圣经》的话还加上古希腊语（甚至古希伯来语），这样使读者比较不同语言的翻译，为学生很有好处。

下一部比较正规的教程是 80 岁的俄罗斯语专家信德麟先生（1927 年生于天津）编写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年，496 页）。这本书“是一本讲述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自学读物，内容包括历史背景、文字沿革、语音、形态和句法。书中广泛联系了英、德、法、俄等现代印欧语，提供了大量的词源知识”（该书“内容提要”的说法）。虽然这本书有很多语法例句，没有任何拉丁语或古希腊语课文，所以无法用它当正式教学课程的教材。另外，它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在一本书里讲，也不很理想。然而，因为在 2007 年还没有其他可以购买的拉丁语教材，信先生的书出版后每年加印一、两次，用它的人应该很多。

不久后北京后浪出版公司决定要翻译并出版美国最有名的拉丁语教程，即 Wheelock（《韦洛克拉丁语教程》，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年）。虽然书价高一些，这部经典教材在中国很受欢迎。其书拉丁文献字体大，表出长音和重音，插图优美，内容却以古典拉丁语（西塞罗、塞内卡、奥维德等作者）的句子作为练习句，所以水平比较高，如果没有文化背景知识，部分句子比较难懂。

奥地利人 LeopoldLeeb (雷立柏) 2010 年出版他的 *Cursus Brevis Linguae Latinae* (《简明拉丁语教程》), 由商务印书馆发行, 共 246 页, 包括语法的解释, 一些课文和词汇表。该书 2014 年第四次印刷, 总发行量为 15.000 册, 可说是一部比较有影响的教材。

雷立柏 2014 年又推出一部 *Initialinguae Latinae* (《拉丁语入门教程》, 北京联合出版社), 分为两册 (“语法篇” 和 “文献篇”)。其中的 “文献篇” 包括来自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献, 也有 MarcoPolo (马可·波罗) 关于中国的报告等直接与中国历史有关系的文献。同一年, 联合出版社还出版雷立柏的一套《拉丁语语法速记表、拉丁语基本词汇手册》以及 *Didaskalikontes Hellenikes glosses* (《古希腊语入门教程》)。

一种很特殊的拉丁语教程是法国人 BenoitVermander (魏明德) 编写的《古罗马宗教读本》(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年)。这部著作包含很多与古罗马宗教有关系的文献 (西塞罗《论占卜》、李维《盟约仪式》、阿普列乌斯《伊希斯秘仪入会礼》), 也包含基督宗教 (拉丁语《圣经》) 和教父文献 (德尔图良、拉克坦提乌斯、奥古斯丁)。每一个课文都有译文, 新单词也写出来。然而, 为初学者来说, 这部教程的水平太高, 第一个课文就是西塞罗的文献。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意大利教授 MicheleFerrero (麦克雷) 2014 年出版他的 *Lingua Latina ad Sinenses Discipulos Accomodata* (《拉丁语基础教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一部英汉双语的拉丁语初级教程, 共分为 35 课, 445 页。这部教材包括很多天主教的传统文献和祈祷文献(297-333 页), 都有英语、汉语的翻译。附录的拉英汉词汇表长达 110 页, 也包含古罗马人名和一些地名。

除了那些被出版的教材以外还有一些没有正式出版的、私下印的拉丁语教材, 比如陕西凤翔教区 90 岁的主教李镜峰写的 *Grammatica Figurificata Linguae Latinae* (《图解拉丁语课本》, 504 页)。该书的第二版 2010 年 5 月印行于凤翔教区主教座堂。该教程用一些符号 (比如小箭头等) 来表出语法特征, 比如 “↓” 指动词。李主教的被西安修院的修道生用以学习拉丁语。

#### 4. 拉丁语期刊

在民国时代，很多中国司铎都有阅读拉丁语的能力，所以发行拉丁语期刊有一定的作用。因此，不同修会团体创办一些拉丁语或拉汉双语期刊，比如北京遣使会 1917 年创立了《在华司铎》（*Sacerdos in Sinis*）期刊，这是一家宗教性的月刊，发行量 1150 份，拉丁语、汉语并用。中国苦修会（熙笃会）的《远东归化善会》双月刊（即《善工报》的增刊）1928 年在北平创立，也用汉语和拉丁语，发行量为 900 份。

比较学术性的杂志是《中华公教教育丛书》（*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1928 年由天主教“中华公教教育联合会”在北平创立，发行量 850 份。这家期刊（经常以书代刊）是天主教官方的重要文献，面向国内外的神学发展和教会需要，其中谈论中国教会本地化问题、修院教育问题、教会术语的汉译问题等等，而其中的文章多是外国传教士编写的，用拉丁语、法语、英语、汉语。该期刊的主编是德国圣言会神父和拉丁语专家 Theodor Mittler（苗德秀）。

遣使会 1924 年在北平创立的《使徒合一》（*Unio Apostolica*）也是一家拉丁语的期刊（季刊），发行量不大（400 份）。

另一个学术性高的期刊是 1935 年在辅仁大学创立的《华裔学志》，拉丁语名称 *Monumenta Serica*，它的文章也使用很多语言，包括德语、法语和拉丁语。<sup>119</sup>

---

<sup>119</sup>见李晓晨《近代河北乡村天主教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323-324 页。

## 拉丁语在 21 世纪初的发展

### 1. 出版物

在 21 世纪初，很多拉丁语著作被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仅仅在法学领域中有很大的进部，比如见下列著作和工具书：

Justinianus（优士丁尼）著，徐国栋译《法学阶梯》（*Institutiones*），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二版 2005 年；拉丁语汉语对照版）。

黄风《罗马法词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年。

薛伯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年（包含很多拉丁语法律格言，而且基本上汉语的译文很恰当、可靠）。

彭小瑜《教会法研究》，北京：商务，2003 年（这本研究是根据拉丁语资料写的，因为作者的拉丁语水平很高）。

孙笑侠编译《西方法谚精选》，法律出版社，2005 年（拉丁语、英语、汉语对照）。

郑玉波《法谚》（上下两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拉丁语法律格言的日语、英语、汉语翻译）。

Leopold Leeb（雷立柏）《拉英德汉法律格言辞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年。

陈卫佐编《拉丁语法律用语和法律格言词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年。

John Gray（约翰·格雷）著，张利宾译《法律人拉丁语手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年。

魏玉娃译《拉丁法律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

在文学、哲学、历史学、法学、宗教学、美术等方面都有很多拉丁语著作被译成汉语，而翻译的水平不断上升。虽然很多译者根据英语译本翻译汉语，但他们也更多重视原文或关键词。而且如果一部著作很明显没有参考拉丁语原文，只是从英语转译的，很多学者会谴责这样的译著，对作者加以批评。这种现象意味着中国学者比以前更强调“原来的味道”。

## 2. 大学、修道院和其他教学机构

大部分中国大学仍旧没有专业的拉丁语老师，也没有古典语文学系。然而，来自法学、哲学、文学、医学、植物学等领域的学生和老师越来越清楚意识到，他们应该学习基本的拉丁语语法。因此，各种拉丁语教科书都开始有一定的市场，比如 2010 年出版的《简明拉丁语教程》到 2014 年已经第 4 次印刷，发行量总共 15,000 册。基本上，北京的大学对开设拉丁语课程越来越开放。北京师范大学 2006 年以来为研究生开设“拉丁语基础”一课。政法大学 2009 年以来为本科生开拉丁语课。在北京大学有几位老师（属哲学系和历史系）开设拉丁语课。

2010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创立“中国拉丁语言文化中心”（*Latinitas Sinica*），由意大利学者 Michele Ferrero（麦克雷）引导，他 2009 年以来在北外开设拉丁语课程。

2012 年 12 月北京大学创立古典学系，这是国内第一家古典学系。

2013 年我在北京认识一位老师，他想创立一种“三语学校”，教 6 岁的小孩子中国的古代经典，同时也教他们拉丁语，甚至古希腊语。这位老师的出发点是民国时代，他认为在民国时代中国出很多人才是因为当时的人同时接触自己的古典文化和西方的古典文化，而这种文化土壤才产生优秀的人才。

2012 年北京一家高中开始请一位美国老师教拉丁语。

## 3. 学术会议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1 年 6 月 10 日召开“首届中国高校拉丁语教学研讨会”，参与会议的人包括北京的拉丁语老师，比如北京大学的彭小瑜教授、北京大学的 Nicholas Koss（康）教授、北外的罗莹老师和 Ferrero（麦克雷）老师、人民大学的 Leopold Leeb（雷立柏）教授。

另一个会议 2013 年 4 月 3 日在北外举行，主题是“313：改变西方语言的一年”，其中麦克雷发表“基督教对拉丁语的影响——以 130 个拉丁语单词为例”一文，而南京大学的纪志刚老师分析《几何原本》的汉译本，并认为“利玛窦和

徐光启……依据拉丁语名词，他用新的术语系统，为中国传统数学注入了新的语汇，其中一些名词甚至沿用至今。”

#### 4. 其他

拉丁语的名称在很多商标品牌中也能发现，比如 Volvo（沃尔沃）、Corolla（丰田）等，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些名称实际上是拉丁语。

几十年以来，中国天主教在各地建立很多教堂，但很少能在外面或里面看到拉丁语铭文<sup>120</sup>，而碑文上也同样比较少有拉丁语。

在学术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有一些年轻学者注重拉丁语研究和拉丁语文献的翻译史，比如参见罗莹女士的博士论文（《儒学概念早期西译初探——以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为中心》2011年）以及王硕丰女士的博士论文（《贺清泰〈古新圣经〉研究》，2013年）。

---

<sup>120</sup>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姚村的新教堂大约 2011 年落成，在外面有一些拉丁语铭文，这算是罕见的现象。

## 跋

从拉丁语在中国的历史可以看中国人的保守性格：他们在引进外国文字方面很慢。在编写双语词典方面，日本人远远超过中国学者。中国的教育制度更强调理科，不重视西方古典语言、外语语源学、西方古典文学史、西方古代文明史。在 1950 年后拉丁语的教学工作从天主教的修道院转到社会上的大学，但国内 2000 所大学在 1950 年到 2000 年间没有培养一批名符其实的拉丁语专家、古希腊语专家、古典学专家，也没有推出一套（小型、中型、大型）实用的总合性拉汉词典和古希腊语汉语词典。现代汉语中的单词大约 50% 来自拉丁语（比如“现代”、“单词”与拉丁语 *modernus* 和 *vocabulum* 有关系），但很少有学者分析现代汉语的词义和词源。值得注意的是，大约 2005 年以来，新出版的拉丁语教程和古希腊语教程比以前多。将来要作的工作还很多，拉丁语在中国的发展潜力还很大。

## 文献目录

- H. Anderso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基督宗教传教人物词典》), New York: Macmillan, 1998 年。
- Johannes Bettray SVD, “Die Priesterseminare der Steyler Missionsgesellschaft in China” (《圣言会在华创办的修道院》), *Zeitschrift fuer Missionswissenschaft*, 1958, 1, 32-38 页; 1958, 2, 125-134 页。
- Benno Biermann, *Die Anfänge der neueren Dominikanermission in China*, (《多明我会 在华传教的开始》) Albertus Verlag, 1927 年。
- Jean Charbonnier (沙百里) 著《中国天主教指南》(2000 年版), 新加坡中华公 教联络社, 2000 年,
- Jean Charbonnier, *Christians in China: A.D. 600-2000*, Ignatius Press, 2007 年。
- 陈卫佐编《拉丁语法律用语和法律格言词典》,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9 年。
- W. South Coblin, *Francisco Varo's Glossary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万济国的 〈官话词典〉》),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Nettetal, Germany, 2006 年。
- Aug. Colombel (高龙鞏), 周士良译,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江南 传教史》), 上海光启, 2008 年。
- Seraphim Couvreur (顾赛芬), *Dictionarium Sinicum et Latinum* 《汉拉词典》, 河 间府, 1892 年。
- 大贯隆等编《岩波 *Kirisuto* 教辞典》, 岩波书店, 2002 年。
- Joseph Dehergne (荣振华) 等《16-20 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 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0 年。
- 丁俊《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史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2007 年。
- Pascal d'Elia,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in China, Being an Outline of the Formation and Growth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Clergy 1300-1926* (《中国本 地的主教。论述中国圣职人员的形成过程, 1300-1926 年》), Shanghai, Tusewei (土山湾), 1927 年。
- Pasquale d'Elia,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中国的天主教》),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4, 73 页。
- Georg Evers, “Jin Luxian, *The Memoirs of Jin Luxian, Volume One: Learning and Relearning 1916-1982*,” in: *China heute*, 2013/2 (178), 124-128 页。
- 方豪《拉丁文传入中国考》, 见《方豪六十自定稿》, 台湾学生书局, 1969 年, 1-38 页。
-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年。
- 凤翔教区牧委会编《天主教凤翔教区的过去和现在》(未正式出版), 陕西 2005 年。
- Michele Ferrero (麦克雷), *Lingua Latina ad Sinenses Discipulos Accomodata* (《拉 丁语基础教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年。
- Friedrich Fuchs (富施公), “*Quaedam proposita quoad Seminaria minora*” (“针对 小修院的建议”), *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 (《公教教育丛书》), 1939, 730-734 页。
- Manfred Fuhrmann, *Latein und Europa. Geschichte des gelehrten Unterrichts in Deutschland von Karl dem Grossen bis Wilhelm II.*, Koeln, 2001.



- Karl Ernst Georges (格欧尔格斯), *Ausführliches lateinisch-deutsches Handwörterbuch*, (《拉德大词典》), Basel: Benno Schwabe Verlag, 1951 年。
- Noel Golvers,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he Xitang / Nantang Library in Peking (ca. 1610-1810)*” (“欧洲和耶稣会传教士之间的书籍来往: 西堂、北堂图书馆简史”), 见古伟瀛编《基督宗教与近代中国》,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240-277 页。
- A.J. Goncalves (江沙维), 《辣丁字文》(*Grammatica latina ad usum sinensium juvenum*), 澳门, 1828 年。
- A.J. Goncalvez (江沙维), 《辣丁中华合字典》(*Lexicon magnum Latino-Sinicum*), 澳门, 1841 年。
- John Gray (约翰·格雷) 著, 张利宾译《法律人拉丁语手册》,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9 年。
- 顾卫民编《中国天主教编年史》,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
- 黄时鉴等《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 Justinianus (优士丁尼) 著, 徐国栋译《法学阶梯》(*Institutiones*),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第二版 2005 年)。
- Athanasius Kircher (基歇尔), 张西平等译《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 大象出版社, 2010 年。
- Jac. Kuepers (柯博识), 《私立北京辅仁大学 1925-1950, 理念·历程·教员》, 辅仁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 K. S. Latourette (赖德烈),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伦敦 1929 年, 汉译本雷立柏等译, 《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香港道风山书社, 2009 年。
- A. Launay MEP, *Journal d'Andre Ly, Pretre Chinois, Missionnaire et Notaire Apostolique, 1746-1763. Texte latin.* (《李安德日记》), Paris, 1906 年。
- 雷立柏 (Leopold Leeb), 〈1924 年的全国主教会议与公教对华夏文化的评论〉, 《基督教文化学刊》, 第 25 辑, 2011 年春, 173-192 页。
- 雷立柏《古希腊罗马及教父时期名著名言辞典》,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年。
- 雷立柏《古希腊语入门教程》, 北京联合出版社, 2014 年。
- 雷立柏《汉语神学术语辞典》,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年。
- 雷立柏《简明拉丁语教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
- 雷立柏《拉丁成语辞典》,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
- 雷立柏《拉丁语汉语简明词典》,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年。
- 雷立柏《拉丁语桥·拉丁语-英语-汉语修辞学词典》, 中国书籍出版社, 北京, 2012 年。
- 雷立柏《拉丁语入门教程·语法篇》, 北京联合出版社, 2014 年。
- 雷立柏《拉丁语语法速记表、拉丁语基本词汇手册》, 北京联合出版社, 2014 年。
- 雷立柏《拉英德汉法律格言辞典》,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年。
- 雷立柏《论基督之大与小: 1900-1950 年间华人知识分子眼中的基督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
- 雷立柏〈为什么中国学生应该学习拉丁语? 十个理由〉, 载《韦洛克拉丁语教程》,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年, 门页。
- 雷立柏〈为什么中国人应该学习欧洲书法?〉, 载《新知》, 第 3 期, (2014 年 5

- 月), 90-93 页。
- 雷立柏《西方经典英汉提要》(卷一),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 年, 151 页。
- 雷立柏〈现代汉语的竞争能力〉, 载《世界汉学》第 9 卷(2012 年), 180-187 页。
- 雷立柏《现代汉语关键词词源词典》, 即将出版。
- 雷立柏《中国基督宗教史辞典》,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北京 2013 年。
- 李镜峰, *Grammatica figurificata Linguae Latinae* (《图解拉丁语课本》), 陕西 2010 年(非正式出版)。
- 李文彬, 《华英翻译金针》, 上海商务, 1911 年。
- 李爽学, 《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 台北, 中央研究院, 2005 年。
- 李晓晨《近代河北乡村天主教会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 Ma Li, “*Das Gesangbuch als Dokument einer sich entwickelnden chinesischen Kirchenmusik*” (“以歌本阐明中国教会音乐的发展”), *China heute* 2013/4, 233-241 页。
- W. Lobscheid (罗存德) 编, 《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香港, 1866-1869 年。
- Roman Malek ed. *Macao: Herkunft ist Zukunft* (《澳门: 历史就是前途》),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2000 年。
- Federico Masini,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first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3; 汉译版: 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英河清译,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 年。
- Georges Mensaert, ed., *Relationes et Epistolas Fratrum Minorum Hispanorum in Sinis qui a. 1672-1681 Missionem ingressi sunt* (《1672-1681 年间入华西班牙籍方济各会会士的报告和书信》), Roma (罗马), 1965 年。
- Metzler, *Die Synoden in China, Japan und Korea 1570-1931* (《中国、日本、韩国 1570-1931 年间的主教会议》), Schoeningh, Paderborn 1980 年。
- Thierry Meynard (梅谦立), 《北京教堂及历史导览》, 北京上智编译馆, 2007 年。
- 敏春芳《文明的关键词·伊斯兰文化常用术语疏证》, 民族出版社, 北京, 2002 年。
- Theodor Mittler (苗德秀), Ernst Boehm (彭加德) 编, 《中华拉丁大辞典》, 香港圣保禄印书馆, 1957 年。
- R. Morrison (马礼逊) 编《英华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Three*), 澳门, 1822 年。
- Cesar Guillen Nunez, “*The Portrait of Matteo Ricci*”, in: *Macao Ricci Institute, Portrait of a Jesuit: Matteo Ricci*, Jesuitas Publications, Macao 2010, 87-89 页。
- F. X. Peintinger, “*In nomine Domini, ein christlicher Grabstein in Yangzhou, 1344*”, in R. Malek, ed., *The Chinese Face of Jesus Christ*, vol. 1, 285-292 页。
- 彭泰尧编的《拉汉词典》,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 彭小瑜的《教会法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
- C. Petillon (贝迪荣), 《辣丁中华字典》, 上海土山湾, 1906 年。
- Ricci, M. (利玛窦) 著, 梅谦立注《天主实义今注》, 北京: 商务 2014 年。
- K. J. Rivinius, *Das Collegium Sinicum zu Neapel und seine Umwandlung in ein Orientalisches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St. Augustin 2004 年。

- F. Rouleau, “*The Yangchow Latin Tombstone as a Landmark of Medieval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 期, 1954 年, 346-365 页。
- J. Rutten, “*Le programme des etudes dans les petits seminaires de Chine*” (“中国小修道院的教育制度”), 见 *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 (《公教教育丛书》), 1935 年, 630-637 页。
- John Rybolt, *The Vincentians,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vol. 3, 1789-1843), (《遣使会通史》, 第三卷), New York: New City Press, 2013 年。
- D. Sachsenmaier, *Die Aufnahme europaeischer Inhalte i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durch Zhu Zongyuan (1616-1660)*, (《朱宗元(1616-1660 年) 引介的欧洲文化因素》), Monumenta Serica, Nettetal, 2001 年。
- A. Schildknecht SMB (石类思), *Schola Latina* (《拉丁文法》), 兖州圣保禄印书馆, 1942 年。
- Alphonse Schnusenbergh (舒乃伯), Theodor Mittler (苗德秀) 编, 《拉丁中华哲学辞典》(*Terminologia Philosophica Latino-Sinica*), 山东兖州圣保禄印书馆, 1935 年。
- 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年。
- 宋国荣、顾善忠、程硕主编《骊轩探丛》,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5 年。
- N.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vol. 1), Leiden: Brill, 2001 年。
- Steyler Missionsbote (《斯泰尔传教通讯》), 1938 年 5 月。
- 苏其康《西域史地译名》, 中山大学出版社, 高雄 2002 年。
- 孙笑侠编译《西方法谚精选》, 法律出版社, 2005 年。
- Rint Sybesma, “*A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in: Wilt Idema, ed.,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 Leiden, Brill, 2014, 127 页。
- Hubert Verhaeren (惠泽林), 《北堂图书馆的历史变迁》, 谢和耐等《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 东方出版社, 2011 年, 149-174 页。
- Vande Walle, “*Western Missionaries’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Linguistic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7 世纪的西方传教士对汉语语言学的贡献》), 见《基督宗教与近代中国》,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310-350 页。
- Benoit Vermander (魏明德) 编写的《古罗马宗教读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年。
- G. Walter, *Gottes Kampf auf gelber Erde* (《在黄土高原的宗教追求》), Schoeningh, 1938 年。
- 魏玉娃译《拉丁法律词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年。
- Georg Weig (维昌禄), *Rudimenta linguae Latinae, Grammatica* (《拉丁文初学话规》), 兖州圣保禄印书馆, 1915 年。
- Wheelock (《韦洛克拉丁语教程》,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年。
- 翁绍军校勘并注释《汉语景教文典诠释》, 三联书店, 北京 1996 年,
- 吴金瑞《拉丁汉文辞典》, 台北光启社, 1965 年。
- 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78 年。
- Anastasius van den Wyngaert, ed., *Itinera et Relationes Fratrum Minorum Saeculi XIII et XIV* (《13、14 世纪方济各会会士的游记和报告》) Firenze (佛罗伦

- 萨) 1929 年。
- 谢大任等编《拉丁语汉语小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年。
- 谢大任主编《拉丁语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
- 谢大任《拉丁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
- 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1994 年。
- Xu Longfei (徐龙飞), *Die nestorianische Stele in Xi'an* (《西安的景教碑》),  
Borengaesser, Bonn, Germany 2004 年。
- 徐以骅著《圣约翰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
- 薛伯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年。
- 杨慧玲《19 安心汉英词典传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
- 伊力编著《图说汉字的故事》，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 2008 年。
- 《咏唱经文》(*Chants Sacres*)，上海：徐家汇土山湾，1935 年。
- 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 2010 年。
-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 年。
- 郑玉波《法谚》(上下两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
-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 年。
- 钟少华《中文概念史论》，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2 年。
- 周有光《朝闻道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年。
- 邹振环〈马相伯与《拉丁文通》〉，载《复旦学报》2005 年第 6 期，112-119 页。

##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大事记（2018-2019）

##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成功举办第八届拉丁语暑期班

2018年6月23日至7月3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拉丁语言文化中心（*Latinitas Sinica*）举办第八届拉丁语暑期班。

拉丁语作为整个西方文化的基石，是深入研究欧洲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宗教的必修课程，也是医学、植物学、法学等众多学科的基础语言。近年来，东西文化交流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学习拉丁文，然而现在国内的拉丁文教学资源有限，仅有个别高校和研究机构开设了课程，无法满足拉丁文学习者的需求。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学习拉丁文，北京外国语大学拉丁语言文化中心在2011年首次开办了拉丁语暑期班，这一传统延续至今。

本年度任课教师包括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Michele Ferrero*）老师，慈幼大学古典学系主任桑米兰教授（*Miran Sajovic*），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罗莹副研究员，张明明博士，周旋硕士。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硕士生陈曦同学担任本届拉丁语暑期课程的秘书和助教。

本年度课程设有1个初级班、1个中级班，共180名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教学内容主要集中于拉丁语语法，同时介绍古罗马和中世纪文化、拉丁历史、诗歌、谚语、文章选读以及拉丁文在当今世界的应用。课程结束时，学员们纷纷表示，课程组织周到，老师认真敬业，今后会继续学习拉丁语，继续关注北外组织的拉丁语言文化活动。

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服务社会的举措之一，本课程坚持免费对公众开放。其主旨在于希望通过拉丁语这一桥梁，促使中国大众更为深入地了解西方语言与文化，并可以此为参照，更为深入地反思中国文化。



## 2018 年国际拉丁暑期班在罗马慈幼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 6 名学生以及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教授，在罗马参加由北外拉丁语言文化中心和罗马慈幼大学一同举办的暑期拉丁语和古典文化程。

第五期拉丁语言和古典与基督教文化暑期课程于 2018 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31 日在罗马举行。该课程是由宗座慈幼大学古典学系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拉丁语言文化中心合作举办。在开学典礼上，慈幼大学校长曼托瓦尼(Mantovani)教授致欢迎辞。

此次课程的任课老师为慈幼大学古典学系主任桑米兰教授 (Miran Sajovic),北京外国语大学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教授 (Michele Ferrero), 慈幼大学古典系的研究生张小姐 (Constance Cheung)。

此外，此次暑期课程邀请了许多客座教师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曼托瓦尼(Mantovani)教授 (中世纪哲学)；帕斯夸莱提 (Pasqualetti)教授 (媒体和通信)，布拉祺 (Bracchi)教授 (印欧语系)，帕瓦尼托 (Pavanetto)教授 (拉丁语)，熹默 (Bacci) 教授 (拉丁音乐)。

此次暑期课程不仅包括课程教学，每天六个小时的课程，还包括游览罗马的名胜古迹：罗马斗兽场，圣彼得大教堂，西班牙广场，地下墓穴等，还有佛罗伦萨和意大利中部中世纪小镇苏比亚科 (意大利语：Subiaco)。





## 麦克雷老师参加 中国与西班牙文化交流史研究

### ——纪念庞迪我逝世四百周年

今值庞迪我逝世四百周年年，随着中国与西语国家文化关系的不断推进，不可或缺地要举行一件能聚集相关的学者，研究员和专家的活动。

因此，在众多中国、西班牙和伊比利亚美洲的机构的支持下，北京塞万提斯学院、西班牙驻华使馆、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孔子学院将联合举办一次研讨会。该研讨会将于 2018 年 9 月 5 日和 6 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多位专家将出席。

本次活动包括六个以庞迪我为主题的研讨会：

**研讨会 I：** 庞迪我，中西文化的推广人，他的简介以及贡献。

**研讨会 II：** 西班牙是汉学研究的先驱国家。庞迪我的继承人。

**研讨会 III：**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中国与西班牙的关系：外交官，商人，冒险家和理想主义者。

**研讨会 IV：** 铭记历史，活在当下。中国与西语国家经济政治关系以及西语世界汉学研究中心的发展。

**研讨会 V：** 马尼拉大帆船或银之路：全球化的起源。

**研讨会 VI：** 关于中国的图像在科学，艺术以及其他学科领域是信息和误解的来源。

## 麦克雷老师参加儒学与欧洲文明会议议程

### 发表文章关于利玛窦和中世纪哲学

#### 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中大论学, 探研儒学与欧洲文明的相遇

9月16日下午,“儒学与欧洲文明:明清时期西学与宋明理学的相遇”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山大学学人馆圆满落下帷幕。本次会议由中山大学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与《国际汉学》编辑部为协办单位,邀请到30余位中外文化交流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会。

从9月15日至16日,两天的会议日程十分紧凑,分为8场小组讨论。每场讨论由若干位会议代表宣讲提交的会议论文,并安排评论人进行点评,余下的时间则用于自由讨论和问答。整个会议,不仅发表的论文视角独特,评论中肯到位,而且还有往来不绝、穷究到底的辩难争锋。

在发表者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发表的《中国与欧洲思想的互动:以法国来华传教士白晋为中心》,主要以莱布尼茨和白晋的通信探讨二人关于中国语言文字、二进制与《易》的交流;日本筑波大学井川义次教授发表的论文《西欧对孟子的理解——尤其环绕弗朗索瓦·诺埃尔(卫方济)的理解而论》,介绍了传教士向欧洲翻译《孟子》的方法;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的林月惠教授发表的《太极与万物一体:利玛窦对宋明理学的诠释与批判》,通过分析《天主实义》,探究利玛窦如何批判宋明理学“太极”与“万物一体”,思考宋明理学与基督宗教在终极真理上的相遇及其对儒家基督徒的启发……这些论文颇能显现作者在一个领域或一个问题的上的深厚积淀与独特洞见,从而启迪年轻学人继续掘进。

据了解，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 24 篇，以上提及的内容仅为一鳞半爪，其余论文也颇具创见。参会学者一致认为本次会议圆满成功，并期待能进一步推进此学术领域的发展。



(会议现场)

## 麦克雷参加第六届世界汉学大会：如何理解中国

### 发表文章关于早期拉丁语汉学

2018年11月2日至4日，第六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幕，来自海外的30位学者和国内的25位学者围绕“理解中国——包容的汉学与多元的文明”进行了深入的跨文化交流。

“理解”一词自古就含有跨文化传播的内涵，具有汇通中外智慧的诉求；而所谓“包容”，则是在认识到差异的同时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发展的多样性，以博大之心领略亘古之理；“多元”则体现在复数形式的汉学-sinologies, 强调了汉学的多元意味。本次汉学大会围绕该主题，设有“汉学的译介与对话”、“汉学的传统与现代转型”、“汉学与跨学科研究”、“汉学发展与人才培养”、“海外汉学与本土学术”等五个专题，希望通过世界汉学视角下的文化的交流、思想的碰撞，实现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的求同存异、知同明异、聚同化异。

### 在对话中“理解中国”

针对本届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理解中国：包容的汉学与多元的文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学院院长、教授陈剑澜认为，“汉学”(sinologies)一词在英语中本身就是一个复数。研究汉学的专家和学者来自不同的文化和地域，由于文化背景和价值立场的差异，采取不同的观察和思考方式对汉学进行研究，相应地，也就产生了同一母体下多种形态的汉学，从中也可以看出多元文明的碰撞，所以是多元的；“包容”则是在差异中尊重彼此的态度，因“包容”而有了文明的对话，因对话而产生了差异的共存和互相学习。

“理解中国”是汉学大会的目标，中国作为一个被理解的对象本身是固定的，但是不同的人认识事物的立场和视角的差异决定了其理解的方式不同，所以对“中国”的理解也有差异之处。因此，在承认差异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的理解和对话就显得尤为重要。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方维规介绍说，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总有一个“潜意识”，认为中国“不一样”，所以才需要“理解中国”。一方面是中国喜欢强调历史、文化、中国道路等；另一方面，很多人未必读懂了中国。

19 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谢林在《神话哲学》中说，中国绝对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个人类。谢林的那个年代，中国对于欧洲人来说还很神秘，因此他们会用自己的见解揣测中国。而今天还在谈“理解中国”，则说明“谢林遗绪”仍然存在：象形文字和西方语言体系的巨大差异、中国的家庭观念与西方的个人观念的不同……正是这些差异，使得“理解”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而对话则成为实现理解的关键。

### 多元文明的共存

来自不同国家的汉学研究者们在大会上发表了自己的主题研究演讲。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奥利弗·戴维斯从“全球化世界中的稳定社会”视角解读中国，他认为，中国能卓立于当今世界，得益于普通话的普及以及和总共文化对符号物质性的高度重视，相比之下中国文化没有明显的宗教性，其语言的“物质性”连接了高级语言意识指向的控制的自由和社会趋向的社群的自由，使得中国文化在现实的发展中更好地适应了世界的潮流，实现自身的新陈代谢。



北京大学的安乐哲则从“中国哲学的翻译”出发，提出了“中国哲学译入西方学界”的想法。维特根斯坦曾经观察认为：“我的语言的局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局限。”安乐哲认为，为了让中国哲学更好地展现自身，一种能指示这些概念的文化性翻译是必须的。为了用中国哲学概念去理解中国哲学，我们必须从翻译的语境开始，关注这个传统自身的前提和不断发展的自我理解。

“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世界汉学大会的宗旨，就是呈现多元文明中这些性格各异的“石头”，从其中理解浩瀚的“东海”，理解多样的文化母体，理解这个命运与共的世界。

### 传统的延续与转化

理解汉学，是为了汉学更好的发展，而对汉学传统思想的批判继承是维持其生命力的关键。陈剑澜认为，“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就是一个让历史语境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在新的现实土壤中历久弥新的方式。一种思想观念之所以在历史上发挥现实功能，是因为有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组织形式，只有在与当下现实不断

地磨合中，找到传统文化精髓与现实的契合点，才能够发挥其文化的意义。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视为传统宗法伦理中士大夫追求的理想目标，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如何接地气地表达出来就是一个问题。“这就需要在社会历史的巨变中思考，什么变了，什么没有变？变了的是社会形态，不变的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陈剑澜说道。

对于“将来时”的汉学研究，陈剑澜认为可以从“为了解而了解的研究”和“有现实针对意义的研究”出发，两者互相补充，和谐共生。



## 拉丁语和汉学讲座

### ——“中国的拉丁语墓碑和中西文化交流史”成功举行

2018年10月31日星期三晚上七点，“拉丁语和汉学”讲座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学术会议厅举行，此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雷立柏（Leopold Leeb）教授主讲，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主持，题目为“中国的拉丁语墓碑和中西文化交流史”。



“拉丁语及汉语并存的墓碑就是文化沟通的象征，这类的墓碑应得到高度的重视。”雷教授在讲座开始时便说明中国拉丁语墓碑的重要性，并举出北京及其附近地区迄今仍保存的拉丁语墓碑，包括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西什库教堂、河北张家口宣化区及崇礼区等。随后，雷立柏教授向在座听众依次展示了三幅图片：第一幅首先是耶稣会士利玛窦墓碑的图片，碑文由拉丁语和汉语组成，原碑现存于中央党校。其墓碑上的拉丁语写道：“利玛窦，作为第三次引入基督信仰的代

表人，为耶稣会会士们完成了会院建立的工作。”雷立柏教授逐字翻译了碑文上拉丁文字的字义，并解释了碑文的意义及利玛窦所处的历史背景。第二幅与传教士汤若望的碑文有关，汤若望的碑是一块纪念碑而非墓碑，最初保存在玄武门外的天主教堂。碑顶部刻有耶稣会标志，由于汤若望比其他教士拥有更高的政治地位，因此其碑文上也增加了满文。最后一张图片则与中国天主教主教赵怀义神父的墓碑有关，现今它被保存在宣化教堂。赵怀义神父不仅受过西方的教育，还是一位拉丁语老师。雷教授还特别提到他在当时的战乱中由于接济难民，积劳成疾而早逝。

在 20 世纪中期以前，拉丁语在中国的传播多依靠拉丁语学校。这些拉丁语学校多为天主教修道院，因为早期的修道院神父都必须掌握拉丁语，且所有的典礼及礼仪都是以拉丁语作为沟通的语言。雷教授列举了几位推动拉丁语建设的传播者，包括中国第一位传播拉丁语的中国主教罗文藻以及第一个去欧洲的中国耶稣会会士郑玛诺等。

在讲座即将结束之时，雷立柏教授也真诚地提出他自己的期望，即，拉丁语能在中国得到推广和发展。讲座结束后，雷教授和在座的听众还就在华耶稣会士墓碑的存留地点、拉丁语墓碑传统是否保留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最后，讲座在雷教授幽默博识的讲解与听众们的热烈掌声中落下帷幕。

## “拉丁歌在中国” 第七届拉丁歌会成功举办

2018年11月25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拉丁语言文化中心（Latinitas Sinica）和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共同组织下，“拉丁歌在中国——第七届拉丁歌会”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吸引了大量中外拉丁语爱好者。



来自北外拉丁语言文化中心的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拉丁语专家杜大伟（David Quentin Dauthier）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雷立柏老师，以及来自罗马慈幼宗座大学（Università Pontificia Salesiana）基督教与古典文学学院的 Miran Sajovic 教授为本次歌会致开幕辞。本次歌会为大家呈现了许多经典歌曲，歌会氛围神圣、愉悦，拉丁中心主任麦克雷教授为本次活动做了精心筹备，各位演出者们也提前进行了专业的培训和彩排。

### 本届歌会节目包括：

#### 1. 北外欧语学院合唱团

Est Europa nunc unita / Ubi caritasetamoribi Deus est / Gaudeamus / Alleluia

#### 2. 鲍思高艺术中心的小朋友

Anima Christi / Dona Nobis Pacem / Ubi caritas

3. 焦浩洋

Dies Irae

4. 中国农业大学热爱表演和拉丁语的小朋友们

Quare dormis, o Iacobe / Noster gallus est mortuus

5. 西堂德理格合唱团

Ave verum / Adoro te devote

6.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伊人，姜菡，董伟凡，白可平、罗淑敏同学

Gloria in excelsis Deo

7. 北京南堂合唱团

Jesu rex admirabilis / Ubi caritas / O salutaris hostia

8. 北外古典乐协会室内乐团

Ave Maria

9. 中国农业大学拉丁语合唱队

Gaudeamus igitur / In dulci jubilo

10. 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圣比约十世合唱团

Conditor alme siderum / Ave Maris Stella

每一首歌曲表演之后还设有游戏环节，内容涉及拉丁语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文学、生物学、广告传媒等领域的应用。游戏嘉宾与老师、观众们热情互动，对问题的观众们还获得了拉丁中心准备的图书、纪念衫等精美奖品。



歌会最后, 麦克雷老师为本次活动致闭幕辞, 对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的支持, 所有参加者的精彩表演以及参与本次歌会组织工作的朋友们致以谢意。不少外籍教师和其他学校慕名而来的师生们也观摩了本次拉丁歌会。



语言有国别，音乐无国界。在这次拉丁歌会上，各位参与者用或优美流畅或庄严肃穆的旋律表达了对拉丁语的热爱之情，同时也锻炼了表达和交流的能力。本次歌会也以音乐为桥梁，为各位参与者和来宾们提供了交流与学习的机会，无论是盛装演出的专业团体还是学龄前的儿童，都通过参加表演表达了大家对拉丁文化的喜爱和对拉丁语学习的热情。本届拉丁歌会在大家的欢笑声中圆满结束！

## 研究院中外师生赴北堂、南堂进行汉学文化实践活动

2018年11月6日上午，研究院外籍专家 Michele Ferrero（麦克雷）教授、李真副教授带领研究院学生们参观了西什库教堂（北堂）和宣武门天主堂（南堂）。

西什库教堂，本名救世主教堂，俗称北堂，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33号，是一座天主教堂，1703年开堂，是北京最大和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西什库教堂是一处中西合璧的建筑，主体为一座三层哥特式建筑。大堂平面呈十字架形状，顶端共由 11 座尖塔构成。三个尖拱券入口及主跨正中圆形的玫瑰花窗，塑造出端庄而绮丽的立面，在青松翠柏环绕之中越发显得洁白挺拔。入口拱门之间雕刻有圣若望等四圣像，这在北京各教堂中绝无仅有。围绕哥特式教堂建筑的是传统的中式台基。堂前左右两侧各有一中式黄顶琉璃瓦碑亭，亭内分别立光绪十四年（1889 年）天主教堂迁建谕旨碑和满汉文天主堂碑。

西什库教堂于 2016 年进行文物修缮，专业人士以各位中外专家、神学家近一年探讨形成的修缮理念为基础，将北堂修缮一新。教堂负责人甄雪斌神父和杨修女为大家介绍了西什库教堂所经历的历史变迁，麦克雷教授为同学们讲解了教堂主体及内部的拉丁文刻字含义和建筑物上的雕像内容，李真老师为大家介绍了教堂内部玻璃花窗上的绘画内容所对应的汉学背景。通过实地的探访，同学们对西什库教堂及其历史有了全面的了解，也对明清传教士汉学的发展演变有了更直观的印象。

告别北堂，我院师生一行来到了位于宣武门的南堂，天主教北京教区副主教赵建敏神父热情地欢迎了大家并与师生亲切合影。





始建于明万历 33 年（1605 年）的南堂，最早由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修建，后经顺治朝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扩建，是中国教会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堂。南堂的主体建筑为砖木混合结构，坐北朝南。教堂正面是以强调动感与辉煌著称的巴洛克风格，拱券窗门、对缝磨砖、精美砖雕、坚挺立柱及巨重石条装饰着整个教堂。利玛窦是南堂的第一任本堂神父，教堂门口至今安放着一尊他身着儒服的铜像，以纪念他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深秋的北京寒风萧瑟，古老的教堂历经时间的洗礼，依旧矗立在京城的土地上，神圣威严。它们不仅是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历史记载，更是明清时期中西文化融合交汇的重要见证。同学们通过亲眼所见、亲身所感，更加全面地了解了来华传教士在西方汉学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发展历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与贡献，本次课外汉学文化实践活动圆满结束。

## “拉丁语和汉学”讲座—— “16-18 世纪拉丁语‘四书’在欧洲传播”成功举办

2018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三晚七点，“拉丁语和汉学”系列讲座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会议厅举办。本次讲座由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主持，主讲人是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罗莹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16-18 世纪拉丁语‘四书’在欧洲传播”。



本次讲座是以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的儒学译介活动为中心。因此在讲座伊始，罗老师就先介绍了明清之际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及其所属修会的情况：主要有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罗莹老师比较了耶稣会和其他修会在华的传教策略，指出耶稣会把传教的重点和目标放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实行积极的文化适应政策。耶稣会传教士翻译儒学典籍的动机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服务于在华福音传播工作，通过展现儒家思想的丰富性证明归化中国的重要性；其次是为扩大耶稣会影

响，为在华传教策略辩护，以期获得欧洲的舆论支持；最后是为了吸引欧洲社会对远东传教事业的关注，募集善款和招募来华传教士。

在对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情况做了基本介绍之后，罗老师则对耶稣会士译介“四书”的主要成果进行了归纳。16世纪译介的主要成果是罗明坚的“四书”拉丁文手稿（约1591-1593年）。尽管在相关史料里多次提到说利玛窦学习和翻译了“四书”，但迄今为止并未找到相关译本。而17-18世纪“四书”的译介成果主要体现在1662年至1711年间四个刻印刊行的拉丁语译本：《中国的智慧》，《中国政治道德学说》，《中国哲学家孔子》和《中华帝国六经》。这些译本不仅搭建起中欧交流的桥梁，而且也对欧洲社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提问环节，罗莹老师就“中西方‘爱’的差异”、“耶稣会传教士‘四书’底本的选择”等问题和同学们进行了亲切的交流。最后，讲座在同学们的不舍和掌声中结束。

##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在翻译中迷失》讲座成功举办

2018年11月23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学术会议厅进行。主讲人古代语言学家杜大伟（David Quentin Dauthier）做了题为《在翻译中迷失：古人与今人对话的危险》的讲座。



讲座以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关于诗歌的问答中开始，“什么是诗歌？诗歌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要认识古代语言，翻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很多古代语言已经“死”去，不再是日常交流使用的语言。在一个半小时的讲座里，杜大伟为观众展示了古波斯语、古埃及语、赫梯语、荷马的希腊语等古代语言的破译与翻译，表明翻译的必要性。最后，杜大伟老师比较了中国最早的诗歌《诗经 关雎》的中英文版本，让观众们在翻译中体会两种语言的不同特点。这首诗歌的英文译文不仅失去了原意，也丧失了诗歌语言的押韵、对仗和美感。杜大伟老师用他丰富的古代语言知识和引人入胜的精彩讲解一步步为观众揭示出了如仅仅通过翻译来让古人与今人对话可能会具有的一些遗憾。此次讲座吸引了许多校内外的听众，很多人慕名而来，图书馆三层会议厅座无虚席，有的观众站着听完了讲座。

最后，麦老师总结此次讲座：“像往常一样，杜大伟老师的讲座既是享受，又总能带给我们启发。”拉丁语言文化中心将继续在今后为大家带来更多高水平的学术讲座。

##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明末清初拉丁语在中国》讲座成功举办

2019年3月27日星期三晚7点，“拉丁语和汉学”系列讲座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会议厅举办。本次讲座的主题是“明末清初拉丁语在中国”，由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主持，主讲人是北外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张西平教授。



讲座伊始，张西平教授首先向大家简要介绍了拉丁语传入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第一次学习拉丁语是在元朝，大都主教孟高维诺在其书信中曾提及；之后，则是在明末清初，一些中国天主教徒开始学习拉丁文，并留下了描述自己学习拉丁语过程的诗作；而在清康熙年间，拉丁文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书之中。在讲述过程中，张西平教授还配合着丰富的图片，向大家展示了明末清初时期在中国出版的部分拉丁语文献。

张西平教授指出，学习拉丁语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必要条件。自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学”以来，拉丁语便在中国思想和知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传教士用拉丁文记载的文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思想的重要文献。

在介绍了拉丁语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之后，张西平教授还谈及拉丁文学习在中学西传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入华传教士将中国典籍译为拉丁文和西方各种文字，并在欧洲出版。这些文献对欧洲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掀起了一场“中国热”的风潮。通过这些拉丁文的译著，中国文明的内在精神价值也展现在了欧洲人面前，而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可以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对欧洲思想的影响。

最后，张西平教授向学习拉丁语的同学表达了祝愿和期待。

讲座在同学们不舍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 “利玛窦的拉丁文《中国札记》和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

### 讲座成功举办

2019年4月17日晚7点，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办的“拉丁语与汉学”系列讲座在图书馆三层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的主题是“利玛窦的拉丁文《中国札记》和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主讲人是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的谢明光博士。讲座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主持。



谢明光博士首先从利玛窦是否通晓拉丁文的争议这一问题入手，引出了本次讲座的主题，即利玛窦的《论耶稣会和天主教之进入中国》如何被金尼阁翻译成拉丁文的《论天主教在中国的扩张》。谢明光博士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分析了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o, 1559-1654)和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三位耶稣会传教士在这一文化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向在场的各位听众展示了明末天主教在中国的一个生动侧面。讲座



最后，谢明光博士和麦克雷教授围绕传教士金尼阁、手稿类文献的研究方法和利玛窦其人在中西交流史上的地位等问题与在场听众展开了互动交流。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到场聆听讲座的除来自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历史学院、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和德语学院等教学科研单位的师生外，还有来自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以及对中西交流史和中国天主教史感兴趣的其他人士。

## “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与中国语言的西传” 讲座成功举办

2019年4月24日晚7点，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办的“拉丁语与汉学”系列讲座在图书馆三层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的主题是“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与中国语言的西传——从 NOTITIA LINGUAE SINICAE《汉语札记》看中国语言的接触与交流”，主讲人是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的李真副教授。主持本次讲座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 (Michele Ferrero) 教授。



讲座伊始，李真老师简要讲述了自己赴法国图书馆寻求马若瑟《汉语札记》手稿的曲折过程，并由此引入了本次讲座的主题——马若瑟及其《汉语札记》在中国语言西传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讲座主要从马若瑟的生平与学术成就、《汉语札记》的出版过程、《汉语札记》文献史考察和《汉语札记》文本内容考察这四方面展开了介绍。

李真老师讲到，马若瑟作为来华耶稣会士，以其对中国语文化的深度了解和对中国典籍外译的重要贡献，被称为是“中国古代文学译介和传教士汉文文学创作的先行者”。他在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上也成绩斐然，其中成书于 1728 年的这部《汉语札记》，是世界上首部区分文言白话的汉语语法论著。在此之前，传教士汉语语法研究领域已有两部开山之作——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所著《中国文法》及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所著《华语官话语法》。相比这两部汉语语法研究著作，马若瑟的《汉语札记》搜罗了一万两千多个中文例句，首次尝试突破用拉丁文法范式描写汉语的传统框架，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汉语文言和白话的语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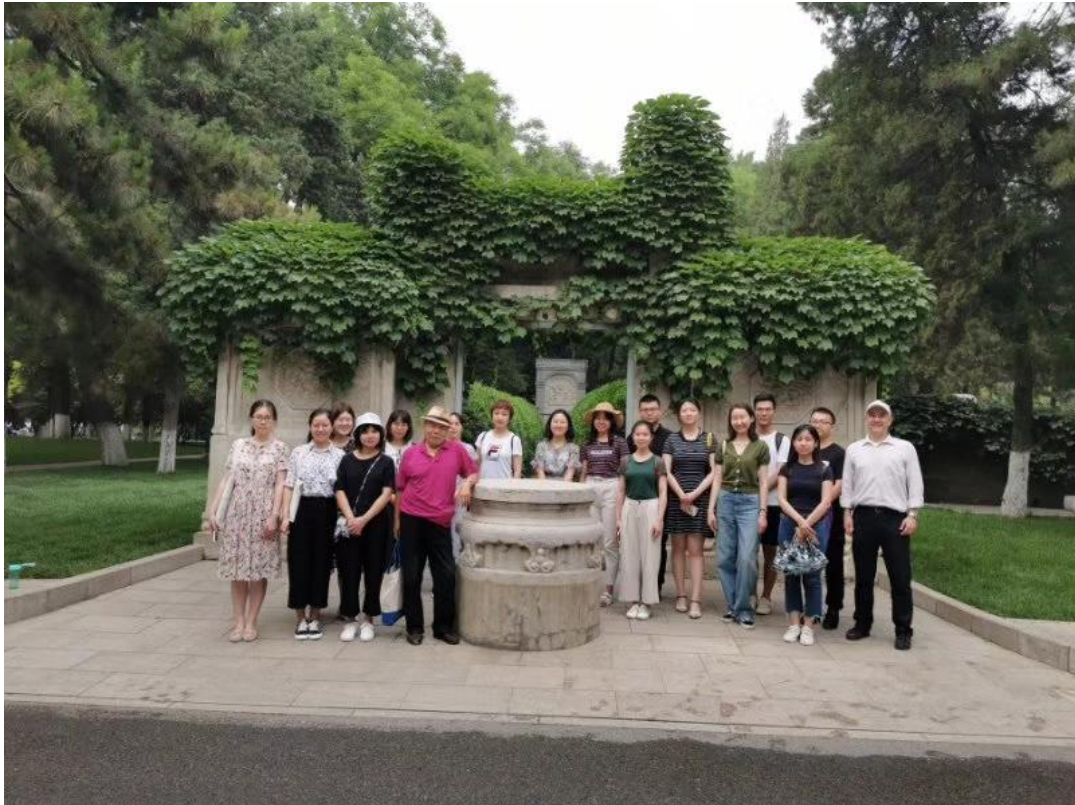
接着，李真老师又细致地讲述了《汉语札记》艰难、波折的出版过程。从马若瑟托付手稿于法国学者傅尔蒙，到出版计划遭受压制并搁浅，再到法国第一位专业汉学家雷慕沙重新找到手稿并将其抄本公之于世，又到新教入华第一人马礼逊克服各种困难、争取到资金支持，这部《汉语札记》终于历经沧桑与考验，于 1831 年在马六甲英华书院正式出版。全书主体分为《绪论》《第一编》《第二编》三个部分，广泛选取了文言及白话语料，对中国典籍、汉字、汉语音节、语法、句法、词法、修辞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其中，他书中首次向西方介绍了

中国传统的“实词虚词说”（即以语法性能区分汉语词汇）。另外，李真老师还在大英图书馆藏本和法国图书馆藏本之间作了对比，并通过研究发现了大英藏本中有马若瑟对中国礼仪的论述内容（这是法国手稿中所未有的部分）。最后，李真老师以“侦探破案”比喻个案研究，说明学问的深入亦是一个抽丝剥茧、层层推进、不断发现新东西的过程。

《汉语札记》不仅代表着早期西方人对中国语言探索的最高成果，也代表着中西语言的接触与融合。讲座最后，在场的老师、同学们纷纷表达了对以马若瑟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们学习汉语以及对《汉语札记》这部著作的浓厚兴趣。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师生赴利玛窦墓进行汉学文化实践活动

2019年5月17日下午，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外籍专家 Michele Ferrero（麦克雷）教授带领研究院的学生，前往利玛窦墓进行了汉学文化实践活动。



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字西泰，又字清泰、西江，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和早期的汉学家，于明朝万历年间（1582）正式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利玛窦是最早学习中文、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和翻译的西方汉学家之一。他所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籍，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在宗教哲学方面，而且在科学等方面，对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利玛窦制作的《坤輿万国全图》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地图，打开了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扇门，为中西文明的交流和互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利

玛竇得到了许多头衔，如“中国的天主教之父”、“泰西儒士”、“穿儒服的传教士”、“西方汉学的创始人”等。

利玛竇墓位于西城区车公庄大街路南的北京行政学院院内。墓前立螭首方座石碑一座，碑额刻十字架纹饰，碑身刻有中文、拉丁文两种碑文，并书“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在利玛竇墓的左右首，则分别列着另外两位入华的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在麦克雷教授与北京市委党校退休专家的详尽讲解下，同学们了解了以利玛竇为代表的数位来华传教士的生平及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解读了碑刻上的拉丁碑文，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也重温了语言知识。在结束了对利玛竇及保存着六十余位传教士墓碑的墓园进行的实践活动之后，师生们还参观了位于北京行政学院的马尾沟教堂遗存，在观赏与聆听中触摸历史的痕迹。



在此次课外汉学文化实践活动中，同学们通过实地采风和亲身感悟，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利玛竇及来华传教士的在华传教过程，更加深刻地体悟了以利玛竇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同学们也收获了一次感动与启迪并存的难忘体验。

## 拉丁语言文化中心成功举办讲座一

### “礼仪之争”中的另一种声音：来华方济会士康和子的拉丁语文献

2019年5月29日晚7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和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办的“拉丁语和汉学”系列讲座之“‘礼仪之争’中的另一种声音：来华方济会士康和子（1673—1755）的拉丁语文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报告厅成功举办。此次讲座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拉丁语教研室主任李慧博士主讲，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主任麦克雷教授主持。此次讲座主要围绕历史文化背景介绍、康和子生平、康和子著作等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李慧博士介绍了天主教托钵修会方济各会的历史。它是由意大利富家子弟方济各在1223年成立，他们重视学术、文化、教育事业的传统。早在元朝，就有六位方济各会传教士入华传教，体现了方济各会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在第二部分，李慧博士简单介绍了康和子（Carlo da Castorano）的生平。康和子是在1690年加入方济各会，1700到达中国的福建，并在那里开始其传教事

业。该时期也是在中西礼仪之争最为热烈的时期。李慧博士在梳理了“礼仪之争”的具体内容（指 17 世纪至 18 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违背天主教义的争议）和具体历史阶段（从 1583 年利玛窦到中国传教确立传教路线开始到铎罗来华，直至教宗下令禁止中国教民祭祖祭孔习俗的过程）之后，对康和子在“礼仪之争”中的立场进行了说明。李慧博士指出，康和子在“礼仪之争”中反对中国信徒遵循中国礼仪，并由此与北京耶稣会士产生不和。

在介绍了康和子的生平和中国传教的事业之后，李慧博士也为我们列举了他的各种著作。首先是康和子编辑的《拉意汉词典》，这是康和子所编辑的规模最大、形式最完备、抄本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本著作。李慧博士对它的编纂过程、版本构成做了详细的介绍，并分析了康和子在该书中所做的语法突破、地名使用来源以及对西方特有事物和名词的翻译。随后，李慧博士对康和子的其他著作，如《汉籍述要》、《孔子传》等也做了简单的介绍。所有这些著作，在李慧博士看来，都体现了康和子的汉学思想。

讲座结束之后，李慧老师还与在场的老师和同学就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和交流。通过此次讲座，同学们收获颇丰。最后，讲座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学生获得 2019 年拉丁语言文化中心奖学金

为了提高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生教育水平，推动西方古典语言（特别是拉丁语）教学以及汉学历史相关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拉丁语言文化中心与罗马慈幼会大学古典语言学院（*Institutum Altioris Latinitatis*）合作设立了“2019 罗马拉丁暑期班”和“2019-2020 年拉丁语言文化中心奖学金”，旨在为学生提供前往罗马慈幼会大学古典语言学院学习的机会和学费支持，奖学金总额为一万四千欧元。

在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梁燕的领导下，经学生导师推荐及选拔，以下同学获得该项目 2019 年度奖学金：

曾宝乐，耿子琦，贺明媛，马佳琪，宋逸诗



## 拉丁中心成员李慧 2018-2019 年度 所参与的与拉丁语相关的学术会议与讲座

2018.09 珠海：第一届中国拉丁语教学和历史研究研讨会，发言：《“自然”法与中国的拉丁语教学》

2018.10 昆明：第三届中国非通用语教学青年论坛，发言：《中国拉丁语教学现状调查与研究》

2018.11 北京：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获奖作品《贺拉斯诗全集》推介会，发言：《北京外国语大学拉丁语专业发展现状暨〈贺拉斯诗全集〉对于拉丁语专业教学的意义》

2018.11 北京：“中国高校拉丁语专业教学暨西方古典语言与文化教学”国际研讨会，发言：《北京外国语大学拉丁语专业本科培养方案介绍》

2019.01 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教学研讨会”，发言：《拉丁语教学史中的语法翻译法》

2019.04 重庆：西南政法大学“草街读书会”系列讲座。讲座：《拉丁语与西方语言文化》

2019.04 重庆：重庆大学，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拉丁语诗歌通史（多卷本）”开题报告会暨“西方文学与古典传统”。课题组成员代表评议：“西方文学与古典传统”发言：《意大利拉丁语言文学网络资源简介——以拉丁诗歌资源为中心》

一些拉丁和古希腊语班——2018-2019 学年

北外-研究生 初级班 1



北外-研究生 初级班 2



北外 - 古希腊语 - 秋天 - 本科生



北外 - 古希腊语 - 春天 - 研究生



北外 - 古希腊语 - 春天 - 本科生



北外 - 拉丁语中级班 - 研究生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



相伯教育拉丁课

